

胡適著

國語文學史

羅古玄同題



## 代序 致張陳卿李時張希賢等書

黎錦熙

陳卿諸兄：

前回您來談及您和好幾十位同學打算集資把胡適之先生前幾年所編的國語文學史講義排印出來，恰巧有文化學社邵硯田先生願意承印；也好！可惜我補編的那些材料，因為事隔數年，再也找不出來了；僅僅找出來一些校訂的原講義，其中也略有幾處增補的，已經交給邵先生去了。

他這部講義從漢魏六朝編到南宋爲止，沒有頭尾，只是文學史的中段。他的初稿是民國十年（一九二一）給教育部第三屆國語講習所編的。他寫到「天下之文章無有出冰澹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出施耐庵先生右者！」（頁二二）正當十二月三十一日的夜半，這一年就與金聖歎的這兩句話同時完了，他還在講義稿上作了一個紀念。國語講習所是兩個月畢業的；過了年，不久就舉行畢業式，不但他的講義編不完，就是我的國語文法，

國語教學法，還有錢玄同先生連編帶寫石印的聲韻沿革，也都是戛然中止的。這已是五六年前的事了！假使那時候的部章把國語講習所定爲四個月，我想他這部書的工作一定完成了。

次年（一九二二）四月，我在天津的直隸國語講習所講演，胡先生也來到，他在旅館裡把這講義的章節次序移動了一些。那年十二月，教育部辦第四屆國語講習所，他又把牠刪改了幾處——這就是現在付印之本。那年的國語講習所已成強弩之末了：各省派來的學員大不如前三屆之盛了，在京投攷的也不多了，教育部也漸漸的鬧窮了，從前的石印講義也改爲油印了，現在你們付印的就是這種很不清楚的油印改訂本。自然，那時大家都沒有興致把各種講義繼續編完；這第四屆也就是教育部最末屆的國語講習所了。

自此以後，我在北京師範等處有時也講講國語文學史，就把他的改訂本再改訂增補了一些，印作臨時的講義，也始終沒有弄成一部首尾完備的

書。我屢次向他提及，希望他自己破點兒工夫編成，但他的計畫改變了，打算編一部完全的中國文學史，不限於國語一方面。前年（一九二五）夏天，我在中央公園看見他，問他胡適文存二集中，連那些努力的『這一週』無關輕重的短評都收進去了，何以不在國語文學史中間挑選幾章精當的收進去？他才恍然，說當時可沒有想到這一點。可見這部講義並非他稱心得意之作，所以自己不大注意；而我給彌縫補苴的那些材料，更不過爲一時教授上的便利計，尤其不值得注意，所以到現在也就並無存稿。

但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商務館也出了一部凌獨見先生的新著國語文學史，凌先生就是第三屆國語講習所畢業的，他曾寫信叫我作了一篇序（用注音字母寫的）；序中說「他搜集材料很不少，很足表示他讀書的勤快。」他自序也說他編這書的目的是在勉厲自己讀書；這不過是一部『讀書錄』罷了。我倒贊成他這句話。所以，學校裡要教國語文學史的，想得到胡先生原來的講義的還很多，雖然是首尾不完之本。只因沒有得到著作者

的許可，書坊裡不敢出版；此次你們印作自己的參攷講義，我想沒有甚麼問題（似乎北大和師大都會經油印過的），不過正式出版，作為定本，那就要等胡先生回國之後再說。

現在我索性把我對於國語文學史的見解和對於這部講義增刪參攷的經過分作六條，寫在下面：

（一）秦以前（紀元前二〇〇以前）

這講義不從秦以前編起，却把漢魏六朝標作

第一篇，當時沈兼士先生在晨報副刊上曾經提出抗議；後來凌先生的新著國語文學史自序中也要說，他和胡先生的意見大不相同，他是主張從唐虞編起的；我教這書的時候，也曾經補編了好幾段秦以前的材料，大約就是詩經楚辭之類和先秦諸子中雜有方言的一些詞句。現在一想，國語文學史斷自秦漢，在胡先生確有相當的理由。他開場幾句話就說明了：「我們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戰國時候中國的文體已不能與語體一致了。」因

爲語文分歧，愈歧愈遠，所謂中國文學史者，只讓「文」的一方面獨佔了二千多年，「語」的一方面的文學，簡直無人齒及，所以有特編國語文學史之必要；所以國語文學史要託始於語文初分歧之時代——戰國秦漢間——而語文未分歧以前和既合一以後就不一定劃入範圍；所以他第一篇第一章的標題是「古文是何時死的？」古文未死，便是國語；古文已死而祕不發喪，叫國語退匿民間，不得承襲「文統」，乃特編國語文學史，以發潛德之幽光。並且這是「文學革命」之歷史的根據，或者也含有一點兒「託古改制」的意味。

戰國秦漢之際，語文分歧，古文死了；那麼戰國以前，語文果然合一，古文果然是活着的嗎？鄙見以爲不然。戰國以前，語文不但夠不上說合一，而且夠不上說分歧；後之所謂古文，在當時當然不以爲「古」，但也說不上「活」——不是已「死」，乃是並不會「活」。這種推定，完全是一種「唯物史觀」，很容易明白的。第一，書契初興，只是一種極簡單的符號，其

備忘表意的作用，比以前「結繩」的辦法不過略勝一籌，豈能把整套的語言曲曲傳出？說到語言，雖在太古，決不會像這路符號的簡括；初民從習用的語言中，早已直接產生了文學，就是歌謠。但只能在口頭耳畔相欣賞，到後來才傳到竹帛上去，有些自然是偽造的，其不偽的，也一定失了本來語言的真面目；何況漢字這種符號，始終脫不了「結繩性」，是不能活潑潑地拼切古語，保留舊音的！即如吳越春秋（卷五）所載太古孝子作彈守屍的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肉）。」據劉勰說，這歌起於黃帝之世（要是靠得住，可算歌謠之最古者，向來選錄古逸的也多把牠冠首），是最早的一首「二言詩」；但現在調查各地歌謠，全首都是兩個字一句的實在不經見，並且唱起來的音節也不合式，所以明黃生批評劉氏「此言未知詩體」，以爲「必四言成句，語脈緊，聲情始切；若讀作二言，其聲曠緩而不激揚，恐非歌旨。」（見義府卷下）我想二言詩雖不是口裏所有的，却是紙上能有的。現有一個比例：我們家鄉湘潭地方，鄉間道路多未修，滿是黏土

，民間爲之謠曰，「落雨一鍋糟；天晴一把刀。」清光緒中，王國運先生仿漢書重修湘潭縣志，在「八志」中的地理志內引了這首歌謠，他老先生却把牠改爲「雨糟；晴刀」兩句二言詩了！但湘潭人誰都知道是絕對的五言。近人所以要如此者，是求句法的簡古；前人所以要如彼者，也是求符號的簡省；原因固然不同，其求「簡」而不能密合語言則一，何況漢字這種符號，始終脫不了「結繩性」，比無論何種文字都要繁難，記載時的求簡，更是人情之常了。（詩經的國風雖是采自民間，可以入樂的，我疑心有些不好念的四言篇章，也曾經受了當時詩人的斧削。）第二，上古時的「文房四寶」又是何等艱貴而笨拙啊！紙，最初用竹片兒和木板，「簡」「策」「簿」「籍」字都從「竹」，「札」「槩」字從「木」，「牘」「牒」字從「片」，至今物換而字未改；直到春秋戰國間，才用縑帛（「竹帛」二字連書，始見墨子明鬼篇和韓非子安危篇）；至於「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創製的「蔡侯紙」，是紀元後一〇五年才得到政府的褒獎的（見後漢書蔡倫傳）。筆呢，當初用刀（但據王國



維先生的考証，乃是削牘的，不是刻字的，「兔毛筆」相傳是秦蒙恬才創造的（見晉張華博物志）；墨是用的真「天然墨」——漆，後又發明一種石汁，到魏晉時才知道把漆烟松煤造成「墨丸」，在「凹心硯」上磨而貯之（見宋趙希鵠洞天清祿集——四庫書目作洞天清錄）。總之，從春秋到戰國，「百家爭鳴」，那些著述家却都是伏在極矮極矮的杵子上，拿一枝沒有兔毛嘴的小竹管兒，點着漆，在那貴重的緘帛上（或削得很平滑的竹片兒或木板上）一筆一筆的使勁寫，現在想來，真費錢！豈但費錢，且不免如金聖歎批續西廂的話，「費手，費飯，費壽」呢。那麼，省一句是一句，省一字算一字；改複詞爲單詞，化散文成韻語，其動機不必在文學上，實是在經濟上。試想在這種情況之下，那還能委婉曲折的寫出語文合一的東西來？「文房四寶」進化了，才夠得上有寫語體文的資格；後來印刷術也發明了，所以唐宋以後，文愈繁，書愈多；元明以來，可以產生那麼博大的長篇白話小說；近來鉛印石印的機器輸入了，所以每天能出四五大張幾萬份的報

。語文合一，到此也就沒有物質上經濟上的障礙了。然而這幾年語體文雖通行，却還沒有打白話電報的（不費錢的駢文官電不在此例），可見語言和文學上的唯物史觀是不會錯的，而秦以前的語文不能合一與竹帛上不能有純粹的活文學也是無可疑的。

不得已而求其比較的接近活語言，又足以達出一般平民的悲歡哀怨的，來補充這個長時代的國語文學史，風詩，自然是很可寶貴，應該首當其選的了，這是北部和中部的民間文學；南部的就是楚詞，如九歌之類，也可入選。至於先秦諸子的學術文，和左傳戰國策等記事文，雖不是純文藝，但多富於文學的趣味；文體雖不能與當時語言密合，但確是當時流行的一種普通文體，絕非秦漢以後勉強保持強迫摹倣的死文學可比，而且所用的詞頭也大都是從當時語言中直接採取的；把牠們算作近語的散文，實無不可。再往上推，尚書中的盤庚大誥之類，也可說爲上古的語體散文。這都可以補選作秦以前之材料的。

(二) 漢魏六朝 (第一編約當紀元前二〇〇至後六〇〇約八百年間)

中國實行「國字統一」的政策

，在籌備「國語統一」之前二千二百年，主持者是秦始皇利李斯（證見頁二）；中國實行「文體復古」的政策，也在提倡「文學革命」之前二千一百年，主持者是漢武帝和公孫弘（證見頁四「五」）。這都是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事！秦皇漢武的這種功業，實在比那些併吞六國，置南海桂林象郡，通西南夷，通西域等等，還要雄偉；而近幾年來這種運動，也實在比「五四運動」，「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其關係還要重大。本編第一章特述秦皇漢武這兩件事，可謂史眼如炬。

自從漢武帝用通藝補官的制度，推行「古體散文」用作全國統一的應用文體，同時提倡一種最時新的美術文——從楚詞變化出來的「賦」，此後二千餘年間，廟堂上都依着這個例演化許多貴族文學；所謂「國語文學」者，其源頭大都起自民間，大都是各時代從民間湧現出來的。「反廟堂」的文學潮流，即如當漢初提倡「古體散文」和「詞賦」的時候，民間的「歌謠」和「五

言詩」也在那兒蓬蓬勃勃的盛行，這是絕不受廟堂體製之拘束的。最可怪者，牠們的勢力很大：「趙代秦楚之謳」，漢武帝也不能不愛，甚至於特設一條採訪編製演習的衙門，叫做「樂府」，後來衙門的名稱竟化爲這種民間文藝的名稱了：五言的古詩十九首以至孔雀東南飛等，大約都是民間之「謳」而經過當時好事的詩人之斧削的，斧削牠，爲的就是愛牠，其動機和後來施耐庵（？）斧削羅貫中的水滸傳而成今本水滸傳，羅貫中斧削三國平話（日本內閣文庫所藏元建安虞氏至治新刊全相平話五種之一，最近有影印本）而成按鑑演義三國英雄志傳，毛宗崗又斧削羅書而成今本三國演義一樣。尤可怪者，牠們的勢力更進一步居然可奪廟堂文學之席：五言詩到了漢末，進而至於六朝，遂成文人學士最典重流行的詩體；唐人的擬樂府，也不復視爲民間之「謳」了。到此，五言詩和樂府的命運也就告終，民間又湧現別種體裁的文學潮流，轟騰澎湃的侵入廟堂了。這些關係和變遷，須合三四千年來繪成一圖，便能一目了然；這圖便算國語文學史的一個

提綱挈要的引論，也算一個系統分明的目錄。（在最近的過去，我曾製有一個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內有一欄是表明文學潮流的，可參考。）

這講義的第一編第二章，就是講「漢朝的平民文學」（紀元前一〇〇至後二〇〇，約三四百年間），所引的例不多；末了引的孔雀東南飛，我教學生時，曾把全文分段補入（羅敷行本不長，原文也未全引，我也補足了）。第三章講「魏晉南北朝的平民文學」（二〇〇至六〇〇，約四百年間），這章比第二章編得有章法些，他把南朝的兒女文學和北朝的英雄文學分別得確有證據。樂府詩集裡所收梁鼓角橫吹曲六十五首和木蘭詩二首（第二十五卷，橫吹曲辭五），實在都是北方的民間文學，此外也還可以分析一些出來；因為史家多把南朝當正統，所以那時一切都是以南統北的。這種南北不同的情趣和風格，直到最近的長篇小說還是如此：北派愛說英雄俠義，南派愛說才子佳人（可參考胡先生的五十年中國之文學第九章和拙製潮流圖十九世紀欄）。這章中原文對於木蘭詩也是節引，我也補足了。

現在初級中學的國語科，孔雀東南飛和木蘭詩大都是教過的（木蘭詩已有樂譜，高小學生都能唱），這講義中引入全文，也有多少方便之處。

（二）隋唐五代（第二篇）約當紀元六〇〇至九六〇，大約四百年間

隋朝和秦朝一樣，年代

太短，附作南北朝的收尾也可，提作唐朝的開篇也無不可。唐朝可算中國文學史的黃金時代了。單就民間文藝的影響看來，其勢力也特別的大：初期的七言絕句（五言不便唱，所以不如七言的流行），晚唐的詞，其潮流從民間侵入廟堂，簡直和漢魏的五言詩與樂府演了同樣的公式；印度佛教潮流從魏晉間起，一天一天的湧進來，晚唐禪宗的白話語錄，漸流行而為講學家書札講義等應用文；民間歌謠和傳說故事等，經有名的文人修飾潤色而成為竹枝詞和短篇小說之類，後來竟收入他們專集的，也不在少數（從敦煌石室中發現的唐寫本民間文藝，還是未經文人修飾的，有一部分印在羅振玉先生的敦煌零拾和劉半農先生的敦煌掇瑣上輯中）。就說到「起八代之衰」的韓文公，他的「古文」也實在是「託古改制」；當時所謂為古文

者，因為要和廟堂的駢體文爲敵，故不得不再古一點，拿六經語策史漢之文來作高壓式的對抗，其實韓柳等人之文又何嘗真做得和六經語策史漢等一樣呢？虛字的運用，語句的結構，多少受了些當時人們通用的語言的影響，這也不能不算民間的勢力了。到了五代十國，那些「皇帝詞人」，竟完全服從平民了。（可參攻拙製潮流圖第七世紀至第十世紀欄。）

這講義第二篇的章法比前篇更好，他把向來批評唐詩的初，盛，中，晚四個時期由盛而衰的舊說完全翻案；就文學的原理和上文所說民間勢力的公式看來，確是顛撲不破的。第一章論「盛唐」，帶叙初唐。（開國至武后時爲初唐，六二〇至七〇〇，約八十年間；開元天寶時代爲盛唐，七〇〇至七五〇，約五十年間。）第二章論「中唐的白話詩」，白居易和劉禹錫自然是強有力的證人；第三章論「中唐的白話散文」，其中有一個韻文散文五條支路的變遷表，最宜注意；禪宗語錄就是在這個時候發達的。（大約肅，代，德，憲，穆，武諸朝爲中唐，七五〇至八五〇，一百年間。）第

四章論「晚唐的白話文學」（宣宗以後至唐亡，八五〇至九〇六，約五十年間）。第五章論「晚唐五代的詞」（五代從九〇六算至九七五宋滅南唐止，約七十年間）。在五代的詞內，我教的時候，曾經刪去他所引的荆南孫光憲的浣溪紗一首，南唐張泌的江城子一首，因為其中有過露的艷句，用在講堂上有時不大相宜，若給那些所謂「教育家」看見了，尤其覺得碍眼，只得割愛。仔細想來，前編第三章所引的子夜歌讀曲歌等，其中如「可憐烏白鳥，彊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冒闇去」，這種艷體，爲何不刪？再進一步說，若補選幾篇詩經如召南中的「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彤也吠！」讀經的子弟們早已能脫口而出，爲甚麼二千年來的教育家都不覺得碍眼呢？嗚呼噫嘻！我知之矣！這完全是由於古今語之不同：五代詞中用語和現代語快相近了，前乎五代五六百年的「歡子」已經作古，便不如五代的「嬌姐姐」「好哥哥」那麼「下流」，那麼碍眼；至於前乎南北朝一千年的詩經，其詞句非訓詁便不可曉，不管他講的是些甚麼「下流話」，總



不會碍眼的。總而言之，這叫做「掩耳盜鈴」罷了！然後歎二千五百年前的鄭子皮在國君和外賓宴會的席上高唱這野有死麋的末章真不可及；古今人度量之相去一何遠哉！

(四) 兩宋金元 (第二編 當紀元九六〇至一二三〇，約四百年間)

當五代時，中國四分五裂，

戰亂相尋，但在中國的文化史，學術思想史和文學史上是一個絕大絕大的關鍵；這並不是說那些「皇帝詞人」有這麼大的關係，乃是印刷術在那個時代由發明而推廣，便把那個時代劃為古今學的一條大鴻溝。近代古學大師，常說他唐以後書不讀；就讀了，也並不據為典要。例如清朝的杭世駿給漢朝楊雄的方言作續編，這當然要續到他自己的時代才是，但他的續方言中所蒐的材料只到唐朝，因為唐代的典籍還可證古，宋以後便不古了；馬建忠仿「泰西葛郎瑪」撰文通，舉例也止於唐。這種風氣，實在就起於宋朝；宋人一切學術思想和文學，其風尚，其旨趣，已和唐人大大的不同了。唐人雖尊古，却不一定主張復古（除韓柳「古文」的旗號外），著述也不

重考古，他們事事都具有時代性。宋人便以復古考古爲風尚；明明是印度化的「道學」，却要推本於唐堯虞舜「十六字之心傳」(?)；唐顏元孫的干祿字書把正體，通體，俗體三種並列，宋張有便非復古不可；魏張揖的廣雅是續爾雅的，宋陸佃的埤雅却不敢說「續」爾雅而要「輔翼」爾雅了（但他還採了一些當時俗語，後來古學家却大不謂然，到了明朝的駢雅，清朝的別雅等，更是專以考古爲歸，全不具當時的時代性了）：似此例証，不可勝舉。總之，由五代至北宋，是古學今學的大鴻溝；這個原因，我又要把「唯物史觀」來妄作解釋，常言道得好，「物以少爲貴」，寫本的書不易成，不易得，不易多，不易傳，到了宋朝印刷術普及了，汗牛充棟之勢漸成，才覺得從前殘篇斷簡之可貴，尊古卑今是古非今的心理，就此逐漸釀成了。然而在文學方面，民間的勢力却始終沒有受這種復古風氣的影響，且因書籍易得，教育較易普及之故，民間文學的內容和程度實在比從前高。講歷史故事的「平話」出來了，漸漸演成幾十百卷的長篇小說，竟作了平民教

育的重要工具。詞到兩宋，作家蜂起，雖因古典盛行而漸老死，但在北方又變出新花樣來，這便是「曲」；金朝董解元的絃索西廂，就是現今大鼓書的嚆矢；「小令」「套數」的低唱高吟還不數那時「平民的貴族」（如蒙古王公之類）的欣賞，便擴充爲連唱帶做，一本四幕的「雜劇」，後來更演化而爲好幾十齣雄偉繁縟的「傳奇」了。金元時代的國語文學，是最能表現平民與文士合作的精神的。這實在也是受了印刷術發達，使文化易於下逮並易於交換的影響。（可參攷拙製潮流圖第十一至十四世紀欄。）

可惜這講義的第三編只把兩宋的詩，詞，語錄三種白話作品編次出來，這些都還是唐五代的潮流，有的濤勢方張，有的餘波未已；至於平話和金元的曲，還未述及，這講義便終止了。可是這第三編的分量，竟占了全部講義的二分之一。第一章「緒論」，略述宋初的廟堂文學和古文運動；第二章「北宋詩」，他對於江西詩派也是一種翻案的批評；第三章「南宋的白話詩」，陸游等四大家實在比北宋的邵雍輩更趨重自然，真做到「做詩

如說話了」；第四章「北宋的詞」，第五章「南宋的白話詞」，他對於詞家正宗的姜夔，吳文英輩，也下了翻案的批評。這五章都是他自己的改訂本，其中所引詩詞的例，比他的原本少些，我教的時候，因為材料已經不少，就沒有按原本補上。至於第六章「兩宋的白話語錄」，這次付排的油印改訂本中並沒有，是我按照第一次石印原本割截湊合的，因為這章所引北宋禪師克勤和宗杲兩家的語錄，固是絕妙的白話說理文，而南宋朱陸兩儒家的語錄，也是國語文學史中不可不舉例的。第七章「南宋以後國語文學概論」，是原本的第十三講，在他的改訂本中已被刪去，我覺得這一講恰好可作這部未完的講義的結論，所以題作第七章，附於本編之末。於是國語文學史告終。

平話小說，小曲，戲劇，這講義中雖付闕如，但這第七章的起首一段，說這三門都是北方的出產品，有很精約的論斷。我再簡單的介紹幾部書作研究參攷的材料：平話有新編五代史平話（武進董氏影刊本，這是後來

歷史演義的起原)，京本通俗小說（上海蟬隱廬烟畫東堂小品本，共七卷，這是後來不貫串的章回體故事小說的起原），三藏取經詩話（羅振玉氏影印日本本，這是西遊記的藍本），大宋宣和遺事（十禮居叢書本，這是水滸傳的藍本），這四種確是宋代的「話本」，除宣和遺事有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外，原本都不易得，但近來商務館却都排印了新式標點的單行本了；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二十三兩篇是敘述宋元話本的，鄭振鐸先生的文學大綱第十六章「中國小說第一期」，都可參攷。小令和套數有朝野新聲太平樂府（商務館四部叢刊影元刊本）和陽春白雪（南陵徐氏隨菴叢書本），前種較易得。雜劇有元曲選（商務館影印本，共一百種）。王國維先生的宋元戲曲史和文學大綱第十五章「中國戲曲的第一期」都是重要的參攷品。——我用這講義時所補選的材料都不見了，記得每種都選了一些，例如三藏詩話選了「人參果」一段，便把西游記的第二十四節附於後；宣和遺事選了「生辰綱」一段，也把水滸所記的節附於後。參攷品如宋

戲曲史，便選了「元劇之文章」一章。現行坊本國語教科書中知道選這路材料的還很少，只有商務館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第六冊選了元雕景臣漢高祖還鄉的「套數」一篇，又高中古白話文選第二冊選了王實甫西廂記「雜劇」三齣；「小令」中許多絕唱，竟還沒有選的。

(五) 明清迄於民九（紀元一三七〇至一九二〇，約五百五十年間）

講義沒有了，我也恕不多談了。這一期的民間文藝，却真漸漸的。成現代的國語文學了。最要注意的是那幾部膾炙人口的長篇章回體白話小說；這講義第三編第七章，也把明清六百年間小說的演進論了一個大概。胡先生對於那些有名的小說，其中十二部都有精心結撰的考証，序，傳，年譜等。我今略依時代臚列于左，以便參檢：

(1) 吳承恩的西遊記（十六世紀）有詳細的考証，附錄董作賓先生的讀西遊記考証，又胡先生的後記兩則（就印在亞東圖書館分段標點本的卷首；以下各篇都準此。本篇並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四）

- 。)
- (2) 施耐菴(?)的水滸傳(即七十回本·約十六世紀) 有詳細的考証和後考(並收入文存卷三)。
- (3) 征四寇(即一百十五回本水滸傳的第六十六回以後·約十七世紀)。
- (4) 陳忱的水滸後傳(十七世紀) 這兩書·亞東本印在一起·題爲水滸續集兩種·他有一篇序(並收入文存二集卷四)。
- (5) 毛宗崗的三國演義(十七世紀) 有序(並收入文存二集卷四)·還有錢玄同先生的一篇序。
- (6) 曹霑的紅樓夢(十八世紀) 有詳細的考証(並收入文存卷三)·附錄蔡子民先生的石頭記索隱第六版自序·又胡先生的跋紅樓夢考証兩篇(並收入文存二集卷四)。
- (7) 吳敬梓的儒林外史(十八世紀) 有傳(並收入文存卷四)和年

譜（並收入文存二集卷四）。

（8）李汝珍的鏡花緣（十九世紀） 有詳明的引論（並收入文存二集卷四）。

（6）文康的兒女英雄傳（十九世紀） 有序。

（10）石玉崑的三俠五義（十九世紀） 有序。

（11）韓邦慶的海上花列傳（十九世紀） 有序。

（12）劉鶚的老殘遊記（二十世紀） 有序。

他這種考證的工作和成績，稱得起「前無古人」；我們把這些文章依次看完，儘數國語文學史中近代小說專史大部分的資料了。再把中國小說史略第十四篇以下作為參攷，則除上列十二種以外之各類小說，都可得其來源去路。至於戲劇，從明初的五大傳奇經崑曲而變化到京調，材料可真不少；但還沒有較好的戲劇史，姑且參攷參攷文學大綱罷（明以來的戲曲總集和專集等，文學大綱每章後都附有書目，重要的都有，我這裡不介紹了）



）。小說戲劇之外，這一期再沒有特別生色的國語文學了；詩，詞，小曲，散文等，雖也間有使用國語，接近平民的，但都不及小說戲劇的清新和偉大，可以不必多談了。——中學教科的現行國語文選本中，選到水滸，三國，西遊，紅樓，儒林外史，鏡花緣，以及老殘遊記，文明小史的，只有中華書局的初級國語讀本，商務館的新學制國語教科書和高中古白話文選三種。但選生存人白話作品的便多了。這是因為時代較古的白話詞頭沒有相當的詞書可查，注釋講解，都不容易，所以不敢多選。又新學制國語教科書第六冊，選了明施紹莘花影集中一篇吟雪的套數，高明琵琶記的「喫糠」一段，六十種曲中牧羊記的「望鄉」一段，王世貞鳴鳳記的「寫本」一段，在坊本中，算較為特別的。

明清兩代到民九（一九二〇）的五百五十年間，這講義都付闕如，但那最後的五十年，却有一篇最適當的文章可以補入，就是胡先生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見申報五十年紀念冊，並收入胡適文存二集卷二），這是疑

古玄同先生提醒我的，我今就獻計給你們罷。他這篇是民十（一九二二）做的，從桐城派的「中興大將」曾國藩去世的那一年（一八七二）敘述起。其中第九章評論北方的評話小說如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等，和南方的諷刺小說如李寶嘉的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九命奇冤，劉鶚的老殘遊記等，可與中國小說史略第二七八兩篇參看。原文於李寶嘉吳沃堯的事迹不詳，小說史略稍詳；我偶爾得到一篇合傳，也一併送給你們作他倆事跡的參攷。第十章敘說民（六一九一七）以後的文學革命運動和國語文學的成功，是很要緊的一段歷史，不可不補入這講義的。

（六）民九（一九二〇）以後 爲甚麼要在民九這一年作一截斷呢？因爲這一年是四千年來歷史上一個大轉捩的關鍵。這一年中國政府竟重演了秦皇漢武的故事。（見上第（二）期）。第一件，教育部正式公布國音字典，這和歷代頒行韻書著爲功令的意味大不相同，這是遠承二千二百年前秦皇李

斯「國字統一」的政策進而謀「國語統一」的，二千二百年來歷代政府對於「國語統一」一事絕不曾這樣嚴重的幹過一次。第二件，教育部以明令廢止全國小學的古體文而改用語體文，正其名曰「國語」，這也和歷代功令規定取士文體的旨趣大不相同，這是把那從二千一百年前漢武公孫弘輩直到現在的「文體復古」的政策打倒，而實行「文學革命」的，二千一百年來歷代政府對於文體從不敢有這樣澈底的改革，從不敢把語文分歧的兩條道路合併爲一。自此以後，民衆文藝便得到相當的地位，文人學士也不須陽爲拒絕，暗地裡却跟着走，像從前那樣的擺臭架子，戴假面具了；古典文學也得到相當的地位，文人學士更不須再像從前要受那種嚴酷的限制，可以自由發展，自由創作了。國語文學史說到這裡，才算入了正軌：第一，有全國統一的標準語，不與方言發生纏轢，而方言文學的發展也能不違乎自然；第二，音標文字創造出來了，有委婉曲折以表現語言之美的可能，而漢字所範成的過去文學，仍自保存其優美的特點；第三，文學有社

會化的趨勢，民衆國語的程度可以提高，欣賞文學的能力自然加大，於是文學不復爲少數文人學士所壟斷，而少數文人學士仍得發展其天才與學力而成希有的作家。這三點都是民九以前的國語文學史中絕對不能有的，所以民九這年要算是開一新紀元了。

民九到現在，不過六七年工夫，國語文學界種種進行的事實，都在眼前，不用舉證，我的意見也就寫到這裡爲止了。（若要得到最近的一個概觀，也可參攷拙製潮流圖的二十世紀一欄。）

我想這講義的原稿既是很不清楚的油印本，我的校訂本也寫得一塌糊塗，印刷局的校對先生們又大都不免「低能」，恐怕要錯得不可究詰；末校還是由您自己擔任爲妥，否則勘誤表是很要緊的。

聽說胡先生在歐洲行踪無定，不久便要赴美，我寫給他的信也可以不發了。好在本年上半年他是要回國的，見面時再替你們報告也行。所印

份數不可太多，讓文化學社能收回紙張印刷費就得。

春祺！

黎錦熙

二月十六（元宵節），  
十六年（一九二七）

# 國語文學史

## 目錄

第一編 漢魏六朝的平民文學	一
第一章 古文是何時死的	一
第二章 漢朝的平民文學	一一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的平民文學	二九
第二編 唐代文學的白話化	四一
第一章 盛唐	四一
第二章 中唐的白話詩	五一
第三章 中唐的白話散文	六三
第四章 晚唐的白話文學	七三
第五章 晚唐五代的詞	八七

第三編 兩宋的白話文學	一〇五
第一章 緒論	一〇五
第二章 北宋詩	一一一
第三章 南宋的白話詩	一二九
第四章 北宋的詞	一四七
第五章 南宋的白話詞	一六七
第六章 兩宋白話語錄	一九三
第七章 南宋以後國語文學的概論	二〇七
附錄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二一五

# 國語文學史

## 第一編 漢魏六朝的平民文學

### 第一章 古文是何時死的？

我們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當戰國的時候中國的文體已不能與語體一致了。戰國時，各地的方言已很不統一。孟軻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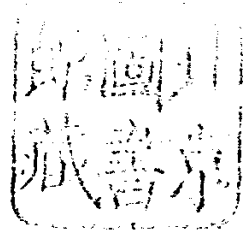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曰，使齊人傳之。

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獄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孟子書中又提及「南蠻馭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韓非子「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臘者璞」。可見當時的各地方言已很不同。方言不同而當時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見文字與語





言已不能不分開了。

戰國時文體與語體已分開，故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有「同文書」的必要。史記記始皇事，屢提及「同書文字」（琅琊石刻），「同文書」（李斯傳），「車同軌，書同文字」（始皇本紀）。後人往往以爲秦同文書不過是字體上的改變。但我們看當時的時勢，看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當日「書同文」必不止于字體上的改變，必是想用一種文字作爲統一的文字；因爲要做到這一步，故字體的變簡也是一種必要。

史記描寫人物時，往往保留一兩句方言，例如漢高祖與陳涉的鄉人所說。史記引用古文，也往往改作當時的文字。當時疆域日廣，方言自然也更多。我們翻開揚雄的方言，便可想見當日方言的差異。例如方言的第三節云：

娥，嬾，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間謂之嬾；秦晉之間，凡好而輕者，謂之娥。自關而東，河濟之間謂之媼，或謂之姣。趙魏燕代之間曰媼

，或曰姪。自關而西，秦晉之故都曰妍。好，其通語也。

「通語」二字屢見於方言全書中。通語卽是當時比較最普通的話。最可注意的是第十二節：

敦，豐，麗，奔，欒，般，奕，戎，京，樊，將，大也。凡物之大貌曰豐。麗，深之大也。東齊海岱之間曰奔，或曰欒。宋魯陳衛之間謂之般，或曰戎。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謂之樊，或謂之壯。燕之北鄙，齊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將。皆古今語也，初別國不相往來之言也。今或同；而舊書雅記故俗，語不失其方，而後人不知，故爲之作釋也。

此可見一統之後；有許多方言上的怪僻之點漸漸被淘汰了，故曰「今或同」。但這種語言上的統一，究竟只限于一小部分，故揚雄當漢成帝時常常拿着一管筆，四尺布去尋「天下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訪問他們各地的異語，做成十五卷方言。

當時的方言既如此不統一，「國語統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當時的政府只能用「文言」來做全國交通的媒介。漢武帝時，公孫弘做丞相，奏曰：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誼，文章稱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弗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以治禮。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選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掌故，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史記漢書儒林傳參用）

這可見當時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這可見古文在那個時候已成了一種死文字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想出一種政策，叫各郡縣挑選可以造就的少年人，送到京師，讀書一年，畢業之後，補「文學掌故」缺。（也見儒林傳）又把這些「文學掌故」

放到外任去做郡國的「卒史」與「屬」。當時太學，武帝時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加至百人，宣帝加至二百人，元帝加至千人，成帝加至三千人。凡能通一經的，都可免去徭役，又可做官。做官資格是「先用誦多者」。這樣的提倡，自然把古文的智識傳播到各地了。從此以後，政府都只消照樣提倡，各地的人若想做官，自然是不能不讀古書，自然不能不做那「文章爾雅」的古文。

這。個。方。法。——後來叫作科舉，——真是保存古文的絕妙方法。皇帝只消下一個命令，定一種科舉的標準，四方的人自然會開學堂，自然會把子弟送去讀古書，做科舉的文章。政府可以不費一個錢的學校經費，就可以使全國少年人的心思精力都歸到這一條路上去，漢武帝到現在，足足的二千年，古體文的勢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元朝把科舉停了近八十年，白話的文學就蓬蓬勃勃的興起來了；科舉回來了，古文的勢力也回來了。直到現在，科舉廢了十幾年了，國語文學的運方才起來。科舉若不廢止

，國語的運動決不能這樣容易勝利。這是我從二千年的歷史裏得來的一個保存古文的秘訣。

科舉的政策把古文保存了二千年。這固然是國語文學的大不幸。但我們平心而論，這件事也未嘗沒有絕大好處。中國的民族自從秦漢以來，土地漸漸擴大，吸收了無數的民族。中國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鮮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滿州，在南方征服了無數小民族，從江浙直到湖廣，從湖廣直到雲貴。這個開化的事業，不但遍於中國本部，還推廣到高麗，日本，安南等國。這個極偉大開化事業，足足費了兩千年。在這兩千年之中，中國民族拿來開化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國的古文明。而傳播這個古文明的工具，在當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們可以說，古文不但作了二千年中國民族教育自己子孫的工具，還做了二千年中國民族教育無數亞洲民族的工具。

這件事業的偉大，在世界史上沒有別的比例。只有希臘羅馬的古文化

，靠着拉丁文做教育的工具，費了一千年的工夫，開化北歐的無數野蠻民族：只有這一件事可以說是同等的偉大。這兩件事，——中國古文明開化亞東，與歐洲古文明開化歐洲，——是世界史上兩件無比的大事。但是有一個大不同之點。歐洲各民族從中古時代爬出來的時候，雖然還用拉丁文做公用的文字，但是不久意大利就有國語的文學了，不久法國英國西班牙德國也有國語的文學了，不久北歐東歐各國也都有國語的文學了。拉丁文從此「作古」了。何以中國古文的勢力能支持二千年之久？何以中國的國語文學到今日方才成爲有意的運動呢？

我想，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第一，歐洲各種新民族從那開化時代爬出來的時候，那神聖羅馬帝國早已支不住了，早已無有能力統一全歐了，故歐洲分爲許多獨立小國，故各國的國語文學能自由發展。但中國自從漢以後，分裂的時間很短，統一的時間極長，故沒有一種方言能有採用作國語的機會。第二，歐洲人不曾發明科舉的政策，況且沒有統一的帝國，統

一的科舉政策也不能實行。拉丁文沒有科舉的維持，故死的早。中國的古文有科舉的維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權威。

中國自元朝統一南北之後，六百多年，不再分裂；況且科舉的制度自明太祖以來，五百多年，不曾停止。在這個絕對的權威之下，應該不會有國語文學發生了。做白話文學的人，不但不能拿白話文來應攷求功名，有時還不敢叫人知道他會做過白話的作品。故水滸西遊等書的作者至今無人知道。白話文學既不能求寔利，又不能得虛名，而那無數的白話文學作家只因為寔在忍不住那文學的衝動，只因為寔在瞧不起那不中用的古文，寧可犧牲功名富貴，寧可犧牲一時的榮譽，勤勤懇懇的替中國創作了許多的國語文學作品。政府的權力，科第的引誘，文人的毀譽，都壓不住這一點。國語文學的衝動。這不是國語文學史上最純潔，最光榮的一段歷史嗎？

還有一層，中國的統一帝國與科舉制度維持了二千年的古文勢力，使國語的文學遲至今日方才能正式成立，這件事於國語本身的進化也有一種

間接的好影響。因爲國語經過二千年的自由進化，不曾受文人學者的干涉，不曾受太早熟的寫定與規定，故國語的文法越變越簡易，越變越方便，就成了一種全世界最簡易最有理的文法。古人說，『大器晚成』。我不能不拿這四個字來恭賀我們的國語了！



---

國語文學史 第一編

## 第二章 漢朝的平民文學

因為中國政府用科舉來推行古文是漢武帝時方才嚴格規定的，故我們就從這個時代講起。中國的古體文學到漢武帝時方才可以說是規模大定。司馬遷的史記爲後代散文的正宗；司馬相如等的辭賦，上承楚辭，下開無數賦家，枚乘李陵蘇武等的詩歌，上承三百篇，下開無數詩家。故我們可以說古體文學的規模從此大定。

但司馬遷司馬相如枚乘一班人規定的只是那廟堂的文學與貴族的文學。廟堂的文學之外，還有田野的文學，貴族文學之外，還有平民的文學，我且引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的話一段來說明當日這種民間文學的存在：

……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烹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歌曰

田彼南山，燕穢不治。

種一頃豆，落而爲菘。

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

這裏面寫的環境，是和那廟堂文學不相宜的。這種環境裏產生的文學自然是民間的白話文學。那無數的小百姓的喜怒哀歡，決不是那子虛上林的文體達得出的。他們到了「酒後耳熱，仰天叩缶，拂衣而喜，頓足起舞」的時候，自然會有白話文學出來。還有癡男怨女的歡腸熱淚，征夫棄婦的生離死別，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都是產生平民文學的爺娘。廟堂的文學可以取功名富貴，但達不出小百姓的悲歡哀怨；不但不能引出小百姓的一滴眼淚，竟不能引起普通人的開口一笑。因此，廟堂的文學儘管時髦，儘管勝利，終究沒有「生氣」，終究沒有「人的意味」。二千年的文學史上，所以能有一點生氣。所以能有一點人味，全靠有那無數小百姓和那無數小百姓的代表平民文學在那裏打一點底子。

和楊惲同時的，有一个王褒，是司馬相如的同鄉。王褒是宣帝時做廟堂文學的好手。但是他要想做一點帶着人味的文學，就不能不做白話了。他有一篇僮約（最好是用續古文苑本），是一篇很滑稽的文字。我摛抄如下：

蜀郡王子淵以事到渝，止寡婦楊惠舍。惠有夫時奴，名便了。子淵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嶺曰，「大夫買便了時，但要守家，不要爲他人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大忤人，人無欲者。」子淵即決買券云云。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爲也。」子淵曰：「諾」。

這是這篇文章的題目。這個題目便不能用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的文體來做了。券文如下：

「神爵三年（西歷前五九）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亡夫時戶下髻奴便了，決買萬五千。奴當從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掃，食了洗滌；居當穿白縛箒，裁盂鑿斗；……織

履作蠱，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雁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  
 ；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舖，滌杯整案，園中拔蒜，斷蘇切脯。  
 。：：：己而蓋藏，關門塞竇；餒豬縱犬，勿與鄰里爭鬪。奴但當飯。  
 豆飲水，不得嗜酒，欲飲美酒，唯得染唇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  
 辰出夜入，交關伴侶。舍後有樹，當栽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  
 ；：往來都洛，當爲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棗，轉出旁蹊，  
 牽犬販鵝，武都買茶，楊氏擔荷。（楊氏，池名，出荷。）：：：：：  
 持斧入山，斷榦栽轅；若有餘殘，當作俎几木屐篋盤。：：：：：日暮。  
 欲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奴老力索，種莞織席；事訖休息，  
 當春一石，夜半無事，澆衣當白。：：：：：奴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  
 。奴不聽教，當答一百。』  
 讀券文適訖，詞窮詐索，佞佞叩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  
 尺。『審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黃土陌，丘蚓鑽額。早知當爾爲，王。

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

這篇文章所以能使人開口一笑，全靠他把廟堂文學的架子完全收了，故能做出「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的平民文學。

但是漢朝的白話文學的最重要部分還是那些無名詩人的詩歌。（參看丁福保編印的全漢詩卷三卷四。）我們的時間有限，不能多舉例，只能舉一些最有文學價值的作品。我先引一首：

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纈，故。人。工。織。素；織。纈。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纈。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這一首詩，用八十個字寫出一家夫婦三口的情形；寫的是那棄婦從山上下來碰着他的故夫幾分鐘的談話，但是那一家三個人的性情與歷史都寫出了。這真正是絕妙的文學手腕。我再舉一首詩，也是無名的：

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遙望是君家，松柏冢纍纍；兔從狗竇入，雉從梁上飛。中庭生旅穀，井上生旅葵。」——烹穀持作飯，采葵持作羹。羹飯一時熟，不知貽阿誰。出門東向望，淚落沾我衣。

這真是感人的平民文學。

漢朝的「樂府」裡，有許多絕好的白話文學。有許多長短句的歌行，更能感人。我且引孤兒行作一個代表：

孤兒生。孤子遇生，命獨當苦。父母在時，乘堅車、駕駟馬。父母已去，兒嫂令我行賈；南到九江，東到齊與魯。臘月來歸，不敢自言苦。頭多髮，虱，面目多塵。大兄言辦飯；大嫂言視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兒淚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來歸，手爲錯，足下無菲。脣脣履霜，中多痰藜。拔斷蒺藜，腸肉中。愴欲悲，淚下漉漉，清涕纍纍。冬無複襦，夏無單衣。居生不樂，不如早去，下從地下黃泉。春

春氣動，草萌芽。三月蠶桑，六月收瓜。將是瓜車，來到還家。瓜車反覆，助我者少，陷瓜者多。『願還我蒂！兄與嫂嚴，獨且急歸，當與校計。』

亂曰：里中一何譏譏！願欲寄尺書，將與地下父母；兄嫂難與久居。這種悲哀的文學，雖是非常樸素，但因為非常真實，故是田野文學中的無上上品。

還有陌上桑一首，也是漢朝民間文學中的佳作。後來有許多詩人做此題，極力模倣，總沒有一首比得上原作的。這首詩的前一段寫羅敷出去采桑，接着寫羅敷的美麗：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善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系，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細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擗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綳頭。耕者忘其犁，耨者忘其耨；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



這種天真爛漫的寫法，決不是曹植一班人所能模倣的。下文寫一位過路的官人要調戲羅敷，他作謝絕的回答：

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

底下段完全描寫他的丈夫：

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值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爲人潔白皙，鬚鬚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

這也是天真爛漫的寫法，並不是尊重名教的理學先生的寫法。

漢朝民間文學的最大傑作自然是孔雀東南飛一篇。這一篇寫的是漢末

盧江小吏焦仲卿夫妻的悲劇，凡三百五十三句，一千七百六十五個字，乃是中國文學史上一首最偉大的詩。原文雖長，不能不全引分段作例。

前一段寫婆婆不能相安，婆婆要趕去媳婦：

『孔雀東南飛，五里一裴回。——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十七爲君婦，心中常苦悲。君既爲府吏，守節情不移，賤妾留空房，相見常日稀。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非爲作織遲，君家婦難爲。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時相遺歸。』

次寫兒子來說情，婆婆不答應：

府吏得聞之，堂上啟阿母：『兒已薄祿相，幸復得此婦，結髮同枕席，黃泉共爲友，共事三二年，始爾未爲久，女行無偏斜，何意致不厚？』阿母謂府吏：『何乃太區區。此婦無禮節，舉動自專由，吾意久懷忿，汝豈得自由。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爲

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長跪告，伏惟敢阿母；「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取。」阿母得聞之，椎床便大怒；「小子無所畏，何敢助婦語！吾已失恩義，會不相從許。」——這種描寫法很好，到今日仍可適用。

次寫兩口子作商量：

府吏默無聲，再拜還入戶，舉言謂新婦，哽咽不能語。「我自不驅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暫還家；吾今且報府；不久當歸還，還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違我語！」

新婦謂府吏：「勿復重紛紜。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妾有繡腰襦，葳蕤自生光；紅羅複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人賤物亦鄙，不足迎後人，留待作遺施，於今無會因！時時爲安慰。」

，久。久。莫。相。忘。」

次寫蘭芝和她婆婆告別：

雞鳴外欲曙，新婦起嚴妝，著我繡袂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珠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上堂拜阿母，母聽去不止。『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裏！』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新婦初來時，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驅遣，小姑如我長，勤心養公姥，好自相扶將，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出門登車去，涕落百餘行。

次寫兩口子互相告別：

府吏馬在前，新婦車在後，隱隱何甸甸，俱會大道口。下馬入車中，低頭共耳語：『誓不相隔，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新婦謂府吏：『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

君來。君當作盤石，妾當作蒲葦；蒲葦紉如絲，盤石無轉移。我有親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懷。一舉手長勞勞，二情同依依。

次寫蘭芝回到母家：

入門上家堂，進退無顏儀。阿母大附掌，「不圖子自歸！十三教汝織，十四能裁衣，十五彈箏篴，十六知禮儀，十七遺汝嫁，謂言無誓違；汝今何罪過，不迎而自歸？」蘭芝慚阿母，兒實無罪過。「阿母大悲摧。

次寫縣令家來說媒：

還家十餘日，縣令遣媒來，云：「有第三郎，窈窕世無雙，年始十八九，便言多令才。」阿母謂阿女：「汝可去應之。」阿女含淚答：「蘭芝初還時，府吏見丁寧，結誓不別離；今日違情義，恐此事非奇；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阿母白媒人：「貧賤有此女，始適還家

門，不堪吏人婦，豈合令郎君？幸可廣問訊，不得便相許。」  
次寫郡太守遣丞來說媒，阿兄貪圖富貴，逼着蘭芝答應了：

媒人去數日，尋遣丞請還，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嬌逸未有婚，遣丞爲媒人，主簿通語言，直說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結大義，故遣來貴門。』」阿母謝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豈敢言。」

阿兄得聞之，悵然心中煩，舉言謂阿妹：「作計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後嫁得郎君，否泰如天地，足以榮其身，不嫁義郎體，其往欲何云？」蘭芝仰頭答：「理實如兄言。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自任專。雖與府吏要，渠會永無緣，登即相許和，便可作婚姻。」

次寫媒人去後一段情形，甚有趣：

媒人下床去，諾諾復爾爾，還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談大有緣。」

。『府君得聞之，心中大歡喜，視曆復開書：便利此月內，六合正相應，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

交語速裝束，絡繹如浮雲。青雀白鶴舫，四角龍子幡，婀娜隨風轉；金車玉作輪，躑躅青驄馬，流蘇金縷鞍；齎錢三百萬，皆用青絲穿；雜綵三百匹；交廣市鮭珍；從人四五百，鬱鬱登郡門。

這一段寫得非常熱鬧，底下便是悲劇了。先寫蘭芝的悲哀：

阿母謂阿女：『適得府君書，明日來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舉。』阿女默無聲，手巾掩口啼，淚落便如瀉。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持綾羅；朝成繡袂裙，晚成單羅衫；晝晡日欲暝，愁思出門啼。

次寫仲卿途中相會，「生人作死別」：

府吏聞此變，因求假暫歸，未至二三里，摧藏馬悲哀，新婦識馬聲，躡履相逢迎，悵然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舉手拍馬鞍，嗟嘆使心傷。

『自君別我後，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願，又非君所詳。我有親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應他人，君還何所望？』府吏謂新婦：『賀君得高選！盤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紂，便作旦夕間；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新婦謂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執手分道去，各各還家門，生人作死別，恨恨那可論，念與世間辭，千萬不復全。

次寫仲卿和他母親作死別：

府吏還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風寒，寒風摧樹木，嚴霜結庭蘭。兒今且冥冥，令母在後單，故作不良計，勿復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體康且直。』阿母得聞之，零淚應聲落：『汝是大家子，仕宦於臺閣，慎勿爲婦死，貴賤情何薄？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阿母爲汝求，便復在旦夕。』

次寫蘭芝成禮之夜投水死了，仲卿也在樹上吊死了：



府吏再拜還，長嘆空房中，作計乃爾立；轉頭向戶裏，漸見愁煎迫。——其日牛馬嘶，新婦入青廬。奄奄黃昏後，寂寂人定初。——我命絕今日，魂去尸長留。——攬裙脫絲履，舉身赴青池。——府吏聞此事，心知長別離，徘徊願樹下，自掛東南枝。

末段說：

兩家求合葬，合葬華山傍；東西植松柏，左右種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鴛鴦，仰頭相向鳴，夜夜達五更。行人駐足聽，寘婦起徬徨，多謝後世人，戒之慎勿忘。

我想有些人看了我選的這些材料，一定要說：『這些詩都是古詩源古詩錄裡收入的，可不是古文的文學嗎？爲什麼你用他們來做白話文學的例呢？』對於這些人，我也沒有閑工夫去同他們辨論，我且引一兩首真正古文文學給他們看看：

后皇嘉壇，立玄菟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沆沆四塞，猗狄合處。

經營萬億，咸遂厥宇。（漢郊祀歌）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緼豫爲紛。

黼黻周張，承神至尊。（同上）

認清了這種「地道」的廟堂文學，便自然會承認孤兒行，孔雀東南飛一類的

詩是白話的平民文學了。

參考。

古詩十九首

隴西行

空篋引

東門行

江南可採蓮

婦病行

艷歌行

相逢行

桓帝時童謠

一小麥青青大麥枯  
一城上烏 尼畢通一又

王充論衡自記篇說他曾作譏俗節義十二篇，『冀俗人觀書而自覺，故

直露其文，集以俗言。』他這書是用白話做的第一部了。可惜此書不

傳於後。

### 第三章 魏晉南北朝的平民文學

漢朝統一了四百年，到第三世紀就分裂成三國。魏在北方，算是古文明的繼承人。蜀在西方，開化了西部西南部的蠻族，在文化史上也占一個地位。最重要的，吳在南方，是楚亡以後，江南江東第一次成獨立的國家；吳國疆土的開拓，文化的提高與傳播，都極重要；因為吳國的發展就是替後來東晉宋齊梁陳豫備下了一個退步的地方，就是替中國文化豫備下了一塊避難的所在。

司馬氏統一中國，不到二三十年，北中國便發生大亂了。北方雜居的各種新民族——匈奴，鮮卑，羯，氐，羌——一時并起，割據北中國，是爲五胡十六國的時代。中國文化幸虧有東南一角作退步，中原大族多南遷，勉強保存一綫的文明，不致被這一次大擾亂完全廢去。

北方大亂了一百多年，後來鮮卑民族中的拓跋氏起來，遂漸打平了北方諸國，北方才漸漸的有點治安。是爲北魏，又稱北朝。南方東晉以後雖

有朝代的變更，但始終不曾有種族上與文化的大變動。東晉以後直到隋朝平陳，是爲南朝。

這個南北分立的時期，有二百年之久；加上以前的五胡十六國時代，加上三國分立的時代，足足有四百年的分裂。這個分裂的時期，是中國文化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時期。這是中國文明的第一座難關。中國文明雖遭一次大挫折，久而久之，居然能得最後的勝利。東南一角的保存，自不消說了。北方的新民族後來也漸漸的受不住中國文明的魔力，都被同化了，北魏一代，後來完全採用中國的文化，不但禁胡語，廢胡服。改漢姓。娶漢女，還要立學校，正禮樂，行古禮。到了拓跋氏的末年，蘇綽一流人得勢，竟處處用周禮，模仿三代以上的文體，竟比南朝的中國文化更帶着古董色彩了。中國文化已經征服了北方的新民族，故到第六世紀北方的隋朝統一南北時，不但有了政治的統一，文化上也容易統一了。

這個南北分裂時代的民間文學，自然是南北新民族的文學。江南新民

族本有的吳語文學，向來無人注意，到此時代，方才漸漸出現。這一派文學的特別色彩是戀愛，是纏綿宛轉的戀愛。北方的新民族多帶著尙武好勇的性質，故北方的民間文學自然也帶著這種氣概。不幸北方新民族的平民文學傳下來的太少了，真是可惜。有些明明是北朝文學，又被後人誤編入南朝文學裡去了；例如企喻歌，慕容垂歌，隴頭歌，折楊柳歌，木蘭，皆有人名或地名可以證明是北方文學，現在多被收入『梁橫吹曲辭』裡去了。我們現在把他們提出來，便容易看出北方的平民文學的特別色彩是英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

我們先看南方的兒女文學。『樂府』裡的各種子夜歌，大概是吳中的平民文學。我們只能選出幾首：

宿昔不梳頭，絲髮被兩肩；  
婉伸耶膝上，何處不可憐？

自從別歡來，奩器了不開。  
頭亂不敢理，粉拂生黃衣。

朝思出前門，暮思還後渚。  
語笑向誰道，腹中陰憶汝。

攬枕北窗臥，郎來就儂嬉。喜時多唐突，相憐能幾時！

攪裙未結帶，約眉出前窗，羅裳易飄颻，小開罵春風。

夜長不得眠，轉側聽更鼓。無故歡相逢，使儂肝腸苦。（以上子夜歌）

各種子夜歌近兩百首，多是這一類的兒女文學。

歌。謠。數。百。種，子。夜。最。可。憐。慷。慨。吐。清。音，明。轉。出。自。然。

這首詩可算是子夜歌的總評，也可算是南方兒女文學的總評。此外如

新衫綉兩褶，迤着羅裙裡。微步動輕塵，羅裙隨風起。（上聲歌）

黃葛生爛漫，誰能斷葛根？寧斷嬌兒乳，不斷郎殷勤。（前溪歌）

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團扇歌）

這都是很有情趣的兒女文學。有些是比較的深沉一點的。如

懊惱奈何許，夜聞家中論，不得儂與汝。（懊儂歌）

這首詩後來改了一句，爲華山畿二十五首之一：

未敢便相許，夜聞儂家論，不持儂與汝。

這裡面很有悲劇的意味了。華山畿中有幾首悲劇的詩。如：

奈何許，天下人何限？慊慊只爲汝。

啼著曙，淚落枕將浮，身沈被流去。

懊惱不堪止，上牀解腰繩，自經屏風裏。

南朝文學裡，這一類的悲劇很少。華山畿的第一首，另寫一件事，也是悲劇的下場：

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

但南朝文學裡最擅長的是離別的詩：

不能久長離。中夜憶歡時，抱被空中啼。

相送勞勞渚。長江不應滿，是儂淚成許。  
(華山畿)

憶歡不能食。徘徊三路間，因風覓消息。

自從別郎後，臥宿頭不舉。飛龍落藥店，骨出只爲汝。  
(以上讀曲歌)

有幾首很艷的；



可。憐。烏。白。鳥。，彊言知天曙，無故三更啼，歡子冒闇去。（鳥夜啼）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白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讀曲歌）  
憐。歡。敢。喚。名。，念歡不喚字。連歡喚復歡，兩誓不相棄。

這一首的憐，念，連，歡，喚，歡，喚，歡，歡，等字用的最妙。

我想以上舉的例，可以代表南朝的兒女文學了。現在且看北方民族的英雄文學。我們所有的材料之中，最可以代表真正北方文學的是鮮卑民族的敕勒歌。這歌本是鮮卑語，譯成漢文的。歌辭是：

敕勒川，陰山下，

天似穹廬，籠蓋四野。

天蒼蒼，野茫茫，

風吹草低見牛羊。

「風吹草低見牛羊」七個字，真是神來之筆，何等樸素！何等真寔！樂府  
廣題說，北齊高歡攻宇文泰，兵士死去十分之四五，高歡憤怒發病。宇文

秦下令道：『高歡鼠子，親犯玉壁。劍弩一發，元凶自斃。』高歡知道了，只好扶病起坐。他把部下諸貴人都招集攏來，叫斛律金唱勅勒，高歡自和之，以安人心。我們讀這故事，可以想見這篇歌在當日真可代表鮮卑民族的生活。

我們再舉企喻歌來做例：

男兒欲作健，結伴不須多。鷓子經天飛，羣雀兩向波。  
放馬大澤中，草好馬著膘。牌子鐵桶襠，鈎鉞鷄尾條。  
前行後看行，齊著鐵桶襠。前頭看後頭，齊著鐵鈎鉞。

這是北方尚武民族的軍歌了。再看琅琊王歌：

新買五尺刀，懸著中梁柱。一日三摩娑，劇於十五女。

又看折楊柳歌辭，

遙看孟津河，楊柳鬱娑娑。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  
健兒須快馬，快馬須健兒。蹴跋黃塵下，然後別雄雌。

這種雄壯的歌調，與南朝的兒女文學比較起來，自然天地懸隔，怪不得北方新民族要說『我是虜家兒，不解漢兒歌』了！

北方新民族寫痛苦的心境，也只有悲壯，沒有愁苦。如隴頭歌：

隴頭流水，流離山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朝發欣城，暮宿隴頭。寒不能語，舌卷入喉。  
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心腸斷絕。

北方平民文學寫兒女的心事，也有一種樸實爽快的神氣，不像江南

女兒那樣扭扭捏捏的。我們看折楊柳枝歌：

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  
救救何力力，女子臨窗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  
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

這種天真爛漫的神氣，確是鮮卑民族文學的特色。

北方平民文學的最大傑作，自然是木蘭詩。木蘭詩是人人知道的，

頭兩段是：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

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聲濺濺。旦辭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尙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

我要請大家注意此詩起首「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惟聞女嘆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六句，與折楊柳枝歌中間六句相

同，可見此詩是平民文學演化出來的。中間雖很像有文人修改的痕跡，但前用「可汗」，後用「天子」，後又用「可汗」，可見修改的地方大概不過中間「萬里赴戎機」以下幾句。至於後面寫木蘭歸來一大段，決不是文人能做的：文人做不出這樣天然神妙的平民文學。這一段更不可不注意：

爺。娘。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雲。鬢。對。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兩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北方文學之中，只有一篇貴族文學可以算是白話文學。這一篇是北魏胡太后爲他的情人楊華做的楊白花。胡太后愛上了楊華，逼迫他做了他的情人，楊華怕禍，逃歸南朝。太后想念他，作了這歌，使宮人連臂蹋足同唱。歌辭是：

陽春二三月，楊柳齊作花。春風一夜入闌闌，楊花飄蕩落南家。含情出戶脚無力，拾得楊花淚沾憶。秋去春還雙燕子，願銜楊花入窠裡，這已是北方民族被中國文明軟化後的文學了。

參考：

丁福保輯的全晉詩卷八。

又 全宋詩卷五。

又 全齊詩卷四，頁八至十。

又 全梁詩卷十四。

這個時代有一個詩人——陶潛——的詩，也有許多可以算是國語文學的作品。讀者可以參看他的詩集，我不能多引了。

文選卷四十有梁朝任昉奏彈劉整文一篇，首尾是古體文；中間引劉寅妻范氏的訴狀及奴海蛤等的供狀，都是白話。此文可見當時古文與白話的差別，讀者應該參看。

---

國語文學史 第一編

## 第二篇 唐代文學的白話化

### 第一章 盛唐

中國分裂了四百年，隋朝統一南北；不到三十年，大亂又起，中國又分裂了十餘年；直到唐太宗平定了各地割據的小國，中國方才又得統一。唐朝前後三百年間，雖有小亂，都不長久；統一的日子長久，故文化也有從容發展的機會。唐朝的文學因為有統一國家的科舉政策的提倡，故也很發達。最重要的是散文與詩兩項：韓愈柳宗元的散文規定了後來一千多年的「古文」的正宗體裁；開元天寶的幾個詩人也範圍了一千多年的詩家。此外，還有唐朝晚年的「詞」也替後來的韻文打開了一個新世界。因為有這三項——詩，「古文」，詞——故在古體文學史上，唐朝一代的文學就很高不可及了。

但唐朝三百多年雖是古體文學史上一個黃金時代，却也是白話文學的一個發達時期。這個時期，我們可以說是白話侵入古體文學的時期，又可



以說是文學的「白話化」的時期。漢魏六朝的平民文學，到了隋唐時代，很受文學家的崇拜。唐人極力模倣古樂府，後來竟獨立作新樂府。古樂府裡有價值的部分全是平民文學；故模倣古樂府的人自然逃不了平民文學的影響。這是「白話化」的一個原因。樂府中的小品，如子夜歌之類，本是民間平常歌唱的東西；後來唐人的五言二韻與七言二韻的「絕句」，即是從這種小品樂府裡演化出來的。我們看唐朝詩人「旗亭畫壁」的故事，用歌妓所歌的多少來定詩人的優劣，（此事見集異記）而所歌的都是這種絕句；因此可見這種詩與民間歌曲的關係。這種簡短的小品來自民間，行在民間，是不適宜于貴族文體的，是不能不用白話的。所以唐人的絕句，十分之八九是白話的，這是「白話化」的又一個原因。

唐朝一代的民間文學不幸都不傳了。但是這也不足爲奇。唐朝最重詩人，有許多明是民間的無名作品，後來都歸到幾個有名的詩人身上去了。如李白集子裡的襄陽曲，便是一例。又有許多民間文學，被詩人拿去修飾

一番，就成了詩人的作品了；如劉禹錫的竹枝，便是最明顯的例。故我們可以說，唐朝的民間文學雖然不傳，但民間文學的精采都已被吸收在許多詩人的作品裡。唐朝韻文的最有價值的部分乃是『平民』與『白話化』了的文學。

向來論唐詩的，有一種四分法，把唐朝分作初，盛，中，晚，四個時期：

初唐，約西歷六二〇至七〇〇。

盛唐，約西歷七〇〇至七五〇。

中唐，約西歷七五〇至八五〇。

晚唐，約西歷八五〇以後，直到五代。

他們極力推崇盛唐，以爲初唐不過是個盛唐的結胎時期，中唐是衰落時期，晚唐更衰了。

但是我們從國語文學史上看起來，我們的結論恰和他們相反，這四個

時期。正可以代表唐朝國語文學發達史上的四個時期。

初唐，貴族文學的時期。平民文學不占勢力。

盛唐，文學開始白話化的時期。

中唐，白話文學風行的時期。

晚唐至五代，白話文學大盛的時期。

這幾句話未免駭人聽聞，讓我慢慢的解釋出來。

隋朝用文學考試士子，而當時帝王大臣提倡的文學乃是南北朝的貴族文學。唐初仍舊是這種貴族文學盛行的時期，仍舊是沈約徐陵庾信一班人的文學的餘波。我們看當時所謂「上官體」與「初唐四傑」的文學，（參看謝朓量中國大文學史卷六，第一至第三章，）可以看出這個時代的文學的貴族性與廟堂性。（謝君誤把寒山拾得歸入初唐，乃是承舊說之誤。寒山拾得決不會產生在這個時代。考見下。）

但是第二個時代的文學，便大不同了。這時代的大詩人如王維孟浩然

都是能賞識自然界的真美的；如李白杜甫都是能賞識平民的文學的。自然的美是不能用廟堂文體來描寫的；故王孟的詩，凡是好的，都是白話的。如王維的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蒼。苔。上。

又如他的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陲。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然。值。林。叟，談。笑。無。還。期。

王孟的五言律詩的好處，正因為他們能用白話來描寫天然的情景。李白的詩裡，用白話的更多了。他最得力於南北朝民間的樂府，故他的樂府簡直是平民文學。如他的橫江詞：

人。道。橫。江。好，儂。道。橫。江。惡。一。風。三。日。吹。倒。山，白。浪。高。於。五。官。閣。

海。潮。南。去。過。潯。陽，牛。渚。由。來。險。馬。當。橫。江。欲。渡。風。波。惡，一。水。牽。愁。萬。里。長。

又如他的白鼻騮：

銀。鞍。白。鼻。騮。綠。地。障。泥。錦。細。雨。春。風。花。落。時。揮。鞭。直。就。胡。姬。飲。

又如他的長干行

妾髮初覆額，折花門前劇。郎騎竹馬來，遶牀弄青梅。同居長千里，兩小無嫌猜，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迴。十五始展眉，願同塵與灰。……十六君遠行，瞿塘滄浪堆，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門前舊行跡，一一生綠苔。苔深不能掃，落葉秋風早。八月胡蝶來，雙飛西園草。感此傷妾心，坐愁紅顏老。早晚下三巴，預爲書報家。相迎不道遠，直至長風沙。

又如他的長相思：

美人在時花滿堂，美人去後餘空牀。牀中繡被卷不寢，至今三載猶聞香。香亦竟不滅，人亦竟不來！相思黃葉落，白露點青苔。

這種意境與技術，都和平民文學很接近。

杜甫是唐朝的第一個大詩人，這是我們都可以承認的。但杜甫的好處，都在那些白話化了的詩裡，這也是無可疑的。杜甫是一個平民的詩人，因為他最能描寫平民的生活與痛苦。但平民的生活與痛苦也不是貴族文學寫得出的，故杜甫的詩不能不用白話。我們看他的新安吏：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這種情景，只須老老實實的寫去，自然成白話文學了。同這首詩同類的，如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羌村，我不用多引了。他的自京赴奉先詠懷一篇，中間罵皇帝「彤庭所分帛，木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又罵貴族「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最後寫他自己的境遇：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卷亦嗚咽。所媿爲人父，無食致夭折。……

這種寫法，雖然樸素，但何等動人！又如他的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度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

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踢裏裂。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露濕何由徹？……

這種平民文學只有經過這種平民生活的詩人能描寫的清楚親切。杜甫很有一點滑稽風味，如這首詩便是一個例；因爲哭聲裡藏着一雙含淚的笑眼，故是詩人的詩，不是貧兒訴苦。此外如偈仄行醉時歌都有這種意味。

杜甫的白話詩太多了，我不能多引，現在再引幾首絕句罷。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鷓鴣鴻鸕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一夜水高二尺強，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離旁。  
（春水生二絕）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似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衝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回？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腸斷江春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竹。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鼻。雛。傍。母。眠。（絕句漫興九之五）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江畔獨步尋花七之一）

這種純樸的美，真是白話的上品。我再引一首極有趣的小詩：

謾。道。春。來。好，狂。風。大。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却。釣。魚。船。

他不說大風把船翻了，偏要說那些花朶被風吹去把船撞翻了。這是絕妙的風趣。

以上說盛唐的詩是白話化了的詩。不但王孟李杜可以舉來作例，其實盛唐的詩人如鄭虔元結韋應物之類，都可引來作證。可惜我們現在不能多舉例了。

## 第二章 中唐的白話詩

我們現在要說中唐是白話文學風行的時期。這個時代的詩人如柳宗元張籍孟郊賈島的詩，都有很多近於白話的。但我們要想尋那代表時代精神的詩人，自然只好舉白居易元稹劉禹錫了。白居易是有意做白話詩的，故他的與元稹書敍他作詩的歷史，極力推崇杜甫的新安吏石壕吏諸篇；又他的新樂府自序說：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

要想做到這幾個條件，自然非白話詩不可。所以有人說他每作詩，先教一個老婆子讀了，問他懂得嗎；若老婆子懂得了，此詩便可鈔存；若他不懂得，此詩便須重改過。（見墨客揮犀）這話自然未必可以全信，因為每首詩如此試驗是做不到的事；但我們可以認定白居易是有意做通俗詩的。到了他晚年時，他的白話更純粹了，更自然了，幾乎沒有文言詩了。

白居易也是一個平民詩人；他少年中年時代的詩很多，是討論社會問題的。如宿紫閣山北村：

晨遊紫閣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見余喜，爲余開一尊。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歛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又如秦中吟十首，都是討論社會問題的。十首中的重賦說：

……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霏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并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繒帛如山積，絲絮如雲屯，號爲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其餘九首，我不引了。最重要的問題詩，自然要算新樂府五十篇。五十篇之中，上陽人，新豐折臂翁，道州民，賣炭翁等篇最有文學價值。我們且

引折臂翁一篇做一個例：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元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兼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慣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點一丁。點得驅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村南村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迴。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捶折臂。張弓斂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退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冢上哭呦呦！』……

這首詩寫兵役之苦能使人情願捶折自己的手臂；這種事實在現在國家主義

風行的國裏也還免不了，何況一千多年前的帝國時代呢？我們因此可以推想白居易說的折臂老翁定然是寫實的問題詩。白居易的天才不及杜甫張籍，他的樂府裡往往議論太多，詩趣反因此減去不少。但這種問題詩也往往有很好的句子，如上陽人中的『今日宮中。最老。大家。遙賜。尙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這仍不愧爲詩人的詩。

白居易自己把他的詩分作『諷諭』『閑適』兩大部分。諷諭卽是上文引的那一類問題詩。他中年以後，便不作這一類的詩了。他的『閑適』一類詩多是從陶潛韋應物得來的，故也多是白話的或近於白話的。我們也可以選幾首：

花枝缺處青樓開，艷歌一曲酒一杯，美人勸我急行樂；自古朱顏不再來。君不見，長安道，一迴來，一迴老。（長安道）

霜草蒼蒼蟲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絕。獨出前門望野田，月明蕎麥花如。

雪。(村夜)

勸君一杯君莫辭，勸君兩杯君莫疑，勸君三杯君始知；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天地迢迢自長久，白兔赤烏相趨走。身後堆金挂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喧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舉素車爭路行。歸去來，頭已白；典錢收用買酒吃。(勸酒)

他晚年的詩更多這種很豁達的白話詩：

前日君家飯，昨日王家宴，今日過我廬，三日三會面。當歌聊自放，對酒交相勸。爲我盡一杯，與君發三願：一願世清平，二願身強健，三願臨老頭，數與君相見。(贈夢得)

達哉達哉白樂天！……二年忘却問家事，門庭多草厨少煙；庖童朝告鹽米盡，侍婢暮訴衣裳穿；妻孥不悅甥姪問，而我醉臥方陶然！起來與爾畫生計，薄產處置有後先；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都五頃田

，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緡二三千。半與爾充衣食費，半與吾供酒

肉錢。……（達哉樂天行）

元稹劉禹錫同白居易是極好的朋友，當時稱爲元白，後來元稹死了，又稱劉白。他們都可說是當時的白話詩人。元稹的詩才更不如白居易了，但他也有好詩，例如他的悼亡詩：

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都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針線猶存未忍開。尙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遣悲懷）

如他記念朋友的詩：

憶君無計寫君詩，寫盡千行說向誰？題在閬州東寺壁，幾時知是見君時？（開元寺題樂天詩）

遠信入門先有淚，妻驚女哭問何如：尋常不省曾如此，應是江州司馬書。（得樂天書）

君。應。怪。我。留。連。久。我。欲。與。君。辭。別。難。白。頭。徒。侶。漸。稀。少。明。日。恐。君。無。此。歡。

自。識。君。來。三。度。別。這。迴。白。盡。老。髭。髯。戀。君。不。去。君。須。會。知。得。後。迴。相。見。難。  
（別樂天二首）

他的樂府，如連昌宮詞，如憶遠曲，織婦詞，田家詞，古築城曲，都可舉來作例；但我們的篇幅有限，只好不引了。

劉禹錫的白話詩可選的更多了。他在連州作刺史時曾作『俚歌』，描寫本地的風物：

岡頭花草齊，燕子東西飛。田塍望如線，白水光參差。農婦白紵裙，農父綠蓑衣。（此兩句似不很真實）齊唱田中歌，嚶偉如竹枝。但聞怨響音，不辨俚語詞。時時一大笑，此必相嘲嗤。……路旁誰家郎，烏帽衫袖長，自言上計吏，年幼離帝鄉。田夫語計吏，君家儂定諳；一來長安道，眼大不相參。計吏笑致辭，『長安真天處！省門高軻歲』



儂入無度數。昨來補衛士，唯用筒竹布。君看二三年，我作官人去。

○

此詩寫鄉下人說朝廷事務，大有儒林外史的風味。劉禹錫愛作這種描寫地方風俗的樂府，如淮陰行云：

船頭大銅鑲，摩挲光陣陣；早晚便風來，沙頭一眼認。  
何物令儂羨？羨郎船尾燕，銜泥趁檣竿，宿食長相見。

他做朗州司馬時，作竹枝詞十幾篇，歷史上說「武陵谿洞間悉歌之。」我們選幾首作例：

山桃紅花滿上頭，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紅易衰似郎意，水流無限似儂愁。

江上朱樓新雨晴，瀼西春水縠紋生。橋東橋西好楊柳，人來人去唱歌行。

城西門前灘渚堆，年年波浪不能推。懊惱人心不如石，少時東去復西。

來。

楊柳青青江水平，聞郎江上唱歌聲。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

他這種詩，寫的雖是一種民間生活，却也有一種牢騷感慨寄在裡面。他被貶逐出去，十年後方才召回，對於時局很有感慨，曾有作一首看花的詩：  
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當時當局的人說他這詩是譏刺時政，又把他貶逐出去；過了十四年，政局變了，他又被召回，因作一首再遊玄都觀：

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遯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

此外劉禹錫的白話詩還很多，如金陵五首等，我不能多引了。

這三個人——白居易，元稹，劉禹錫——可以代表中唐的詩了。他們。

的詩，因爲是白話詩，所以風行一世。白居易與元稹書說：

……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媼婦處女之口，每有詠僕詩者。……

又元稹白氏長慶集序說：

……巴蜀江楚間，泊長安中，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爲元和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繕寫模勒街賣於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原注『楊越間多作書模勒樂天及予雜詩，賣之於市肆之中也。』）其甚者，有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足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予於平水市中。（原注，『鏡湖旁草市名』）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召而

問之，皆對曰，「先生教我樂夫微之詩，固亦不知予之爲微之也。」……自篇章以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

這雖是他們自己說的話，但很可相信，因爲這種自誇，若不根據於事實，是很容易破案的。況且他們的詩的通行，還有旁證，如杜牧作李戡墓誌述李戡的話道：

……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媒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引見謝著中國大文學史卷七，頁四十。）

這是反對黨說的話，更可相信了。這些話還不夠證明我們上文說的「中唐是白話文學風行的時期」嗎？

---

國語文學史 第二編

### 第三章 中唐的白話散文

這個時代又是『古文』體中興的時代。韓愈柳宗元的『古文』自然是一千多年以來的一件很有勢力的東西。但我們從歷史上看起來，古文體的改革，雖然不是改成白話，却也是和白話詩同一個趨向的。這話自然有人不承認。但我們細看古文的歷史，就可以知道我這話不是瞎說的了。

從漢到唐，文學分做兩條路。韻文是一路，散文是一路。韻文是貴族與小百姓公用的，故韻文的進化又分作兩條支路。貴族的文人——從司馬相如直到王勃楊炯——儘管做他們的貴族詩賦；一個做擬古，第二個做擬古，第三個又做擬古；這是支路甲，就是我的朋友錢玄同說的『選學妖孽』走的路。但是民間的無名詩人却在這一千年中開闢出一條韻文的大路，這就是我們前說的漢魏六朝的平民文學，這就是支路乙。這條支路乙開關的很早，因為無量數的無名詩人的眼淚、笑聲、歡喜、悲哀，全都靠這條路發洩出去；這條路一塞，就沒有生命了；就有生命，也沒有生趣了。

因此，自從三百篇以來，大中華的小百姓始終不肯把這條支路乙塞住。因為小百姓中無名詩人牢牢守住了這條路，不會斷絕，故白話韻文發達的早，故支路甲上的詩人到了後來也不得不掛白旗了，不得不白話化了。這是白話詩所以能早日成立的歷史。

但是散文的一條路，因為教育上的需要，因為科舉的勢力，因為政治的重要，就被貴族的文人牢牢的霸住。小百姓只顧得那一條韻文的支路乙，也就沒有能力來同貴族文人爭這條散文的路。小百姓在這一千年中，只能不知不覺的把語言逐漸改變了；在文字一方面，他們這時候還不能同貴族文人競爭。故散文的白話化，比那韻文的白話化，自然慢的多了。因為小百姓的勢力還不能影響到散文，故散文的進化不能不限於文人階級裡面。

但是文人階級的散文在這一千年中，也分了兩條支路。一條是那駢儷對偶的魔道，在漢朝已有起點了，到六朝更十分發達，一切廟堂文字大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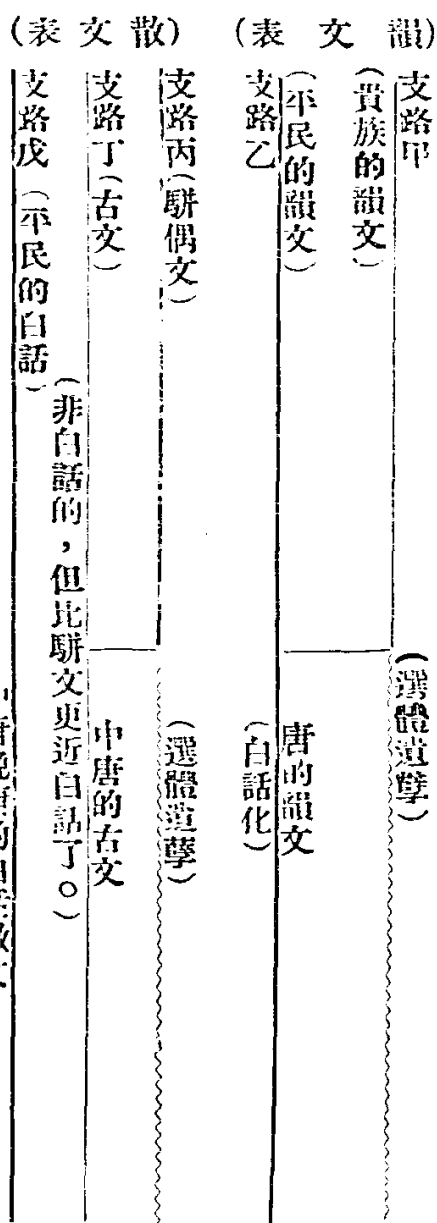
都用這種體裁。這條駢偶支路，我們叫他做支路丙。第二條是周秦諸子和史記漢書以來那種文從字順，略近語言的自然的「古文」。在六朝時代，這條支路雖然沒有多人行走，但那少數經師史家却不能不走這條支路。這條路，我們叫他做支路丁。到了唐朝，經學也發達了，史學也發達了，故這條古文的支路上，走的人也多起來了。（參看唐文粹裡選的初唐盛唐諸人的古文。）到了盛唐中唐時代，元結陸贄獨孤及等都是走古文的路的。到了韓愈柳宗元的古文出來，這條支路丁就成爲散文的正路。從此以後，支路丙雖然也還有人走，但遠比不上支路丁了。

但是在文人階級與平民階級之間，這時代還有一個特殊階級，——和尙階級。這個階級的生活方面，和平民階級很接近；在他裡面的智識階級的思想學問一方面，又和文人階級很接近。這時代最風行的一個宗派，叫做「禪宗」的，更有這個特殊性質。他們是一個哲學宗派，有很高超的理想，不容易用古典文學達出來。況且他們是一個革命的學派，主張打破一切。



「文字障」，故和那古典文學，根本上也不相容。因此，禪宗的大師講學與說法都採用平常的白話。他們的「語錄」遂成爲白話散文的老祖宗。——這條路到中唐方才大發達，到晚唐更發達了。我們可叫他做支路戊。

我們可畫一個表，寫出這五條支路的變遷：



我們看了這表，便可以知道韓柳的古文乃是一大進化。我們又可以知道「古文」乃是散文白話化以前的一個必不少的過渡時期。平民的韻文早就發達了，故唐朝的韻文不知不覺的就白話化了。平民的散文此時還不曾發達

，故散文不能不經過這一個過渡時代。比起那禪宗的白話來，韓柳的古文自然不能不算是保守的文派。但是比起那駢儷對偶的選體文來，韓柳的古文運動真是「起八代之衰」的一種革命了。

最可注意的是韓柳一班人和白居易元稹劉禹錫一班人，不但同時，並且是同志。元白都是做古文的能手。元稹管制誥時，把一切詔旨文章都改爲散體，不用向來承用的駢體。（看元氏長慶集）這是一大變化。（可惜後來的制誥詔策仍是駢體勝利。）白居易的古文在當時也有重名。他的散文中，竟有用白話的，如他的祭弟文（白氏長慶集卷六十）：

……嗚呼，自爾去來，再周星歲。前事後事，名不相知。今因奠設之時，粗表一二。……合家除蘇蘇外，並是通健。龜兒頗有文性，吾每自教詩書；三二年間，必堪應舉。阿羅日漸成長，亦勝小時。……茶郎叔母已下並在鄭滑，職事依前。蘄 蘄 卿 娘 盧 八 等 同 寄 蘇 州，免至飢凍。遙憐在符離莊上，亦未取歸。宅相得彭澤 場 官

，各知平善。骨兜石竹香等三人久經驅使，昨大祥齋日，各放從良，尋收騰娘新婦看養。下邳楊琳莊今年買了，並造堂院已成。往日亦曾商量，他時身後，甚要新昌西宅，今亦買訖。爾前後所著文章，吾自檢尋編次，勒成二十卷，題爲白郎中集。嗚呼，詞意書跡無不宛然，唯是魂神不知去處。每開一卷，刀攪肺腸。……

我們看了這種文章，再去讀韓愈祭十二郎文裡的「嗚呼，其信然耶？其夢耶？其傳之非其真耶？」便覺得白居易是說話而韓愈是有意做文章了。當那個時代，禪門的和尚已經用白話做「語錄」了，白居易常同和尚往來，也許受了他們的影響。但純粹的白話散文我還須向禪宗的語錄裡去尋。平民的白話雖不會影響到文人的散文，却早已影響到這一班大和尚了。

禪宗是佛家的一個革命的宗派。這個革命的鉅子叫做惠能，死於七一三年，正當盛唐的初年。他的門徒法海把他的教訓記載下來，成爲六祖法寶，後人名爲六祖壇經。壇經的體裁便是白話語錄的始祖。我們試引一段

做例：

……既懺悔已，與善知識發四宏誓願，各須用心正聽。

自心衆生無邊誓願度，

自心煩惱無邊誓願斷，

自性法門無盡誓願學，

自性無上佛道誓願成。

善知識，大家豈不道「衆生無邊誓願度？」恁麼道，且不是惠能度。

善知識，心中衆生，所謂邪迷心，誑妄心，不善心，嫉妬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須自性自度，是名真度。何名自性自度？卽自心中邪見煩惱愚癡衆生，將正見度。既有正見，使般若智打破愚癡迷妄。衆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如是度者，名爲真度。……

後來惠能的兩個大弟子，行思（死于七四〇）傳希遷，懷讓（死于七四

四) 傳道一。道一即馬祖大師(死于七八八)，他的弟子懷海創立禪門規式，禪宗方才成爲一個完全獨立的宗派。希遷即石頭大師(死於七九二)。道一在江西，希遷在湖南，遂成兩大宗派。中唐以下，大師更多了。潯山的靈祐與仰山的慧寂成爲爲仰宗。臨濟的義玄開臨濟宗。洞山的良价與曹山的本寂開曹洞宗。雲門的文偃開雲門宗。清涼的文益開法眼宗。這多在晚唐五代的時代了。

我們且先舉中唐的語錄幾條來做例：

道一(死八一四)：

：：一切衆生從無量劫來，不出法性三昧，長在法性三昧中。著衣吃飯，言談祇對，六根運用，一切施爲，盡是法性。不解返源，隨名逐相，迷情妄起，造種種業。若能一念返照，全體聖心。汝等諸人各達自心，莫記吾語。縱饒說得河沙道理，其心亦不增；縱說不得，其心亦不減。說得亦是汝心。說不得亦是汝心。乃至分身放光。

，現十八變，不如還我死灰來。……（古尊宿語錄一）

希遷（黃蘗山斷際禪師，死約八五七）：

預前若打不徹，臘月三十夜到來，管取你熟亂。有般外道纔見人做工夫，他便冷笑，「猶有這個在，」我且問你：忽然臨命終時，你將何抵敵生死？你且思量看，却有個道理。那得天生彌勒，自然釋迦？……萬般事須是閑時辦得下，忙時得用，多少省力？休待臨渴掘井，做手脚不辦。……而今末法將沉，全仗有力量兄弟家負荷，不續佛慧命，莫令斷絕。今時纔有一個半個行腳，亦去觀山玩景，不知光陰能有幾何！一息不回，便是來生，未知甚麼頭面。嗚呼！勸你兄弟家趨色力康健時討取個分曉處，不被人瞞底一段大事。遮些關捩子甚是容易，自是你不肯去下死志做工夫，只管道難了又難。好歹教你知：那得樹上自生底木杓？你也須自去做個轉變，始得。

……（宛陵錄。大藏經騰四，頁三九）

我們看了這種樸素而有力的妙丈，想到他們是白居易劉禹錫差不多同時的人，便可以承認中唐是一個白話風行的時期了。

## 第四章 晚唐的白話文學

我們在上文引了杜牧李戡墓誌的話，那一段話的全文是：

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爲其破壞；流于民間，疏於屋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媠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欲使後代知有發憤者，因集國朝以來類於古詩得若干首，編爲三卷，目爲唐詩，爲序以導其志。

這一段話有兩點可以注意：一是晚唐時白話詩體風行民間，「入人肌骨，不可除去」；二是晚唐時有一種反對白話文學的運動。晚唐五代的文學史可以用這兩點來做一個總綱。

先說反對白話文學的運動。這是很自然的事。白話詩風行以後，那些古典詩人自然不高興了；古文風行以後，那些駢偶文人自然不高興了。因此，晚唐的文章有「三十六體」的駢文運動，詩的方面有李商隱溫庭筠等的



古典詩。「二十六體」也是李商隱溫庭筠和段成式提倡出來的，因限他們三人都是排行第十六，故叫做三個十六的文體。這種駢偶文體有一種大用處，他能於沒有話說時做出文章來，故最適宜於廟堂文字之用。自唐宋五代，一直到最近世，凡是沒有說說的廟堂文章，如詔旨、誥勅、謝表、箋啟之類，都不能不用他。我們試翻開宋人的文集來看，凡有說說的奏疏、劄子、論議，都是用古文的；凡沒有說說的冊文、制誥、表、啟、喪詞，便都是用駢文的。現在還有許多入用四六來做賀電、賀函，也是這個道理。

溫庭筠李商隱的詩所以能流傳於後世，也是因為這種詩有兩種大用處：一是人讀了不懂；二是因為人讀了不懂，故人不知道你究竟說了沒有。例如李商隱的錦瑟詩：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這首詩一千年來也不知經過多少人的猜想了，但是至今還沒有人猜出他究竟說的是什麼鬼話。這種奧妙的作品自然應該受人崇拜了！

但是這種「反白話」的文學，無論怎樣高妙，總擋不住白話文學的風行。晚唐五代究竟是一個白話文學大盛的時代。我們要曉得向來的批評家所以不滿意於晚唐，也正是因為晚唐詩裡白話最多的緣故。

詩體自中唐以來，白話更多了。我們可先舉杜牧一個例。杜牧作李讖墓誌，很像是不滿意於元白的詩體；但杜牧詩裡的白話比元白還更多。如他的冬至日寄小姪阿宜詩：

小姪名阿宜，未得三尺長；頭圓筋骨緊，兩眼明且光。去年學官人，竹馬遶四廊，指揮羣兒輩，志氣何堅剛！今年始讀書，下口三五行；隨兄旦夕去，歛手整衣裳。去歲冬至日，拜我立我旁。祝爾願爾貴，仍且壽命長。……願爾一祝後，讀書日日忙，一日讀十紙，一月讀一箱。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場。願爾出門去，取官如驅

羊。……

他的律詩也有許多白話的。但他的白話絕句最好，故我們引幾首：

自恨尋芳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藉，綠葉成陰子。  
滿枝。〔歎花〕

遠上寒山石徑斜，白雲深處有人家。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  
月花。〔山行〕

舞鞞應任閑人看，笑臉還須待我開。不用鏡前空有淚，薔薇花謝卽  
歸來。〔留贈〕

朔風高緊掠河樓，白鼻騮郎白鬪裘。有箇當壚明似月，馬鞭斜掛笑  
回頭。〔偶見〕

已落雙鵬血尙新，鳴鞭走馬又翻身。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  
遠人。〔贈獵騎〕

我們再舉鄭谷的絕句作例：

淇。澗。清。江。疊。疊。山，白。雲。白。鳥。在。其。間，漁。翁。醉。睡。又。醒。睡：誰。道。皇。天。最。惜。閒？（活溪）

携琴當酒度春陰，不解謀生祇解吟。舞蝶歌鶯莫相試：老郎心是老僧心。（春陰）

江郡人稀便是村，踏青天氣欲黃昏。春愁不破還成醉，衣上淚痕和酒痕。（寂寞）

### 再舉杜荀鶴作例：

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生靈血染成。（再經明城縣）

田。不。曾。耕。地。不。耨，誰。人。閑。散。得。如。渠？渠。將。底。物。爲。香。餌，一。度。擡。竿。一。個。魚。（釣叟）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着。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溪興）

九華山色真堪愛，留得高僧爾許年。聽我吟詩供我酒，不曾穿得判齋錢。（醉書僧壁）

再引羅隱作例：

不論平地與山尖，無限風光盡被占。採得百花成蜜後，爲誰辛苦爲誰甜？（蜂）

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都是不如人？（偶題）

家國興亡自有時，吳人何苦怨西施？西施若解傾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西施）

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自遣）

不但絕句如此，晚唐律詩也有許多完全白話的。如羅隱的七律：

野水無情去不回，水邊花好爲誰開？只知事逐眼前去，不覺老從頭

上來。窮似邱軻休歎息，達如屈召在塵埃。思量此理何人會，蒙邑先生最有才。（水邊偶題）

蓮塘館東初日明，蓮塘館西行人行。隔林啼鳥似相應，當路好花如有情。一夢不須追往事，數杯猶可慰勞生。莫言來去只如此，君看鬢邊霜幾莖。（蓮塘驛）

如杜荀鶴的五律：

酒寒無小戶，請滿酌行杯。若待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出城人跡少，向暮鳥聲哀。未遇應關命，侯門處處開。（雪中別詩友）

欲。住。住。不。得。出。門。天。氣。秋。惟。知。偷。拭。淚，不。忍。更。回。頭。此。日。祇。愁。老，況。身。方。遠。遊？孤。寒。將。五。字，何。以。動。諸。侯？（別舍弟）

立。馬。不。忍。上，醉。醒。天。氣。寒。都。緣。在。門。易，直。似。別。家。難。世。路。既。如。此，客。心。須。自。寬。江。村。亦。飢。凍，爭。及。問。長。安？（別從叔）

當時的風氣，一班文士詩人就同現在的報館主筆一樣，常常拿詩文來「拍

馬屁』『敲竹槓』。當時的藩鎮割據各地，就同現在的督軍一樣，不能不收買這班詩人主筆。即如上文引的杜荀鶴詩『孤寒將五字，何以動諸侯？』『未遇應關命，侯門處處開，』都可見這種風氣。（看謝著大文學史第四編第八章第五頁引全唐詩話的話。）

以上引的都是有名詩人的詩。可惜民間無名詩人的詩，很少保存的。我們可舉寒山拾得的詩來代表晚唐的無名詩人，向來人都把寒山拾得看作初唐的人，全唐詩說他們是貞觀初的人，這是根據于寒山詩的後序的。後序是南宋時人作的，很靠不住。謝无量先生也把他們放在隋末唐初。我覺得這種白話詩一定是晚唐的出品，決不會出在唐初。寒山拾得的傳說起於閩丘胤的一序。閩丘胤雖不可考，但序中說他們隱居唐興縣西七十里。唐興縣之名始於唐上元二年。唐朝有兩個上元二年，一是肅宗時（七一六），離貞觀初已一百四十年了；一是高宗時（六七五），離貞觀初已五十年了。只此一端，已可證舊說之不可靠。其實後世所傳寒山拾得的詩，決非一人

之作；這兩個人的有無，尙不可知。但唐興縣至宋初即改名天台，我們可以推知這幾百首詩的大部分大概是晚唐或五代時的作品，起初或真是從「竹木石壁上」、「村野人家廳壁上」、「土地堂壁上」搜集來的，後加隨時增加，後來竟造出「寒山文殊，捨得普賢」的神話來了。故我們拿這些詩來代表晚唐的無名詩人：

有人把椿樹，喚作白旃檀。學道多沙數，幾個得泥丸？棄金却擔草，謾他也自謾。似聚砂一處，成團也大難。

快哉混沌身！不飯亦不尿。遭得誰鑽鑿，茲因立九竅。朝朝爲衣食，歲歲愁租調。千個爭一錢，聚頭亡命叫。

蒸砂擬作飯。臨渴始掘井。用力磨碌磚，那堪持作鏡？佛說元平等，總有真如性。但自審思量，不用閑爭競。

我住在村鄉，無爺亦無娘，無名無姓第，人喚作張王。並無人教我，貧賤也尋常。自憐心的實，堅固等金剛。



還有幾首詩替白話詩辯護的：

有個王秀才，笑我詩多失，云不識「蜂腰」，仍不會「鶴膝」；平側不解壓，凡言取次出。我笑你作詩，如盲徒詠日。

有人笑我詩。我詩合典雅。不煩鄭氏箋，豈用毛公解？……忽遇明眼人，卽自流天下。

這竟是近於有意做白話詩了。

晚唐禪宗的白話散文也更發達。我們不能多舉例，且舉晚唐的義玄作例。義玄死於八六六年，是臨濟宗的始祖，是當日一個最偉大的宗師。我們現在讀他的語錄，還可以想見臨濟宗的精神：

義玄：

今時學佛法者，且要求真正見解。若得真正見解，生死不染，去住自由；不要求殊勝，殊勝自至。道流，祇如自古先德，皆有出人底路。如山僧指示人處，祇要你不受人惑，要用便用，更莫遲疑。如

今學者不得，病在甚處？病在不自信處。你若自信不及，即便茫茫地。狗一切境轉，被他萬境回換，不得自由。你若歇得念念馳求心，便與祖佛不別。你若得識祖佛麼？祇你面前聽法底是。學人信不及，便向外馳求。設求得者，皆是文字勝相，終不得他活祖意。……如今學道人，且要自信，莫向外覓；總上他閑塵境，都不辨邪正。祇如有祖有佛，皆是教迹中事。有人拈起一句子語，或隱顯中出，便即疑生；照天照地，傍家尋問，也大茫然。大丈夫兒，莫祇麼論主論賊，論是論非，論色論財，論說閑話過日。山僧此間不論僧俗，但有來者，盡識得伊。任伊向甚處出來，但有聲名文句，皆是夢幻。却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還是這個無依道人乘境出來。若有人出來問我求佛，我即應清淨境出。有人問我菩薩，我即應慈悲境出。有人問我菩提，我即應淨妙境出。有人問我涅槃，我即應寂靜境出。境即萬般差別，人即不別。所

以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道流，你若欲得法，直須是大丈夫兒始得。若萎萎隨隨地，則不可得也。……

道流，出家兒且要學道。祇如山僧往日曾向毗尼中留心，亦曾于經論尋討；後方知是濟世藥表顯之說，遂乃一時拋却，卽訪道參禪。後遇大善知識，方乃道眼分明，始識得天下老和尚，知其邪正。不是娘生下便會；還是體究練磨，一朝自省。道流，你欲得如法見解，但莫受人惑；向裡向外，逢着便殺；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親眷殺親眷，始得解脫，不與物拘，透脫自在。如諸方學道流，未有不依物出來底。山僧向此間從頭打。手上出來，手上打；口裏出來，口裏打；眼裏出來，眼裏打。未有一個獨脫出來底，皆是上他古人閑機境。山僧無一法與人，祇是治病解縛。你諸方道流，試不依物出來！我要共你商量，十年五歲並無一人，皆是依草附葉，竹木神靈，野狐精魅，向一切糞塊上亂

咬。……瞎漢，頭上安頭，是你欠少什麼？是你自家目前用底。與佛祖無別；祇麼不信，便向外求？……約山僧見處，無如許多般。祇是平常著衣吃飯，無事過時。你諸方來者，皆是有心求佛求法，求解脫，求出離三界。癡人，你要出三界什麼處去？……（古尊宿

語錄四。）

這種白話，無論從思想上看或從文字上看，都是古今來絕妙的文章。我們看了這種文章，再去看韓愈一派的古文，便好像看了一個活美人之後，再來看一個木雕美人了。這種真實的價值，久而久之，自然總有人賞識。後來這種體裁成爲講學的正體，並不是因爲儒家有意模倣禪宗，只是因爲儒家抵抗不住這種文體的眞價值。

---

國語文學史 第二編

## 第五章 晚唐五代的詞

唐朝一代的文學的白話化，還不止于白話詩與白話散文。此外還有一個更明顯的變化——詞的產生與發達——更可使我們明白這個白話化的趨勢。

唐朝的晚年很有點像現在的中國。中央政府只存了一個空殼子。各道的督軍（節度使）各自霸佔一方，不服從中央的命令。有時候一個督軍死了，他的部下便另外擁戴一個人，叫他護理軍務，名爲「留後」中央也不敢不承認他。這些督軍們又往往彼此開戰，就同敵國一樣，中央也無可如何。後來中央政府更不成樣子了；中央政府不久被朱全忠搶去，成了後梁。後來梁朝又被李存勗打倒，成了後唐。北方在幾十年之中，換了五個朝代，是爲五代。南方的督軍們，也就各霸一方，稱王稱帝。西川先有王氏的蜀，後有孟氏的後蜀。兩湖有馬氏的楚，有高氏的荆南。淮南江東有楊氏的吳，後歸李氏，改名南唐。兩浙有錢氏的吳越，福建有王氏的閩，廣東有劉氏的南漢。以上九國，加上北方河東劉氏的北漢，是爲十國。

這一個大亂的時代，居然產生了一點很好的文學。這大概是因爲分裂的時代沒有一種籠罩一切的權威，故文學得自由發展。唐朝三百年的白話韻文的趨勢，到了晚唐，還只是做那律詩絕句的老套，做歌行的反更少了。不知白話是不宜於那極不自然的律詩的；絕句比較的適宜多了，但說話不是一定成七個字一句或五個字一句的，故絕句究竟不是白話的最適宜的體裁。白話韻文的自然趨勢應該是朝著長短句的方向走的。這個趨勢在中唐、晚唐已漸漸的有了一個起點，這個起點就是詞體的產出。但是這種長短的詞體一時還抵不住那三百年來最通用的五言詩和七言詩。直到了唐末中國分裂的時代，文學上的統一跟着政治上的統一，一齊倒了。這時代詞體方才自由的變化，方才自由的發展。白話韻文的進化到了長短句的小詞，方才可說是尋着了他的正路。後來宋的詞、元曲、一直到現在的白話詩，都只是這一個趨勢。

詞是樂府的一種變相。樂府本來多是可以歌唱的，故古代的樂府多有

音樂的調子。後來文人創作的樂府，大半是借題發揮，并不重在唱歌了。可歌唱的樂府，大概是小品居多。小品之中又有兩種：一種是每句字數整齊的，一種是字數長短不齊的。那整齊的一種，如清平樂、陽關、伊州……等，後來演化成爲無數絕句。絕句可以譜作歌，但不歌也可做絕句。絕句乃是白話文學的一種絕好的工具。但絕句長短有一定，而說話長短無一定，故絕句究竟不十分自然。那長短不齊的樂府，比較更自然了；歌唱起來，聲調更和婉好聽。後來這種樂府漸漸發達，遂成爲韻文的一條新路。這便是詞，又名「長短句」，又名「詩餘」。（但詞中也有字句整齊的，如玉樓春、生查子之類。這大概是因爲後來詩都不可歌唱，故凡可歌唱的都歸到詞裡去了。）

向來人說，詞起於李白的菩薩蠻和憶秦娥。但此說已有人否認（看文學史第四編第九章頁六一〇）我們也無從証實。（按：這兩詞花間集李太白集都沒有收，現附鈔以備參攷。又今傳唐玄宗好時光一詞，一併附鈔）



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李白菩薩蠻：閨情）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李白憶秦娥：秋思）

禁庭春晝，鶯羽披新繡。百草巧求花下鬪，祇賭珠璣滿斗。日晚却理殘妝，卸前鬢舞霓裳。誰道腰肢窈窕，折旋笑得君王。（李白清平樂）

寶髻偏宜宮樣；蓮臉嫩，體紅香；眉黛不須張敞畫，天教入鬢長。莫倚傾國貌，嫁取禍，有情郎。彼此當年少，莫負好時光！（唐玄宗好時光）

大概詞起於唐玄宗開天天寶的時代，是很可信的。那個時代是音樂發達的時代，詞體就從那時代的樂府裡出來。那時代張志和的漁父，便是很

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蒞。

那時代又產出一種調笑令的調子，中唐時代的詩人很做了幾首，我們可選王建的一首做個例：

羅袖，羅袖，暗舞春風依舊。遙看歌舞玉樓，好日新妝生愁。愁坐，愁坐，一世虛生虛過。

中唐以後，詞調更多了。與調笑令最接近的是如夢令，我們舉白居易的一首：

頻日雅歡幽會，打得來來越恁。說看暫分飛，蹙損一雙眉黛。無奈，無奈，兩個心兒總待。

白居易的長相思、憶江南，都是後來風行的調子。我們舉溫庭筠的憶江南作例：

梳洗罷，獨倚望江樓。過盡千帆皆不是，斜暉脈脈水悠悠。腸斷白蘋洲。

洲。

溫庭筠的詩雖多是古典派的，但他的詞裡却有一些可取的。如他的南歌子：

倭墮低梳髻，連娟細掃眉。終日兩相思。爲君憔悴盡，百花時。

又如他的更漏子：

玉爐香，紅蠟淚，偏照畫堂秋思。眉翠薄，鬢雲殘，夜長衾枕寒。梧  
桐樹，三更雨，不道離情正苦。一葉葉，一聲聲，空階滴到明。

我們再引韓偓一首生查子：

侍女勸妝奩，故故驚人睡。那知本未眠，背面偷垂淚。懶卸鳳凰釵，  
羞入鴛鴦被。時復見殘燈，和煙墜金穗。

韓偓死於五代時，已到了詞的成立時期了。

五代十國是詞的成立時期。這時代自然還有許多詩國的遺老，一如羅隱杜荀鶴等，——但是那長短句的小詞已打開許多新殖民地，可以宣告獨立

了。這些新殖民地，多在南方諸國。北方五代好像仍舊是遺老的勢力範圍。北方五六十年中只有一個和凝可算是一個詞家。南方的蜀與南唐出了幾個詞人皇帝，（前蜀的王衍，後蜀的孟昶，南唐的李璟，李煜，）故這兩個國的詞最發達。荆南夾在兩國之間，也出了一些好詞。

我們先看北方詞人宰相和凝的詞：

竹裏風生月上門。理秦箏，對雲屏；輕撥朱絃，恐亂馬嘶聲。含恨含嬌獨自語：今夜約，太遲生！

斗轉星移玉漏頻。已三更，對棲鶯；歷歷花間，似有馬蹄聲。含笑整衣開繡戶，斜歛手，下階迎。（江城子）

當時人稱和凝爲「曲子相公」；但他做後晉宰相時，很裝出一點宰相架子來，叫人把他少年時代做的小詞收來毀滅了。所以歷史上稱他「厚重有德」。大概在這厚重有德的大臣庇護之下，小詞就不大容易發展了。

前蜀的皇帝王衍做的小詞，現在只存兩首，我們選一首：

者邊走，那邊走，只是尋花柳。那邊走，者邊走，莫厭金杯酒。（

醉粧詞）

前蜀的宰相韋莊有許多好詞：

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畫船聽雨眠。壺邊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

勸君今夜須沈醉，尊前莫話明朝事。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須愁春漏短，莫訴金杯滿。遇酒且呵呵，人生能幾何？（菩薩蠻）

四月十七，正是去年今日。別君時，忍淚佯低面，含羞半斂眉。不知魂已斷，空有夢相隨。除却天邊月，沒人知。

昨夜夜半，枕上分明夢見。語多時，依舊桃花面，頻低柳葉眉。半羞還半喜，欲去又依依。覺來知是夢，不勝悲。（女冠子）

後蜀皇帝孟昶也有小詞，但都不傳了。全唐詩裡所載他的木蘭花，明是後人刪節蘇軾的洞仙歌來做成的，不可相信。我們且引後蜀御史中丞牛

希濟的詞一首：

新月曲如眉，未有團圓意。紅豆不堪看，滿眼相思淚。終日劈桃穰，人在心兒裏。兩朵隔牆花，早晚成連理。（生查子）

顧夔也是後蜀的詞人：

春盡小庭花落。寂寞！凭檻斂雙眉，忍教成病憶佳期！知麼知？知麼知？

一去又乖期信。春盡！滿院長莓苔，手按裙帶獨裴回。來麼來？來麼來？（荷葉杯）

永夜拋人何處去？絕來音。香閣掩，眉斂，月將沈。爭忍不相尋？怨孤衾。換我心，爲你心，始知相憶深。（訴衷情）

歐陽炯也是後蜀的詞人（宋史作歐陽迥）：

玉蘭干，金鬢非，月照碧梧桐影。獨自個，立多時；霜華濃。濕衣。一向凝情望，待得不成模樣。雖叵耐，又尋思；爭生頓得伊！（更）

漏子）（卮是不可一字的合音）

兒家夫婿心容易，身又不來書不寄。閑庭獨立鳥關關；爭忍拋奴深院裡？悶向綠紗牕下睡，睡又不成愁已至。今夜却憶去年春，同在木蘭花下醉。（木蘭花）

以上說後蜀的詞人。當時荆南的大臣中有一個孫光憲（卽是做北夢瑣

言的），是一個很好的詞人。（大文學史誤把他當作後蜀詞人，今改正。）

何事相逢不展眉，苦將情分惡猜疑？眼前行止想應知。半恨半嗔回面處，和嬌和淚泥人時，萬般饒得爲憐伊。

密雨阻佳期，盡日凝然坐。簾外正淋漓，不覺愁如鎖。夢難裁，心欲破，淚逐檐聲墮。想得玉人情。也合思量我。（生查子）

燭煌煌，香旖旎，閑放一堆鴛被。慵就寢，獨無憀，相思魂欲銷。不會得，這心力；判了依前還憶。空自怨，奈伊何？別來情更多。

（更漏子）

如何？遺情情更多。永日水堂簾下斂雙蛾。六幅羅裙窄地微行曳碧波，看盡滿地疏雨打團荷。（思帝鄉）

但是當時的詞的中心，不能不讓給南唐。我們前回講六朝的民間文學時，曾指出南朝文學的特性是戀愛，是纏綿宛轉的戀愛。唐朝統一了三年，南北民族的文學也混合起來，產生了唐朝的文學。盛唐時，南北文學的勢力正平均，故英雄文學與兒女文學都有代表的作品。李白杜甫都能有時做很細膩的兒女詩，有時做很悲壯的英雄詩。中唐以後，到了晚唐五代，這個平均的局面保不住了，兒女文學的勢力便漸漸的籠罩一切了。當小詞盛行的時代，南唐割據江南，正是兒女文學的老家，故南唐的詞真能纏綿宛轉，極盡兒女文學的長處；後來李後主（煜）亡國之後，寄居汴京，過那亡國皇帝的生活，故他的詞裏往往帶着一種濃摯的悲哀。兒女的文學最易流入輕薄的路上去。兒女文學能帶着一種濃摯的悲哀，便把他的品格提高了。李後主的詞所以能成爲詞中的上上品，正是因爲這個道理。



我們舉馮延巳張泌李後主三人做南唐詩人的代表。先看馮延巳的詞：

紅滿枝，綠滿枝，宿雨懨懨睡起遲，閑庭花影移。憶歸期，數歸期，夢見雖多相見稀，相逢知幾時？（長相思）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閑引鴛鴦芳徑裡，手按紅杏蕊。鬪鴨闌干獨倚，碧玉搔頭斜墜。終日望君君不至，舉頭聞鵲喜。（謁金門）

南園春半踏青時，風和聞馬嘶。青梅如豆柳如絲，目長朝蝶飛。花露重，草煙低，人家簾幕垂。鞦韆慵困解羅衣，書梁雙燕棲。（阮郎歸）

（郎歸）

小庭雨過春將盡。片片花飛。獨折殘枝，無語凭闌祇自知。玉堂春煖珠簾捲。雙燕來歸。君約佳期，肯信韶華得幾時？（采桑子）

幾日行雲何處去？忘了歸來，不道春將暮。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車繫在誰家樹？淚眼倚樓頻獨語；「雙燕來時，陌上相逢否？」撩亂春愁如柳絮，悠悠夢裡無尋處。（蝶戀花）（此詞或作歐陽修詞。清

朝有個周濟選了一部宋四家詞，斷定此詞是歐陽修的；他說，馮延巳是一個小人，如何能做這種忠厚愛君的詞。依我看來，周濟這個標準是靠不住的。這種詩詞的面子是很容易懂得的，但他們的底子就很難斷定了。即如這首詞，可說是逐臣思君，也可說是小人望寵。我們實在無從知道馮延巳能不能做此詞。北宋的小詞，大半是模倣五代小詞的，故歐陽修晏殊一派的詞並無時代的分別。我因此不刪此詞。）

春日晏，綠酒一杯歌一遍，再拜陳三願；一願郎君千歲；二願妾身長健；三願如同梁上燕，歲歲長相見。（薄命妾）

看張泌（全唐詩作張泌）的詞：

碧蘭干外小庭中，雨初晴，曉鶯聲，飛絮落花時節近清明。睡起卷簾無一事，勻面了，沒心情。（江城子）

蝴蝶兒，晚春時，阿嬌初着淡黃衣，綺窗學畫伊。還似花間見，雙

雙對對飛。無端和淚拭燕脂。惹教雙翅垂。(蝴蝶兒)

我們現在要舉李後主的小詞了。我們先引他沒有亡國的時候做的詞：

花明月暗籠輕霧，今宵好向耶邊去。剗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畫堂南畔見，一晌使人顫。奴爲出來難。教君恁意憐。(菩薩蠻)

這一首幽會的詞，據古今詞話，是後主爲他的皇后的妹子做的。這種詞，與上文引的許多詞一樣，雖是艷麗，終不免有點輕薄；輕是不沉，薄是不厚，輕薄就是沒有沉厚的情感在內。像這一類的詞，如：

晚妝初過，沈檀輕注些兒個。向人微露丁香顆。一曲清歌，暫引櫻桃破。羅袖挹殘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澆。繡牀斜凭嬌無那。爛嚼紅茸，笑向檀郎唾。(一斛珠)

雲一渦，五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聲雙黛螺。秋風多，雨如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長相思)

但是他後來做的詞，便大不同了。淒涼的亡國恨，反映著從前的繁華

夢，不知不覺的給他一種深厚的悲哀，不知不覺成熟了他的詩才。請看下  
文舉的例：

別來春半，觸目愁腸斷。砌下落花如雪亂，拂了一身還滿。雁來  
音信無憑，路遙歸夢難成。離恨却如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清平

樂）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相留  
醉，幾時重！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莫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  
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相見歡）

深院靜，小庭空，斷續寒砧斷續風。無奈夜長人不寐，數聲和月到  
簾櫳。（搗練子）

這都是很悲哀的詩。有幾首把他的故國之思寫的更明顯些：

多少恨！昨夜夢魂中，還似舊時遊上苑，車如流水馬如龍，花月正  
春風！（憶江南）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

最悲哀的自然是那首不朽的浪淘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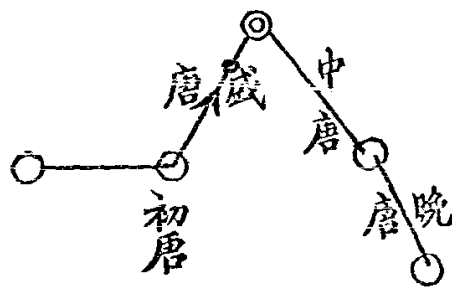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暮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李後主亡國後，貧窮的不得了；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他自己上書訴說他的窮狀。（宋史四七八）宋史又說，李後主有土田，在常州，歸官家檢校，真宗時，「上聞其宗屬貧甚。命鬻其半。置資產以贍之。」（宋史四七八，李仲寓傳下。）我們看這種情形，便知道李後主過的生活確是一種「終日以眼淚洗面」的生活。他的詞裏的悲哀是用眼淚澆灌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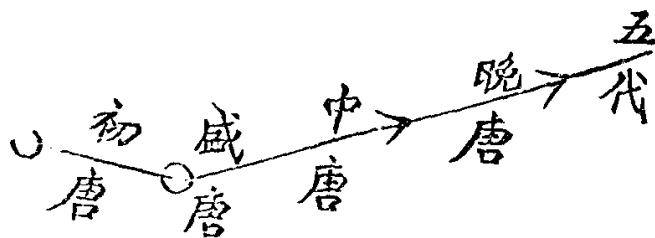
以上我們說唐與五代的白話文學，總算完了，我們研究的結果是把這

個時期看作文學的白話化時期。我們承認初唐是貴族文學的時期，盛唐是開始白話化的時期，中唐是白話文學風行的時期，晚唐五代是白話文學大盛的時期，我想我們舉出的證據很可以證明這種結論了。我們這種觀察與向來論唐詩的人的主張，完全不同。詩看下面的比較表：

向來論唐詩的四時期



我們論唐代文學白話化



向來的人所以覺得中唐不如盛唐，晚唐又不如中唐，正是因為盛唐以後白話化的程度加多了，中唐以後更加多了；他們不贊白話化，故覺得是退化，但是我們研究白話文學發達的歷史，不能不承認文學史上這個很明顯的白話趨勢。我們研究出來的是：盛唐的白話文學多于初唐，中唐的白話文學多于盛唐，晚唐的白話文學更多于中唐。至于元白的詩是否比得上李杜，杜牧杜荀鶴的詩是否比得上杜甫，這全是個人的天才的限制，與那些時代的白話化的趨勢無關。今天在座的人都用白話作文，未必人人都比得上水滸傳與紅樓夢；這是因為我們的才性與施耐庵曹雪芹不同，但我們儘可以大膽宣言，我們個時代的文學白話化的程度比施耐庵曹雪芹的時候「加多幾百倍了。同樣，我們也可以說，盛唐的詩，如杜甫的詩，也許有些是中唐晚唐人做不到的，但中唐晚唐的白話詩確是比盛唐多得多了。

### 第三篇 兩宋的白話文學（九六〇—一二八〇）

#### 第一章 緒論

宋太祖得了後周的帝位，在二十年之中，中國又得統一了。這時候，只有契丹民族（稱遼國）佔據着燕雲十六州（直隸山西的北境），此外，中國本部總算統一了一百六七十年。到十二世紀的初年，女真民族強盛起來，建立金國，併吞了遼國（一一二五），又乘勢南下，攻陷汴京，把宋徽宗宋欽宗都捉去了（一一二七）。宋朝南渡，起初還有一班名將力圖恢復中原。後來宋高宗信任秦檜，同金國講和，稱臣納貢，由金國册立宋帝爲大宋皇帝（一一四二）。從此北中國遂歸金人，成了一百四十年的南北分裂的局勢。到一二三四，蒙古人滅了金國；一二八〇，蒙古人併吞了南宋遂通一中國。

北宋的一百六七十年的統一時代，因爲沒有很大的兵亂，可以稱爲太平時代。這個時代在中國文化史上頗有很大的貢獻。最重要的兩件是刻板



書的提倡與學校的設立。刻板書大概起於唐時；上文引元稹長慶集序說『繕寫模勒銜於市井』，便是一証。（看葉德輝書林清話一，十八。）到五代時，後唐後漢後周的政府都曾經雕刻經書印板。（看書林清話一，二十。）但那個兵亂的時代，刻書的風氣盛行，政府提倡於上，有種種官刻板本。私家提倡於下，有種種家刻本，有種種坊刻本。這是傳播文明的第一利器。宋朝又極力提倡學校。仁宗慶曆四年（一〇四四），下詔令各州縣皆立學校。我們讀宋人文集裡的許多州縣學記，可以想見這種政策的施行，這是傳播文明的第二利器。有了這兩種利器，故宋朝的文學哲學都很發達。宋朝政府也很肯提倡美術，故繪畫音樂也很發達。後來南宋雖然是偏在南方，但那時南方的文化已很發達，兩浙八閩已成爲中國文化的新中心；我們看當時閩中刻書印書的驚人的發達，并可以想見當日南方文化的情形了。因此，北宋與南宋，在文化史上並沒有分斷，故我們也不把兩宋分開來說。

北宋初年的文學頗偏向晚唐温李諸人傳下來的駢偶文與古典詩。這一派大人物是楊億，他是廟堂文學的大主筆，是貴族文學的領袖。他的漢武帝詩云：

蓬萊銀闕浪漫漫，弱水回風欲到難，光照竹宮勞夜拜，露傳金掌費朝餐。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那教索未向長安？

這真是李商隱的「肖子」了！他的駢體文，我們也可以引一篇來做個例：  
毳幕稽誅，鑾輿順動。羽衛方離於象魏，天威已震於龍荒。慰邊貳後后之心，增壯士平戎之氣，臣聞涿鹿之野，軒皇所以親征，單于之台，漢帝因之耀武。用殲夷於凶醜，遂底定於邊陲。……矧朔漢妖氛，腥羶敗類，敢因膠折之候，輒爲烏舉之謀，固已命將出師，擒俘獻馘；雖奪明王之帳，未焚老王之庭；是用親御戎車，躬行天討；勞軍細柳之壁，巡狩常山之陽。師人多寒，感恩而皆同挾纊；匈奴未滅，受

命而孰不忘家？行當肅靜塞垣，削平夷落；梟冒頓之首，收督亢之圖；使遼陽八州之民得聞聲教，榆關千里之地盡入提封；蛇豕之穴悉降，干戈之矢永戢。然後登臨瀚海，刻石以銘功；陟降云停，泥金而典禮；遠進入九之迹，永垂億萬之年！臣恭守方州，莫參法從；空勵請纓之志，慙無扈蹕之勞。唯聆三捷之音，遠同百獸之舞。（駕幸河北

起居表）

這一派的詩文，一千年來，成爲廟堂文學與貴族文學的正式體裁。

這一派文學的興盛，引起了一種大反動；產生了北宋的古文運動。古文自韓柳以後，中間經過晚唐的駢偶文復辟，勢力又衰落了。宋朝提倡古文最早的，有一個柳開（死于一〇〇一）。柳開初名肩愈，字紹先。『肩愈』是把韓愈插在肩上；『紹先』是要繼紹他的貴同宗柳宗元。後來他改名開，字仲塗。他自己說，『謂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河東集二，東郊野夫傳及補亡先生傳）。柳開之後，有穆修尹洙石介諸人，都是這個古文

運動的健將。古文運動是反對駢文的，是要革駢文命的。當日駢文的首領是楊億，故石介作怪說，說佛教道教與楊億是三怪；怪說中專罵楊億：

……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爲宗于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于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韓愈）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唯見己之道，唯聞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湯億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唯見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唯聞周公孔子孟軻楊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楊億窮。研。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刻。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折。聖。人。之。意，蠱。傷。聖。人。之。道。……其爲怪大

矣。

到第十一世紀中葉，歐陽修的古文成爲一代的宗師；他的同鄉曾鞏王安石都是古文的好手；西南方面又出了蘇軾蘇洵蘇轍父子三個文豪。古文的『八大家』之中，六大家都出在這一個時代。古文運動從此成功；雖不會完全推翻駢文，但古文根基從此更穩固了，勢力也從此更擴大了。

但是北宋古文對駢文的革命成功的時期裡，白話的文學仍舊繼續的發展，詩的方面，『西崑體』的反動，與駢文的反動頗相像；駢文的矯正者是古文，『西崑體』詩的矯正者也須經過一過渡時期北宋的詩，——除了邵雍一派之外，——始終不曾作到澈底的改革。直到南宋的幾個大家，方才有真正的白話詩。詞的方面，北宋南宋都是白話詞的極盛時代。散文的方面，語錄的白話散文，由禪宗侵入儒家，到南宋時，更發達了。南宋的白話小說更是承前啟後的一大發展。

## 第二章 北宋詩

最近幾十年來，大家愛談宋詩，愛學宋詩。但是沒有一個人能明明白白的說出宋詩的好處究竟在什麼地方。依我看來，宋詩的特別性質全在他的白話化。換句話說，宋人的詩的好處是用說話的口氣來做詩；全在做詩如說話。杜甫的詩裏已有這種體裁，如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  
銜泥點污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

第一第二兩句，若用平仄寫出來，是「仄平平仄平仄，平仄仄仄平平」。他並不是故意要麼「拗體」。他只是要說話。宋朝「西崑體」太講究格律與音調了，故當時的反動便是不知不覺的打破這種聲調與格律的拘束。第十一世紀前半的大詩人已有這種趨向，十一世紀後半的詩人更朝着這方向走了。十一世紀前半的詩人中，如梅堯臣的詩：

憶在鄱君舊國傍，馬穿修竹忽聞香；  
偶將眼翹蝴蝶去，隔水深深幾

樹芳。（京師逢賣梅花五之一）

西鄰少年今出遊。東家女兒不識羞，門前烏白葉已暗，日暮問誰在上頭。（黃鶯）

荒水浸籬根，籬上蜻蜓立；魚網掛遠籬，野船籬外入。

水上賣瓜女，摘皮陂上田；長麻已不識，滿把青銅錢。（皮字宋詩

抄作瓜，今據徐氏翻明正統）

買魚問水客，始得鯽與魴。操刀欲割鱗，跳怒鬣鬣張。（以上雜詩

絕句十七首之三）

這種詩的聲調的自由，與其說是復古，不如說是恢復自然。與梅堯臣同時的，如蘇舜欽的律詩：

東出盤門刮眼明，蕭蕭疎雨更陰晴。綠楊白鷺俱自得，近水遠山皆有情。萬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羈苦俗人輕。無窮好景無緣住，旅棹

區區暮亦行。（過蘇州）

新安道中物色佳，山昏雲淡晚雨斜。眼看好景懶下馬，心隨流水先還家。步頭浴鳧暖出沒，石側老松寒交加。懷君覽古意萬狀，獨轉

澗口吟幽花。（寄王幾道）

這種詩，我們一見便認他做宋詩；但是我們不要忘記，他們並非有意作拗句，只是有意趨向說話的自然。

蘇舜欽與梅堯臣在當時同負盛名，人稱「蘇梅」。他們都是當時詩界革命的健將。蘇舜欽有詩說「會將趨古淡，先可去浮囂。」人稱梅堯臣的詩，也說他「所去浮靡之習于崑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于諸大家未起之先。」

和蘇梅同時的詩人，有一個邵雍，可說是一個白話詩人。邵雍是一個理想的好道士，他真能樂天，真能自得。他自己序他的伊川擊壤集道：

……其間情累都忘去，……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



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  
。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  
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

他早年的詩，如：

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爲。人。父。鞠。育。教。誨。誠。在。我。壽。夭。賢。愚。繫  
于。汝。我。若。壽。命。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五。我。欲。願。汝。成。大。賢。未。知  
天。意。肯。從。否。 (生男吟)

洛。城。雪。片。大。如。手。爐。中。無。火。樽。無。酒。凌。晨。有。人。來。打。門。言。送。西。台。詩  
一。首。 (謝張元伯雪中送詩)

滿。天。風。雨。爲。官。守。遍。地。雲。山。是。事。權。惟。我。敢。開。無。意。口。對。人。高。道。不  
妨。言。 (自況)

他晚年的詩更多白話了。如：

生。平。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

須春？幸逢堯舜爲眞主，且放棄由作外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詔三下答鄉人不起之意）

太華中峯五千仞，下有大道人往還。當時馬上一回首，十載夢魂猶過關。生平愛山山未足，由此看盡天下山。求如華山是難得，使人消得一生閑。（寄華山雲台觀道士）

每度過東街，東街怨暮來。只知閑說話，那覺太開懷？我有千般樂，人無一點猜。半醺歡喜酒，未晚未成迴。（每度過東街）

自從新法行，嘗苦樽無酒。每有賓朋至，盡日閑相守。必欲丐于人，交親自無有。必欲典衣買，焉得能長久？（無酒吟）

花前把酒花前醉，醉把花枝仍自歌，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南園賞花）

有物輕醇號太和，半醺中最得春多。靈丹換骨遠如否？白日升天似得麼？儘快意時仍起舞，到忌言處只謳歌。賓朋莫怪無拘檢，眞樂

攻。心。不。奈。何。（林下）

年老逢春莫慳，春慳不當世艱難，四時只有三春好，一歲都無十日閑。酒盞不煩人訴免，花枝須念雨摧殘。却愁千片飄零後，多少金能買此歡（年老逢春十三之一）

這種白話詩真可以代表當時白話文學的一種極端趨向。當時與邵雍往來的一般名人，都很像受了他的影響，都做這一類的詩。如司馬光，程顥，富弼等，都可說是白話詩人。司馬光的花菴詩呈堯夫（堯夫即邵雍）

洛陽四時常有花，雨晴顏色秋更好。誰能相與共此樂？坐對年華不知老。

他又和堯夫年老逢春云：

年老逢春無用驚，對花弄筆眼猶明。不嫌貧舍舊來燕，喚起醉眠何處鶯？一僕相隨幅巾出，羣童聚看小車行。人間萬事都捐去，莫遣胸中氣不平。

程顥的詩，精神上與技術上都很像邵雍。千家詩的第一首「雲淡風輕近午天，」就是他的詩。又如他的秋「偶成：

閑來何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

這一派的詩人都聚在洛陽；有些散在他處的，也都是崇拜洛陽這一班老輩的。故我們可以教他們做「洛陽詩派。」邵雍司馬光程顥又都是當時的哲學家，他們重在意境與理想，不重在修詞琢句，故我們又可以教他們的詩做「哲學家的詩。」第十一世紀是哲學發達的時代，當時的文人詩人都是與當時的哲學有關係的，當時的詩，多少總帶着一種哲學的意境。但究竟有點分別。洛陽一派的詩可說是哲學家的詩，而江西四川的幾個大詩人和他們的支派的詩，究竟還是文人的詩。

和蘇舜欽梅堯臣同時，又和他們極要好的，有一個歐陽修。他的詩雖

是文人的詩，但也可以在白話文學史上佔一個位地。他的絕句如：

綠樹交加山鳥嘯，晴風蕩漾落花飛。鳥歌花舞太守醉，明日酒醒春已歸！

春雲淡淡日輝輝，草惹行襟絮拂衣。行到亭西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

紅樹青山日欲斜，長郊草色綠無涯。遊人不管春將老，來往亭前踏落花。

（豐樂亭遊春二首）

百。轉。千。聲。隨。意。彩。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中。自。在。啼。

（畫眉鳥）

歐陽修是江西人，他的同鄉後輩王安石是北宋的一個大思想家。王安石的詩也很多白話的，我們選他的擬寒山拾得二十首之四：

牛若不穿鼻，豈肯推人磨？馬若不絡頭，隨宜而起臥。乾地終不澆，平地終不墮。擾擾受輪迴，祇緣疑這個。（一）

我。曾。爲。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見。男。子。我。若。真。是。我。  
。祇。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爲。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認。物。爲。  
己。 (二)

風。吹。瓦。墮。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我。終。不。嗔。渠。  
；此。瓦。不。自。由。衆。生。造。衆。惡。亦。有。一。機。抽。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  
尤。此。但。可。哀。憐。勸。令。真。自。修。豈。可。自。迷。悶。與。渠。作。冤。仇？ (四)  
傀儡。只。一。機。種。種。沒。根。栽。被。我。入。棚。中。昨。日。親。看。來。方。知。棚。外。人。  
，擾。擾。一。場。獸。終。日。受。伊。謾。更。被。索。多。財。 (五)

他有許多白話的歌行，我們不能引了，且引他一些白話的絕句：

竹裏編茅倚石根，竹莖疎處見前村。閑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  
掃門。 (竹裏)

一波春水遠花身，花影妖嬈各占春。縱被春風吹作雪，絕勝南陌碾  
成塵。 (北坡杏花)

水南水北重重柳，山後山前處處梅。未卽此身隨物化，年年長翹此時來。（遊齊安）

小雨春風落棟花，細紅如雪點平沙。橫籬竹屋江村路，時見宜城賣酒家。（鍾山晚步）

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闥送青來。（書湖陰先生壁）

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鍾山即事）

荒煙涼雨助人悲，淚染衣巾不自知。除却春風沙際綠。一如看汝過江時。（送和甫玉龍安徽雨因寄吳氏女子）

歐陽修死于西歷一〇七二，王安石死于一〇八六，都可算是第十一世紀下半的詩人了。但十一世紀下半的詩壇差不多完全是蘇軾與黃庭堅一派的世界。宋詩到蘇黃一派，方才大成。蘇軾死于一一〇一，黃庭堅死于一

一〇五。他們的影響直到今日，還不曾消滅，近人所崇拜的『江西詩派』，就是奉黃庭堅做祖師的。

依我們用文學史的眼光看起來，蘇黃的詩的好處並不在那不調的音節，也不在那偏僻的用典。他們的好處正在我們上文說的『做詩如說話』他們因為要『做詩如說話』，故不拘守向來的音調格律。他們又都是讀書很多的人，同他們往來唱和的人也都是時期的博雅文人，他們又愛玩那和韻的玩意兒，故他們常有許多用典的詩，有時還愛用很僻的典故，有時還愛押很險的韻。但這種詩並不是他們的長處。這種詩除了極少部分之外，並沒有文學價值，並不配叫做詩，只可叫做『詩玩意兒』，與詩謎詩鐘是同樣的東西。黃庭堅的詩裏，這一類的詩更多。如他的演雅，戲書秦少游壁，同大多數次韻的詩，都是這一類的。但蘇軾黃庭堅的好詩却也不少。我們且舉幾個例。先看蘇軾的詩：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醉。歸。扶。路。人。應。笑，十里珠簾半。



上。鈎。○（吉祥寺賞牡丹）

黑。雲。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亂。入。船。○卷。地。風。來。忽。吹。散。○望。湖。樓。下。水。○如。天。○（望湖樓醉書）

水。光。激。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後雨）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蕩。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惠崇春江曉景）

父。老。爭。看。烏。角。巾。○應。緣。曾。現。宰。官。身。○谿。邊。古。路。三。叉。口。○獨。立。斜。陽。數。過。人。○（縱筆）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簾。梢。步。步。迷。○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被酒獨行偏至諸黎之舍）

讀蘇詩的人，須知道他的好處不在能用「玉樓」「銀海」一類的典故，而在能用「牛矢」「牛欄」一類極平常的物事做出好詩來。他的律詩之中那些好

的也只是用說話體來做詩。我們不舉例了。

黃庭堅的詩，更可以表現這個『做詩如說話』的意思。我最喜歡他的

### 題蓮花寺：

狂。卒。猝。起。金。坑。西，脅。從。數。百。馬。百。蹄，所。過。州。縣。不。敢。誰，肩。輿。虜。載。三。  
十。妻。伍。至。有。膽。無。智。略，謂。河。可。憑。虎。可。搏，身。膏。白。刃。浮。屠。前，此。鄉。  
父。老。至。今。憐。

這雖不全是白話，但這種樸素簡潔的白描技術完全是和白話詩一致的。這詩裏的小毛病，如「馬百蹄」，「不敢誰」也只是因為舊格式的束縛；若打破了這種格式，便沒有這種缺點了。他跋子瞻（即蘇軾）和陶詩云：

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鮑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這不是說話嗎？又他題伯時畫頓塵馬云：

竹。頭。搶。地。風。不。舉，文。書。堆。案。睡。自。語。忽。看。高。馬。頓。風。塵，亦。思。歸。家。洗。

袍袴。

又戲簡朱公武劉邦直田子平云：

朱公趨朝瘦至骨，歸來豪健踞胡床；日看省曹閣者面，何如田家侍兒妝？

這不都是說話嗎？我們讀黃庭堅的詩，都應該用這一個觀點來讀他，方才可以真正領會他的精采之處。就是他的律詩也含有這個趨勢。如他的衝雪宿新寨忽忽不樂一篇云：

縣北縣南何日了？又來新寨解征鞍。山銜斗柄三星沒，雪共月明千里寒。小吏有時須束帶，故人頗問不休官。江南長盡梢雪竹，歸及春風斬釣竿。

又如池口風雨留三日云：

孤城三日風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遠山長雙屬玉，（屬玉是一種鳥名，是鴨而大，長頸赤目）身閑心苦一春鋤。翁從旁舍來收網。

，我適臨淵不羨魚。俛仰之間已陳迹，暮窗歸了讀殘書。

又如登快閣云：

癡兒了却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宋統已爲佳人絕，青眼聊因羨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但這種律詩體究竟不適宜于做白話詩。我們在下文看黃庭堅的白話詞，就可以知道他真是一個白話詩人；不過因爲舊詩體束縛住了，這個白話的趨勢在詩裏不能完全表現出來。

蘇軾的朋友弟子，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人稱爲蘇門四學士。此外如他的親戚文同，他的朋友陳師道，都是當日的重要詩人。陳師道更是黃庭堅一派（後人稱爲江西詩派）的大將。我們也各選一個例：

秦觀：

月團（茶名）新碾淪花甕，飲罷呼兒課楚詞。風定小軒無落葉，青虫

相對吐秋絲。(秋日)

清酒一杯甜似蜜，美人雙鬢黑如鴉；莫誇春色欺秋色，未信桃花勝菊花。(處州閒題)

南土四時盡熱，愁人日夜俱長。安得此身如石，一齊忘了家鄉！(寧浦書事六之一)

張耒：

社南村酒白如餉，鄰翁宰牛鄰媪烹。插花野婦抱兒至，曳杖老翁扶背行。淋漓醉飽不知夜，裸股掣肘時謹爭。去年百金易斗粟，豐歲一飲君無輕。(田家)

廉纖小雨作春愁，吹濕長雪漫不收。架上醪醕渾着葉，眼明新見小花頭。(春雨中偶成)

病腹難禁七碗茶，小窻睡起月西斜。貧無隙地栽桃李，日日門前自賣花。(雜詩)

晁補之：

平時無歡苦易醉，自怪飲樂願先醜。乃知醉人不是酒，真是情多非酒多。（漫成呈文贊）

驛後新籬接短牆，枯荷衰柳小池塘。倦遊到此忘行路，徒倚軒窗看夕陽。

一官南北髻將華。數畝荒池淨水花。埽地開窗置書几，此生隨處便

爲家。（題穀熟驛舍二首）

文同：

擲梭兩肘倦，踏籥雙足蹶。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織處畏風日，剪時審尺刀。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彫印文，濃和油墨污。父母抱歸舍，拋向中門丁，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質錢解衣服，買絲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襦袴？前知寒切骨，甘心肩胛露。里

胥踞門限，叫罵喚納。晚一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織婦怨）

陳師道：

去遠即相忘，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淚盡方一哂。子知不是夢，忽忽心未穩。（示三子）

芒鞋竹杖最關身，散髮披衣不待人。三五作鄰堪共語，五千挿架未爲貧。

書當快意讀易盡，客有可人期不來；世事相違每如此，好懷百歲幾回開。（絕句）

我們關於宋詩的結論是：宋詩的好處全在做詩如說話；但舊詩的體裁究竟不能表現自然的說話口氣。況且古典主義的勢力在北宋的詩裏還是很大；所以北宋的詩中，除了洛陽一派之外，都不很能表現那白話文學的趨勢，只可以算是『西崑體』的一個不澈底的革新。

## 第三章 南宋的白話詩

詩到南宋，方才把北宋詩「做詩如說話」的趨勢，完全表現出來，故南宋的詩可以算是白話詩的中興。南宋前半的大家，陸游，范成大，楊萬里，都可稱作白話詩人。南宋後半的大家，如劉克莊，更不用說了。我們且拿這幾個人來做例。南宋初期的詩界裡，陸游范成大楊萬里與尤袤四人稱南宋四大家。這四個人都是曾幾的弟子；曾幾是江西人，作詩學黃庭堅一派。我們看江西詩派的後起竟產生了這許多白話大詩人，就可以知道我們從前論宋詩的話大致不錯了。尤袤的詩傳下來很少，我們且不論他。先看陸游（死一二一〇）。陸游自己有讀詩藁有感走筆作歌一篇，說他做詩的變遷：

我昔學詩未有得，殘餘未免從人乞，力孱氣綏心自知，妄取虛名有慙色。四十從戎駐南鄭，酣宴軍中夜連日；打毬築場一千步，閱馬列廐三萬匹；華燈縱博聲滿樓，寶釵艷舞光照席，琵琶絃急冰雹亂



，羯鼓手勻風雨疾。詩家三昧忍見前，屈買在眼元歷歷。天機雪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世間才傑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放翁老死何足論？廣陵散絕還堪惜。

這是他個人詩史上的一大革命。他自從得了「天機雲錦用在我，剪裁妙處非刀尺」的秘訣以後，他的詩便更近白話了。他晚年又有示子適一篇，也是寫他做詩的歷史的：

我初學詩日，但欲工藻繪。中年始少悟，漸若窺宏大。怪奇亦間出，如石漱湍瀨。……詩爲六藝一，豈用資狡獪？（原註：晉人謂戲爲狡獪，今閩語尙爾）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

這詩更明白了。他不滿意於那「藻繪」的詩，他又反對溫李以下的許多「詩玩意兒」（黃庭堅蘇軾大概也在內）。他自己做詩只是真率，只是自然，只是運用平常經驗與平常話語。所以他曾說，「詩到無人愛處工」，這七個字可以作他自己的詩的總評。我們舉他幾首詩做例：

看花南陌復東阡，曉露初乾日正妍，走馬碧雞坊裡去，市人喚作海棠顛。

爲愛名花抵死狂，只愁風日損紅芳，綠章夜奏通明殿，乞借春陰護海棠。

翩翩馬上帽簷斜，盡日尋春不到家，偏愛張園好風景，半天高柳臥溪花。（花時徧遊諸家園六之三。）

日長無奈清愁處，醉裡來尋紫笑香，漫道閒人無事，逢春也似蜜蜂忙。（聞傅氏莊紫花開急俾小舟觀之）。

春暖山中雲作堆，放翁艇子出尋梅，不須問信道傍叟，但覓梅花多處來。（觀梅花玉花經，高端叔見尋）。

過得一日過一日，人間萬事不須謀，鄰家幸可除芳醞，紅藥何曾笑白頭？（醉中信筆四之一）

小甑有米可續炊，紙鳶竹馬看兒嬉，但得官清吏不橫，卽是村中歌。

舞時。

更事多來見物情，世間常恨太忙生。花開款款寧爲晚，日出遲遲却是晴。

四十餘年學養生，雖知所得亦平平，體孱不犯寒時出，路溼常尋乾處行。（春日雜興五之三）

少時喚愁作底物，老境方知世有愁。忘盡世間愁故在，利身忘却始應休。（讀唐人愁詩戲作二之一）

陸游的律詩，也有許多白話的，我且不引了。

范成大（死一一九三）與楊萬里（死一二〇六）都是天『天然界的詩人。』他們最愛自然界的美，最能描寫天然界的眞美。天然的美是不能用貴族文學來描寫的，所以他們就不知不覺的成了白話詩人了。范成大的詩，我們先舉他描寫蘇州田家風俗的臘月村田樂府十首之二：

### 祭竈詞

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少留連，家有杯盤豐  
典祀。豬頭爛熟雙魚鮮，豆砂甘鬆紛餅圓。男兒酌獻女兒避，醅酒  
燒錢竈君喜。「婢子鬥爭君莫聞，貓狗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歸天  
門，杓長杓短勿復云：乞取利市歸來分！」

### 賣癡狀詞

除夕更闌人不寐，厭穰滯鈍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癡狀召  
人買。二物于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乃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  
大笑相椰揄。櫟翁塊坐重簾下，獨要買添令問價。兒云翁買不須錢  
，奉除癡狀千百年。

他的四詩田園雜興六十首更可以代表他的「天然的詩」了。我們也選幾首：  
社下燒錢鼓似雷，日斜扶得醉翁回。青枝滿地花狼籍，知是兒孫鬥  
草來。

種園得果僅償勞，不奈兒童鳥雀搔。已插棘針樊筍徑，更鋪魚網蓋

櫻桃。

桑。下。春。蔬。綠。滿。畦。菘。心。青。嫩。芥。臺。肥。溪。頭。洗。擇。店。頭。賣。日。暮。裏。鹽。沽。

酒。歸。○（以上夏日田園雜興十二之三。）

蝴。蝶。雙。雙。入。菜。花。日。長。無。客。到。田。家。雞。飛。過。籬。犬。吠。竇。知。有。行。商。來。

買。茶。○

雨。後。山。家。起。較。遲。天。窗。新。色。半。烹。微。老。翁。欹。枕。聽。鶯。啼。童。子。開。門。放。

燕。飛。○（以上晚春田園雜興十二之二。）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蛺。

蝶。飛。○

二。麥。俱。收。斗。百。錢。田。家。喚。作。小。豐。年。餅。爐。飯。甌。無。飢。色。接。到。西。風。熟。

稻。天。○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兒。童。未。解。供。耕。織。也。傍。桑。陰。學。

種。瓜。○（以上夏日田園雜興十二之二。）

橘蠶如蠶入化機，枝間垂繭似綈衣，忽然蛻作多花蝶，翅粉纔乾便學飛。

靜看簷蛛結網低，無端妨碍小蟲飛。蜻蜒倒掛蜂兒窘，催喚山童爲解圍。（以上秋日田園雜興十二之二。）

楊萬里的詩更注重天然的美。他曾說，「我詩只道更無題，物物秋來總是詩。」（戲筆）又說，「閉門覓句非詩法，只是征行自有詩。」（下橫山灘望金華山）又說，「煙銷日出皆詩句。」（寄題橫秀閣）這都是自然派詩人的主張。他又說：

傳派傳宗我替羞，作家各自一風流。黃（庭堅）陳（師道）籬下休安脚，陶（潛）謝（靈運）行前更出頭。（跋徐公仲省翰近詩）

黃陳是江西詩派的祖師。陸游范成大楊萬里都是江西派的後人，後來他們都能推翻江西派的「詩頑意見」，都宣告獨立了。楊萬里這首詩便是獨立的宣言書。他少年時作的詩有「露窠蛛恤緯，風語燕懷春」「立岸風大壯

，還舟燈小明』一類的句子；後來他把這些少年時代的詩千餘首都燒去了，這也是宣告獨立的一種表示。我們舉一些例：

園。花。落。盡。路。花。開。白。白。紅。紅。各。自。煤。莫。問。早。行。奇。絕。處。四。方。八。面。野。香。來。

一。晴。一。雨。路。乾。溼。半。淡。半。濃。山。壘。重。遠。草。平。中。見。牛。背。新。秧。疏。處。有。人。踪。（過百家渡四之二。）

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鶯。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間居初夏午睡起二之一。）

樹。頭。吹。得。葉。冥。冥。三。日。顛。風。不。小。停。只。是。向。來。枯。樹。子。知。他。那。得。許。多。青？（晚曹即事）

着。盡。工。夫。是。化。工。不。關。春。雨。更。春。風。已。拚。膩。粉。塗。雙。鯉。更。費。雌。黃。滴。一。蜂。！（春興）

新。蟬。聲。澁。亦。無。多。強。與。嬌。鶯。和。好。歌。盡。日。舞。風。渾。不。倦。無。人。奈。得。柳。

條。何。！  
（六月六日小集）

胡壯倦坐起凭欄，人正忙時我正閑。却是閑中有忙處，看書纔了又

看山。  
（靜坐池亭）

胡。蟻。新。生。未。解。飛。鬚。拳。粉。濕。睡。花。枝。後。來。借。得。風。光。力。不。記。如。癡。似。

醉。時。  
（道旁小憩觀物化。此詩可與上引范成大的絕句第九首參

看。）

野。菊。荒。苔。各。鑄。錢。金。黃。銅。綠。兩。爭。妍。天。公。支。與。窮。詩。客。只。買。清。愁。不。

買。田。  
（戲華）

梅。花。得。雪。更。清。妍。折。入。燈。前。細。撚。看。下。却。珠。簾。教。到。地。橫。枝。太。瘦。不。

禁。寒。

雪。正。飛。時。梅。正。開。倩。人。和。雪。折。庭。梅。莫。教。顛。脫。梢。頭。雪。千。萬。輕。輕。折。

取。來。  
（慶長妹招飲卽席賦十詩之二。）

楊萬里的律詩，我們也可以引一兩首：



初。聞。一。天。雨。大。聲。次。第。遠。近。雞。都。鳴。今。日。明。朝。何。日。了。？南。村。北。巷。幾。人。行。？忽。思。春。雨。宿。茅。店。最。苦。僕。夫。催。去。程。是。時。懶。起。借。殘。睡。如。今。不。眠。愁。獨。醒。（不寐三之一。）

起。視。清。天。分。外。清。滿。天。一。點。更。無。星。忽。驚。平。地。化。成。水。！乃。是。月。華。光。滿。庭。筆。下。何。知。石。前。輩。！醉。來。未。肯。赦。空。瓶。兒。曹。夜。誦。何。書。冊。也。遣。先。生。細。細。聽。（送使客夜歸四之一。）

他的歌行，我們也舉一兩個例：

田。夫。拋。秧。田。婦。接。小。兒。拔。秧。大。兒。插。笠。是。兜。鍬。箕。是。甲。兩。從。頭。上。濕。到。脚。喚。渠。朝。餐。馱。半。雲。低。頭。折。腰。只。不。答。秧。根。未。牢。蒔。未。匝。昭。管。鵝。兒。與。雛。鴨。（插秧歌）

山。僮。問。遊。何。許。村。莫。問。何。許。但。出。門。脚。根。倦。時。且。小。歇。山。色。佳。處。須。細。看。道。逢。田。父。遮。儂。住。說。與。前。頭。看。山。去。寄。下。君。家。老。瓦。盆。他。日。重。遊。却。來。取。（中途小歇）

和陸尤楊范四大家同時的，有浙江永嘉的「四靈」詩派。四靈是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亦稱靈秀）徐照（字道暉亦稱靈暉）徐玘（字文淵亦稱靈淵）。他們嫌北宋及同時的詩人多喜歡「連篇累牘，汗漫而垂禁。」（用葉適徐文淵墓誌中語），故他們「斂情約性，因狹出奇，合於唐人」（用葉適題劉潛夫南嶽詩稿中語）。他們主張做晚唐律詩，要「以浮聲切響，單字隻句，計巧拙」（徐文淵墓誌中語）。葉適稱他們「發今人未悟之機，回百年已廢之學」（徐道暉墓誌中語）。這個運動是一個「唐詩復辟」的運動。但他們只想回到晚唐；晚唐的詩，我們前面曾說過，也是白話詩居多。所以四靈的詩，雖然偏重律體，仍舊是白話詩居多。我們也舉幾個例：

趙師秀：

賃得民居亦自清，病身于此寄飄零。筍泛壞砌中出，山在鄰家樹上青。有井極甘使試茗，無花可挿任空瓶。巷南巷北相知少，感爾

詩人遠扣肩。(移居謝友人見過)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有約不來過庭半，閑敲棋子落燈花。(約客)

翁卷：

花石與林虛，皆非俗者居。鋪沙爲徑軟，因竹夾籬疎。留客同家食，教兒誦古書。常言治生意，只欲似樵漁。(友人林居)

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裡雨如煙。鄉村四月閑人少，纔了蠶桑又插田。(鄉村四月)

徐照(死一一一一)：

杖履相從步野田，坐臨階砌和詩篇。要看隔水人家菊，試借繫門漁父船。且緩歸舟知有月，不生酒興爲無錢。閑來莫問家中事，纔得身閑卽是仙。(同劉孝若野步)

小船停槳逐潮還。四五人家住一灣。貪看曉光侵月色，不知雲氣失。

前山。(舟七)

徐璣(死二二一四)

星。明。殘。照。數。峰。晴。夜。靜。惟。聞。水。有。聲。六。月。行。須。早。起。一。天。涼。露。濕。衣。輕。宦。情。每。向。途。中。薄。詩。句。多。於。馬。上。成。故。呈。諸。人。應。念。我。稻。花。香。

裡計歸程。(六月歸途)

無。數。山。蟬。噪。夕。陽。高。峰。影。裡。坐。陰。涼。石。邊。偶。看。清。泉。滴。風。過。微。聞。松。葉。香。(夏日閑坐)

四靈的詩，雖是學晚唐，其實還是宋詩，還逃不出這個白話文學的趨勢。南宋晚年有一個才氣很高的詩人劉克莊（之潛夫，號後村，死于一二六九）不幸也去做四靈一派的詩，却不知道四靈的詩只配那些才氣拘謹的詩人做的。劉克莊只該用蘇軾陸游楊萬里的詩體不該用這種「歛情約性」的詩體。所以他後來不能不打破這種詩派，自成一種變化活動的律體。劉克莊死時年八十三，死後八年，南宋遂被蒙古征服了。我們可舉他來代表

南宋晚年的詩：

生來拙性嗜清幽，因過山家爲小留。頂笠兒歸行樹杪，提瓶婦去汲溪頭。參天老樹常門碧，盡日寒泉遶舍流。我料草堂猶未架，規模已被野人偷。（小梓人家）

待鑿新池引一灣，更規高阜敞三間。縮牆恐犯鄰家地，滅樹圖看屋後山。身隱免貽千載笑；書成猶要十年閑。門前鷺有相尋者，但說翁今怕往還。（卽事回之一。）

這還是宋代自然派的詩。他還有許多發議論的詩：

自入崇寧（徽宗年號）政已荒，由來治忽繫毫芒。初爲御筆行中旨，漸取兵權付左璫。玉帶解來須貴倖，珠袍脫下賜降羌。諸公日侍鈞天宴，不道流人死瘴鄉。

陳迹分明斷簡中，纔看卷首可占終。兵來尙恐妨『恭謝』，事去徒知悔。夾攻。丞相自言芝產第，太師頻奏鶴翔空。如何直到宣和（徽

宗晚年年號)季，始憶元城(劉安世)與了翁(陳瓘)？(讀崇寧後長編)

這種材料於詩不很適宜，于律詩更不相宜；所以這種詩自從杜甫的諸將以來，沒有一首真正好詩。宋末的政治腐敗，外面有很強的敵國，而裏面仍舊是很厲害的黨爭，故這一類的詩自然發生。後來宋亡了，亡國的慘痛，種族的觀念，更容易產生這種詩了。這種詩只是議論，很少好詩。

南宋晚年還有一種重要的運動。有個嚴羽，著了一部滄浪詩話，極力攻擊宋人的詩，主張回到盛唐，回到漢魏盛唐。他用禪門的話頭來說詩：

禪宗者流，乘有大小，宗有南北，道有邪正。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若小乘禪，聲聞辟支果，皆非正也。論詩如論禪，漢魏晉與盛唐之詩，則第一義也。大歷(唐代宗年號)以還之詩，則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之詩，則聲聞辟支果也……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

，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此乃是從頂臍土做來，謂之「向上一路」，謂之「直截根源」，謂之「頓門」，謂之「單刀直入」。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致。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迹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嘆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務使事，不門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非有出處；讀之反覆終篇，不知着到何處。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張，殊乖忠厚之風，殆以罵詈爲詩，詩而至此，可謂一厄也。然則近代之詩無取乎？曰，有之。我取其合於古人者而已。……余不自量度，輒定詩之宗旨，且借禪以爲喻，推原漢魏以來，而截

然謂當以盛唐爲法。（原註；後舍漢魏而獨言盛唐者，謂古律之體備。）

嚴羽論宋詩的流弊，確然不錯。但他因此便主張極端的復古論，要人立志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這就錯了。他責備蘇軾黃庭堅諸人「始自出己意以爲詩」，他不知道「自出己意以爲詩」，正是宋詩的特別長處。宋詩不幸走錯了路道，故走人用典和韻種種「詩頑意見」的魔道上去。挽救的方法，不在復古，乃在掃除邪種種「詩頑意見」，乃在採用純粹的白話。若用白話做詩，自然不會有那用典和韻的種種魔道了。宋詩本有「做詩如說話」的趨勢，可惜蘇黃諸人免不了文人階級「掉文」式的說話，故走入魔道；更可惜四靈的運動雖想革新，却只想回到晚唐的律體；更可惜嚴羽一派既知江西詩派的弊病，也只想回到盛唐。

自此以後，南方的詩越走越跳不出這個復古的運動了。





## 第四章 北宋的詞

北宋白話文學最發達的方面是在詞的方面。我們曾說過，「白話韻文的自然趨勢應該是朝着長短句的方向走的。」長短句的詞比那五言七言的詩，更近乎說話的自然了。故我們看五代的小詞覺得比宋人的詩更近乎近代的白話。這並不是因爲白話文學到了宋朝又退了回去；這是因爲白話受了詩體的束縛，不能儘量發展。我們看宋人的詞，便知道白話文學在宋朝只有進步，並無退步了。

與楊億同時的，有一個晏殊，他的詩與楊億一班人同派，他的詞便有許多是白話的了。例如：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臺，夕陽西下幾時迴？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浣溪沙）

畫鼓聲中昏又曉，時光只解催人老。求得淺歡風日好。齊喝調，神仙一曲漁家傲。綠水悠悠天杳杳，浮生豈得長年少？莫惜醉來開

口笑。須信道，人間萬事何時了？（漁家傲）

二月春風，正是楊花滿路。那堪更別離情緒？羅巾掩淚，任粉痕露污。爭奈向千留萬留不住？玉酒頻傾，宿愁眉緊。空腸斷寶箏絃柱。人間後會，又不知何處。魂夢也須時時飛去。（帶人嬌）

歐陽修的詞，向來最通行的只有汲古閣毛氏刻的六一詞，那裏面已有許多白話詞了。近年吳氏雙照樓刻的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篇出來之後，我們始知道歐陽修的許多白話詞是被刪去了的。我們先看六一詞中的白話詞：

鳳髻金泥帶，龍紋玉掌梳，走來窗下笑相扶。愛道『畫眉深淺入時無？』弄筆偎人久，描花試手初；等閒妨了繡工夫，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南歌子）

今日北池遊，漾漾輕舟，波光瀲灩柳條柔。如此春來春又去，白了人頭。好妓好歌喉，不醉難休。勸君滿滿酌金甌。總使花時常病。

酒，也是風流。（浪淘沙）

梅謝粉。柳拖金，香滿舊園林。養花天氣半晴陰。花好却愁深。  
花無數，愁無數，花好却愁春去。戴花持酒祝東風，千萬莫匆匆！

（鶴冲天）

醉翁琴趣外篇裏有許多很好的白話詞：

羅衫滿袖，盡是憶伊淚。殘妝粉，餘香被；手把金樽酒，未飲先如醉。但向道，厭厭成病皆因你。離思迢迢遠，一似長江水，去不  
斷，來無際。紅牋著意寫，不盡相思意。爲個甚，相思只在心兒裏。  
？（千秋歲）

樓前亂草，是離人方寸。倚遍闌干意無盡。羅巾掩，宿粉殘，眉香  
未減，人與天涯共遠。香闥知人否？長是厭厭，擬寫相思寄歸信。  
未寫了，淚成行，早滿香牋相思字。一時滴損。便直饒伊家總無情，  
也拼了一生爲伊成病。（洞仙歌令）

爲伊家終日悶，受盡慚惶誰問？不知不覺上心頭，悄一霎，身心頓也沒處頓！腦愁腸，成寸寸。已恁；莫把人縈損。奈每每人前道着伊，空把相思淚眼和衣搵。（怨青郎）

極得醉中眠，迤邐翻成病。莫是前生負你來，今世裏，教孤冷？言約全無定。是誰先薄倖？不慣孤眠慣成雙，奈奴子心腸硬！（卜

算子）

夜來枕上爭閑事，推倒屏山褰繡被，儘人求守不應人，走向碧紗窗下睡。直到起來由自婦。向道「夜來真個醉。」大家惡發大家休，畢竟到頭誰不是？（玉樓春）

小桃風撼香紅碎，滿簾籠花氣。看花何事却成愁？悄不會，春風意。窗在梧桐葉底，更黃昏雨細。枕前前事上心來，獨自個，怎生睡？（一落索）

曉色初透東窗，醉魂方覺。戀戀繡衾半擁，動萬感脉脉春思無託。

追想少年，何處青樓貪歡樂？當媚景，恨月愁花，算伊全忘鳳幃約！空淚滴，真珠暗落。又被誰連宵留著？不曉高天甚意，既付與風流，却恁情薄？把身心自解，只與猛拚却！又及至見來了，怎生教人惡？（看花回）

這種詞，比五代十國的詞，更純粹是白話了。這種俗話詞，在當日已成爲一種風氣。歐陽修是當代的第一文宗，也忍不住做做這種小詞。後來的文學大家如蘇軾柳永黃庭堅周邦彥都做有這一類純粹白話詞。我們先說柳永。柳永初名柳三變，是仁宗景祐元年（一〇三四）的進士，是歐陽修同時的人。葉夢得避暑錄話說：

柳永字耆卿，爲舉子時，多遊狹斜，善爲歌詞。教坊樂工每得新腔，必求永爲詞，始行于世。……余仕丹徒，嘗見一西夏歸朝官云，『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葉德輝刻本，卷下頁二〇）

柳永的詞所以能這樣流行，全因爲他最能用俗話做詞。後來選詞的人，如

周濟馮煦之流，單選他的文言詞，實在埋沒了他的特別長處。此如選蘇格蘭大詩人班思（Burns）的詩，却把他的白話情詩都刪了，可不是大笑話嗎？我們現在單選柳永的白話詞：

一生贏得淒涼。追前事，暗心傷。好天良夜，深屏香被，爭忍便相忘？王孫動是經年去，貪迷戀，有何長？萬種千般，把伊情分，顛倒盡猜量。（少年遊）

薄衾小枕涼天氣，乍覺別離滋味。展轉數寒更，起了還重睡。畢竟不成眠，一夜長如歲。也擬把却回征轡，又爭奈已成行計？萬種思量，多方開解，只恁寂寞厭厭地，繫我一生心，負你千行淚！（

憶帝京）

有個人人真堪羨，問却佯羞回却面，你若無意向咱行，爲甚夢中頻相見？不如聞（此字有趁字意）早還却願，免使牽人魂夢亂。風流腸肚不堅牢，只恐被伊牽惹斷。（玉樓春）

洞房記得初相遇，便只合長相聚。何期小會幽歡，變作別離情緒？  
况值闌珊春色莫，對滿日亂花狂絮？直恐好風光，盡隨伊歸去。  
一場寂寞憑誰訴？算前言，總輕負。早知恁地難拚，悔不當初留住。  
其奈風流端正外，更別有繫人心處。一日不思量，也攢眉千度。

（晝夜樂）

當初聚散，便喚作無由再逢伊面。近日來不期而會重歡宴，向尊前  
閒暇裏斂着眉兒長歎，惹起舊愁無限。盈盈淚眼，謾向我耳邊作  
萬般幽怨。奈你自家心下事難見？待音信，真個恁別無縈絆，不免  
收心，共伊長遠。（秋夜月）

獨倚危樓風細細，望極離愁，黯黯生天際。草色山光殘照裏，無人  
會得憑闌意。也擬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疆樂還無味。衣帶漸  
寬終不悔；爲伊消得人憔悴！（蝶戀花）

昨宵裏恁和衣睡，今宵裏又恁和衣睡。小飲歸來，初更過，醺醺醉。



。中夜後，何事還驚起？霜天冷，風細細，觸疎窗閃閃燈搖曳。空牀展轉重追憶，如願夢任欹枕難繼！寸心萬緒，咫尺千里。好景良天，彼此空有相憐意，未有相憐計。（羅門令）

皓月初圓，暮雲飄散，分明夜色如晴晝。漸銷盡醺醺殘酒。危樓迴，涼生襟袖。追舊事，一餉凭闌久。如何媚容艷態，底死孤歡偶？朝思暮想，自家空恁添情瘦。算到頭誰與伸剖？向道我別來爲伊牽繫，度歲經年，偷眼覷也不忍覷花柳。可惜恁好景良宵，未曾略展雙眉暫開口。問甚時與妳深憐痛惜還依舊！（傾盃樂）

柳永的樂章集（上海博古齋有影印汲古閣六十家詞本，最易得。）是白話文學史的重要史料，我們不能引了。

當時有個故事說，蘇軾有一次問一個優人道：「我的詞比柳耆卿的如何？」優人答道：「柳屯田的詞最配十七八歲的女郎，按紅牙拍，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的詞却須用銅將軍和鐵綽板，唱「大江東去」。這個批

評很有意思。我們現在就可以看看蘇軾的白話詞：

三度別君來，此別真遲暮。白盡老髭鬚，明日淮南去。酒罷月隨

人，淚溼花如霧。後夜逐君還，夢繞湖邊路。（生查子）

回首亂山橫，不見居人只見城。誰似臨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來送客行？臨路晚風清，一枕初寒夢不成。今夜殘燈斜照處，熒熒

，秋雨晴時淚不晴。（南鄉子）

持杯遙勸天邊月，願月圓無缺！持杯更復勸花枝，且願花枝長在莫離披，持杯月下花前醉；休問榮枯事。此歡能有幾人知？對酒逢

花不飲待何時？（虞美人）

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綠水人家繞。枝上柳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墻裏鞦韆墻外道，墻外行人墻裏佳人笑。笑漸不聞聲漸悄。多情却被無情惱！（蝶戀花）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

煙雨任平生？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却相迎。回首向來蕭灑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定風波）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淒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惟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江城子。此似是悼亡之詞。）

他還有一首無愁可解，更是完全白話的：

光景百年，看便一世。生來不識愁味。問愁何處來，更開解個甚底？萬事從來風過耳，何用『不着心裏』？你喚做『展却眉便是達者』，也則恐未？此理本不通言。何曾道歡遊勝如名利？道則渾是錯，不道如何即是？這裏元無我與你，甚喚做『物情之外』？若須待醉了方開解時，問無酒怎生醉？

這首詞有一篇序說：

國士范日新作越調解愁，洛陽劉九伯壽聞而悅之，戲作俚語之詩。天下傳詠，以謂幾于達者。……此雖免乎愁，猶有所解也。……：乃反其詞，作無愁可解。

這序有可注意之點。第一，當時這種「俚語」的詩詞，必然不少，不過保存下來的不多罷了。第二，那位做俚語詩的劉九也是洛陽人，與上一講說的那班洛陽詩人既同時，又同地。這可見風氣有一點地方的關係。

蘇軾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的詞的意境比柳永高的多。但他的詞沒有柳永的詞那樣通行民間，也正是爲此。蘇軾的究竟是文人的詞，柳永的却是平民的文學。

蘇門的兩大詞家，人稱「秦七黃九」。秦七是秦觀，黃九是黃庭堅。這兩個都是白話詞的好手。我們先看秦觀的白話詞：

春路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矯轉空碧。醉臥古籐陰下，了不知南北。（好事近

· 夢中作 ·

玉漏迢迢盡，銀潢沒沒橫。夢回宿酒未全醒，已被鄰鷄催起怕天明。  
。臂上妝猶在，襟間淚尙橫。水邊燈火漸人行，天外一鉤殘月帶三星。  
三星。(南歌子)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却人間無數。  
。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鵲橋仙)

這些詞還在文言與白話之間。下面的幾首，便真是當日的白話詞了：

亂。花。飛。絮，又。望。空。門。合。離。人。愁。苦。那。更。夜。來。一。霎。薄。情。風。雨，暗。掩。將  
春。色。去！籬。枳。壁。盡。因。誰。做？若。說。相。思，佛。也。眉。兒。聚。莫。怪。爲。伊。抵  
死。縈。腸。惹。肚，爲。沒。教。人。恨。處。(何傳)

幸自得，一分索強，教人難喫。好好地，惡了十來日。恰而今，較些不？  
須管喫持教笑，又也何須臆織？衛倚賴臉兒得人惜。放軟

頑，道不得。（品令。「脰織」未詳。衡音諄。西廂有「團衡是嬌」。

今用「純」字。首句亦不甚可解。）

掉又罷，（未詳）天然個品格於中壓一。簾兒下，時把鞋兒踢，語低低，笑咭咭。每每秦樓相見，見了無限憐惜。人前強不欲相沾識。把不定，臉兒赤。（品令）

秦觀有些詞，在現在人的眼裡，頗覺得太淫褻了。（如「瘦殺人，天不管」一首。）但我們不要忘了時代的區別。秦觀的時代，道學還不曾成立，社會還不曾受道學的影響，故這一類的文學並不算得「得罪名教」。秦觀在當日還有人保舉他「賢良方正」呢。

我們看黃庭堅的白話詞，也應該存這種眼光。我們若拿「假道學」的眼光來責備道學以前的自然道德觀，就像我們現在責備古人爲什麼不用掉櫛却要席地而坐了。黃庭堅是宋朝第一個白話詞人。我們拿他的詞來比較他的詩，很像相差七八百年。這都是因爲詩的方面雖然經過幾百年的白話

化，究竟不能完全免去廟堂文學與貴族文學的影響。況且五言七言的詩體確是不適宜於白話（說見前）。詞曲便不同了。長短不齊的體裁和說話的自然口氣接近多了。這是第一好處。有許多詞曲是幾個詞人替樂工做的，堅歌做民做了妓是的。要大家懂得，要大家愛唱愛聽的。因此，他們用的是；是料，兒小替的材女的情感，是小百姓的語言。這是第二好處。故宋人白話詞真可以代表那時代民間文學。

平的白話詞：庭

把我身心，爲伊煩惱，算天便知。恨一回相見，百方做計，未能偃倚，早覓東西。鏡裏拈花，水中捉月，覷著無由得進伊。添憔悴，向蘊花銷翠滅，玉瘦香肌。奴兒又有行期。你去卽無妨我共誰？向眼前常見，心猶未足，怎生禁得，真個分離？地角天涯，我隨君去，掘井爲盟無改移。君須是，做些兒相度，莫待臨時。（沁園春）對景還消瘦。被個人把人調戲，我也心兒有。憶我又喚我，見我嗔。

我。天。甚。教。人。怎。生。受。！ 看承幸厮勾，又是樽前眉峰皺。是人驚怪，  
，冤我忒攔就。拚了。又捨了，一定是這回休了；及至相逢。又依舊！

（歸田樂引）

暮雨濛濛。漏漸移，轉添寂寞，點點心如碎。怨你又戀你，恨你。  
惜你：畢竟教人怎生是！前歡算未已。奈向如今愁無計？爲伊聰。  
俊。消得人憔悴。這裏誚睡裏，誚睡裡夢裡心裡，一向無言但垂淚。

（同上）

要見不得見，要近不得近。試問得君多少憐，管不解多於恨。禁。  
止不得淚，忍管不得悶。天上人間有底愁，向個裡都誚盡。（卜算

子。詞中「底」字應作「的」字解，與「千卿底事」的「底」字不同。）  
退紅衫子。亂蜂兒。衣寬只爲伊；爲伊去得忒多時，教人直是疑！  
長睡晚，理妝遲，愁多懶畫眉。夜來算得有歸期，燈花則甚知？（

（阮郎歸）



蟲兒真個惡靈利！惱亂得道人眼起。醉歸來恰似出桃源，但目斷落花流水。不如隨我歸雲際，共作個住山活計。照清溪，勻粉面，插山花，算終勝風塵滋味。（步瞻宮）

對景惹起愁悶，染相思病成方寸。是阿誰先有意？阿誰薄倖？斗頓恁少喜多嗔！合下休傳音問：你有我，我無你分。似合歡桃核，真堪人恨！心兒裡有兩個人人！（少年心）

黃庭堅的白話詞中，有幾首用當時的方言太多了，後來很少人懂得，甚至于句讀都讀不斷。我們也舉一個例：

見來便覺情於我，厮守着新來好過。人道他家有婆婆，與一口管教屙磨。副靖傳語木大，鼓兒裏且打一和。更有些兒得處囉，燒沙糖，香藥添和。（鼓笛令）（此中副靖即副淨，看王國維先生宋元

戲曲史頁八七。）

這種詞在柳永秦觀的集子裡也有，但黃庭堅詞裡最多。有人說，「這就可

見白話的害處了。白話是常常變的，故一個時代的通行俗話，隔了幾百年，就沒有人懂得了。到底還是文言不變的好。『這話大錯了。我們現在不懂。宋人詞裡的方言，並不是方言的罪過，乃是注家和做字典的人的罪過。假使任淵（注山谷內集的），史容（注山谷外集的），史溫（注山谷別集的）一班人當日肯把他們搜求古典出處的工夫分出一小部分來，替山谷詞裡的方言俗話都做出詳細的解釋，後人便沒有困難了。他們只肯費死工夫去注那『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山谷詩）一類不通的古典詩，偏不肯注釋方言俗語。編字書詞典的人也是如此。怪不得我們現在不懂得當日的方言了。

閒話少說。與黃庭堅同時的，還有一個大詞人周邦彥，他也做了不少的白話詞。我們也舉一些例：

幾。日。來。真。个。醉。不。知。道。窗。外。亂。紅。已。深。半。指。花。影。風。搖。碎。擁。春。醒。乍。起。有。個。人。人。生。得。濟。楚。來。向。耳。畔。問。道。『今。朝。醒。未？』情。性。

兒。慢。騰。騰。地。惱。得。人。又。醉。！  
（紅窻迴）

千紅萬翠，簇定清明天氣。爲憐他種種清香，好難爲不醉。我愛深如你，我心在個人心裡。便相看老却春風，莫無些歡意。  
（萬里

春）

佳約人未知，背地伊先變。惡會稱停事，看深淺。如今信我，委地論長遠。好采無可怨。自（四印齋本作泊，今從汲古閣本）合教伊，推些事後分散。密意都休，待說先腸斷。此恨除非是，天相念。堅心更守，未死終相見。多少閑磨難！到得其時，知他做甚頭眼。  
？  
（歸去難）

水竹舊院落，櫻筍新蔬果。嫩英翠幄，紅杏交榴火。心事暗卜，葉底尋雙朶。深夜歸青鎖。燈盡酒醒時，曉窻明，釵橫鬢。怎生那，被間阻時多？奈愁腸數疊，幽恨萬端，好夢還驚破！可怪近來傳語也無個。莫是嗔人呵？真個若嗔人，却因何逢人問我？  
（浣溪

沙慢)

鉛華淡。新妝束，好風韻天然異俗。彼此知名。雖然初見，情分先熟。鑪煙淡淡雲屏曲。睡半醒生香透肉。賴得相逢；若還虛過，生世不足！(玉團兒)

并刀如水，吳鹽勝雪，纖指破新橙。錦幄初溫，獸香不斷，相對坐調箏。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少年遊)

以上舉的例，很可以代表北宋的白話詞了。北宋的詞，有兩個很顯明的趨勢。第一是因襲的文人小詞。這一種詞的特別性質是美麗的字面，諧婉的音調，浮泛的情意。例如

露下風高，井梧宮鏡生秋意。畫堂筵啓，一曲呈珠綴。天外行雲，欲去凝香袂。爐煙起，斷腸聲裡，斂盡雙蛾翠。(晏殊的點絳脣)

這是溫庭筠韓偓以來的『正宗衣鉢。』在這一類的詞裡，北宋的詞與晚唐

五代的詞實在沒有什麼大分別。所以晏殊歐陽修等人的詞集裡有許多詞往往又見於晚唐五代人的集子裡。其實這種詞見于誰的集裡本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他們都是因襲的，模倣的，想做「肖子」的。這一類因襲的不是真宋詞。第二類便是宋朝文人做的「俚語」詞。這一類便完全不像晚唐五代的詞了。歐陽修的俚語詞有時也許跑到柳永的集子裡去了。但這種宋人的俚語詞決不會跑到韓偓馮延巳的集子裡去。這是時代的區別。我們上文選的歐陽修醉翁琴趣外篇以下各家的白話詞，大多數是這一類的。這種詞用的當日小百姓的言語，寫的是當日的感情生活，所以他們是宋代白話文學的正式代表。

## 第五章 南宋的白話詞

詞的進化到了北宋歐陽修柳永秦觀黃庭堅的『俚語詞』，差不多可說是純粹的白話韻文了。不幸這個趨勢到了南宋，也碰着一個打擊，也漸漸的退回到復古的路上去。

南宋的詞人有兩大派。一派承接北宋白話詞的遺風，能免去柳永黃庭堅一班人的淫褻習氣，能加入一種高超的意境與情感，却仍能不失去白話詞的好處。這一派，我們可用辛棄疾陸游劉過劉克莊作代表。一派專在聲調字句典故上做工夫；字面越文了，典故用的越巧妙了，但沒有什麼內容，算不得有價值的文學。這一派古典主義的詞，我們可用吳文英作代表。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死時約當一二〇五）本是北方（厯城）人。他少年時，與耿京起兵於山東，決策南歸，幹他幾件很英雄的事業（看宋史卷四百一〇）。他於宋高宗末年歸宋（一一六二），那時他只有二十三歲。他和南宋的大文人大詩人都往來很密切的。他的天分最高，才氣很

發揚，讀書也很多，故他的詞無論長調小令，都能放恣自由，淋漓痛快，確然可算是南宋的第一大家。他的長調有時還免不了用典的習氣，這是蘇黃一派的遺風，一時不容易擺脫的。劉克莊說，「放翁稼軒一掃纖艷，不事穿鑿。高則高矣，但時時掉書袋，要是一癖。」我們且先舉幾首非白話的長調作例：

一水西來，千文晴虹，十里翠屏。喜草堂經歲，重來野老；斜川好景，不負淵明。老鶴高飛，一枝移宿，長笑蝸牛戴屋行。平章了，待十分佳處，著個茅亭。青山意氣崢嶸，似爲我歸來嫵媚生；解頰教花鳥，前歌後舞；更催雲水，暮送朝迎。酒聖詩豪，可能無勢？我乃而今駕馭卿！清溪上，被山靈却笑，白髮歸耕。（沁園春）

期思卜築。）

杯！汝前來。老子今朝，點檢形骸：甚長年抱渴，咽如焦釜；於今喜溢，氣似奔雷？漫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渾如許

，歎汝於知己，真少恩哉！更憑歌舞爲媒，算合作人間鴆毒猜。況疾無小大，生於所愛；物無美惡，過則爲災。與汝成言：勿留！亟退！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道磨之卽去，有召須來。（沁園春：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

這種詞雖有「掉書袋」的毛病，但他們的口氣都是說話的口氣。這種詞的性質與弊病都和蘇軾黃庭堅一派的詩相同：好處在說話的口氣，壞處在掉書袋。但辛棄疾有一首醜奴兒近，顯是「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

千。山。雲。起。驟。雨。一。霎。兒。價。更。遠。樹。斜。陽。風。景。怎。生。圖。畫。？青。旗。賣。酒。山。那。畔。別。有。人。家。只。消。山。水。光。中。無。事。過。者。一。夏。午。醉。醒。時，松。窗。竹。戶，萬。千。瀟。洒。野。鳥。飛。來，又。是。一。般。閑。暇。却。怪。白。鷗。覷。着。人。欲。下。未。下。舊。盟。都。在，新。來。真。是。別。有。說。話。？

這是一首很妙的白話詞，但他們自己說是「效李易安體，」這是很可注意的。李易安乃是宋代的一個女文豪，名清照，號易安居士。李清照是濟南



人，與辛棄疾是親同鄉。他生於神宗元豐五年（一〇八二），當辛棄疾生時（一一四〇），李清照已是近六十歲的人了。李清照（詳見俞正燮癸巳類稿中『易安居士事輯』篇）少年時即負文學的盛名，他的詞更是傳誦一時的。他的詞可惜現存的不多（有王氏四印齋輯刻本），但我們知道他是最會做白話詞的。例如左：

紅藕香殘玉簫秋，輕解羅裳，獨上蘭舟。雲中誰寄錦書來？雁字回時，獨上西樓。花自飄零水自流。一種相思，兩處閑愁。此情無計可消除，才下眉頭，却上心頭。（一剪梅）

窗前種得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餘情。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淒清。點滴淒清，愁損離人不慣起來聽。（

添字采桑子：芭蕉）

最有名的自然是他的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

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  
舊時相識。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  
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  
『愁』字了得！

這種白話詞真是絕妙的文學，怪不得他在當日影響了許多人。李清照雖生  
于北宋，到南渡時，他已是五十歲的老婦人了。但他對於北宋的大詞家，  
二晏，歐陽，蘇，秦，黃，——都表示不滿意（引見胡仔茗溪漁隱叢話）；  
故我們把他附見於此。辛棄疾定受他的影響不少。我們上文引的那首『效  
李易安體』的醜奴兒近，乃是辛棄疾在博山道中做的；辛詞中還有許多白  
話詞也是在博山做的。博山在山東，這些詞當是他少年時代未到南方以前  
的作品。我們可以說，辛棄疾少年時一定受了他的那位同鄉女名士的許多  
影響。

辛棄疾的小詞很多極好的白話作品，例如：

昨。日。春。如。十。三。女。兒。學。繡。一。枝。枝。不。教。花。瘦。甚。無。情。便。不。得。雨。僝。風。憊。  
，。向。園。林。鋪。作。地。衣。紅。縳。！。而。今。春。似。輕。薄。浪。子。難。久。記。前。時。送。春。歸。  
後。把。春。波。都。釀。作。一。江。醇。酎。約。清。愁。楊。柳。岸。邊。相。候。（粉蝶兒）

寶。釵。分。桃。葉。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  
飛。紅。都。無。人。管。更。誰。遺。流。鶯。聲。住？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  
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  
却。不。解。帶。將。愁。去！（祝英台近）

明。月。別。枝。驚。鷓。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裡。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茆。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

醉。裡。且。貪。歡。笑。要。愁。那。得。工。夫？近。來。始。覺。古。人。書。信。着。全。無。是。處。  
昨。夜。松。邊。醉。倒。問。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動。要。來。扶。以。手。推。松。曰。：  
去。！（西江月）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早趁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西江月：示兒曹以家事付之。）

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裡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媪？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鷄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看剝蓮蓬。（清平

樂：博山道中卽事。）

欲行且起行，欲坐重來坐。坐坐行行有倦時，更枕閑書臥。病是近來身，嬾是從前我。淨掃瓢泉竹樹陰，且恁隨緣過。（卜算子：

聞李正之茶馬訃音。）

一個去學仙，一個去學佛。仙飲千杯醉似泥，皮骨如金石。不飲便康強，佛壽須千百。八十餘年入涅槃——且進杯中物！（卜算子

：飲酒成病。）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詩強說愁。而今

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却。道。天。涼。好。個。秋。！  
〔醜奴兒，

書博山道中壁〕

幾。個。相。知。可。喜。，才。厮。見。，說。山。說。水。顛。倒。爛。熟。只。這。是。；怎。奈。何。，一。  
回。說。，一。回。美。？ 有。個。笑。新。底。，說。底。話。非。名。卽。利。，說。的。口。乾。罪。過。你。  
。且。不。罪。，俺。略。起。，去。洗。耳。。（夜遊宮：苦俗客。）（此詞中兩用「

底」字，一用「的」字，可注意他們的區別。）

長。夜。偏。冷。添。被。兒。枕。頭。兒。移。了。又。移。我。自。是。笑。別。人。底。，却。原。來。當。局。  
者。迷。！ 如。今。只。恨。因。緣。淺。，也。不。曾。抵。死。恨。伊。合。手。下。安。排。了。，那。筵。  
席。須。有。散。時。。（戀繡衾）

走。去。走。來。三。百。里。，三。日。以。爲。期。六。日。歸。時。已。是。疑。，應。是。望。多。時。

鞭。個。馬。兒。歸。去。了。，心。急。馬。行。遲。不。免。相。煩。喜。鵲。兒。先。報。那。人。知。。（

武陵春）

有。得。許。多。淚。，更。閑。却。許。多。鴛。被。枕。頭。兒。放。處。都。不。是。，舊。家。時。，怎。生。

睡？更也沒書來，那堪被雁兒調戲，道無書却有書中意：排幾個「人人」字！（尋芳草：嘲陳華叟憶內。）

一輪秋影轉金波，飛鏡又重磨。把酒問姮娥：被白髮欺人奈何？

乘風好處，長空萬里，直下看山河，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太常引：建康中秋爲呂潛叔賦。）

悠悠萬世功，矻矻當年苦；魚自入深淵，人自居平土。紅日又西沉，白浪長東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生查子：題金口塵表亭）

這些詞裡有各種性質不同的詞，——寫情的，寫天然風景的，發議論的，滑稽的，代表時代的，感慨的，（如「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都有了。

辛棄疾是南宋的第一大詞人。他同時的詩人陸游也會做詞。陸游和辛棄疾一樣，也是一個很想做點英雄事業的人，不幸沒有做事的機會，故他

的詩詞很可代表當時的愛國志士的文學。例如：

雪。曉。清。筋。亂。起，夢。遊。處。不。知。何。地，鐵。騎。無。聲。望。似。水。想。關。河，雁。門。  
西，青海際。睡覺寒燈裏，漏聲斷月斜窗紙。自許封侯在萬里。  
有誰知？鬢雖殘，心未死。（夜游宮；記夢。）

劉克莊說陸游也免不了『掉書袋』的毛病，但陸游的小詞也有很好的：

華燈縱博，雕鞍馳射，誰記當年豪舉？酒徒一半取封侯，獨去作江。  
邊漁父。輕舟八尺，低篷三扇，占斷蘋洲煙雨。鏡湖元自屬閑人。  
，又何必官家賜與？（鵲橋仙）

茅檐入靜，蔭窗低暗，春晚連江風雨。林鶯巢燕總無聲，但月夜常  
啼杜宇。催成清淚，驚殘孤夢，又揀深枝飛去。故山猶自不堪聽。  
，況半世飄然羈旅！（同：夜聞杜鵑）

采藥歸來，獨尋茆店沽新釀。暮煙千嶂，處處聞漁唱。醉弄扁舟。  
，不怕黏天浪。江湖上，這回疎放，作個閒人樣。（點絳脣）

驛外斷橋邊，寂寞開無主。已是黃昏獨自愁，更著風和雨。無意苦爭春，一任羣芳妬。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卜算子）

（詠梅）

陸游還有一些白話小詞，不曾收到集子裏去。我們看著舊續聞記的他的贈別詞（引見舒夢蘭白香詞譜箋卷二，頁十一），可以想見當時詞人往往刪去他們的白話小詞，正與歐陽修的六一詞刪去許多白話小詞一樣，這是最可惜的。清朝朱彝尊自己編詩集，不刪他的風懷詩，說，他寧可吃不着聖廟裡的冷豬肉，不肯刪他的情詩。可惜這塊冷豬肉已埋沒了不少的好詩詞了！

南宋的「時代的文學」自然是陸游楊萬里的詩與辛棄疾一派的詞。張孝祥（于湖詞）張元幹（蘆川詞）陳亮（龍川詞）劉過（龍洲詞）劉克莊（後村詞）都屬於這一派。劉過最像辛棄疾，人品與文學都是逼真辛派。他有寄辛稼軒的沁園春一篇：



斗酒筵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白居易）約林和靖

（逋）與坡仙老（蘇軾）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

粧臨鏡台』。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云，『天竺去來

！圖書裡崢嶸樓閣開。愛縱橫二澗，東西水遠；兩峯南北，高下雲

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動，不若孤山先訪梅。須晴去，訪稼

軒未晚，且此徘徊。』

這首詞，岳珂說他『白日見鬼』；但這種自由恣肆的精神，確是辛派的特

色。劉過有很好的白話小詞：

一項窗兒明快，料想那人不在。熏籠脫下舊衣裳，件件香難賽。

匆匆去得忒驟，這鏡兒也不會蓋。千朝百日不曾來，沒這些兒個采。

○（竹香子）

別酒醺醺，渾易醉，回過頭來三十里。一馬兒不住去如飛，牽一鵝，坐

一鵝，斷送殺人山與水！是則是青山終可喜，不道恩情拚得未？

雪。迷。村。店。酒。旗。斜，——去。則。是。？住。則。是。？煩。惱。自。家。煩。惱。你。○（天仙子）

劉克莊雖然說辛陸的詞免不了「掉書袋」的習氣，但是他自己的詞實是在是辛派的嫡傳。他的長調如：

何處相逢？登寶釵樓，訪銅雀台。喚厨人斫就，東溟鯨鱸；圍人呈罷，西極龍媒（馬名）。天下英雄，使君與操，餘子誰堪共酒杯？車千乘，載燕南代北，劍客奇材。飲酣鼻息如雷，誰信被晨雞催喚回？歎年光過盡，功名未立；書生老去，機會方來。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推衣起，但淒涼感舊，慷慨生哀。（沁

園春：夢方孚若。）

北望神州路，試平章，這場公案。向誰分付？記得太行兵百萬，曾入宗爺（宗澤）駕御；今把作握蛇騎虎！君去東京豪傑喜，看投戈下拜「真吾父！」談笑裡，定齊魯。兩淮蕭索惟狐兔。問當年祖生

去後，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不夢中原塊土！這事業須由人做！堪笑書生心胆怯，向車中閉置如新婦，空目送寒鴻去！（賀新郎：送陳子華赴真州。）

這種詞，雖然不免掉書袋，但他有悲壯的感情，高尚的見解，偉大的才氣，故還站得住，還不失爲好詞。這是辛派的特別長處，我們再引一首長詞：

有個頭陀，形等枯株，心猶死灰。幸春山筍賤，無人爭喫；夜爐芋美，與客同煨。何處燔花，忽相導引？疑是天堂迎赴齋；又疑道，向毗耶城裡，講席初開。這邊尙自徘徊，笑那裡紛紛早見猜。有尊神奮杆，拳粗似鉢；名緇豎拂，喝猛如雷。老子無能，山僧不會，誰誤檀那舉請哉？山中去，便百千億劫，休下山來！（沁園春：

癸卯佛生翌日將曉，夢中作，既醒但易數字。）

我們再舉他的小詞幾首：

片片蝶衣輕，點點猩紅小。人道東君不惜花，百種千般巧。朝見樹頭繁，暮見樹頭少。人道東君果惜花；雨打風吹了！（卜算子）

海棠盛開，風雨作祟，二首之一。

休彈別鶴，淚與絃俱落。歡事中年如水薄，懷抱那堪作惡？昨宵月露高樓，今朝煙雨孤舟。除是無身方了，有身長有閒愁。（清平

樂：別意。）

亂似蠶中絲，密似風中絮；行遍茫茫禹跡來，底是無愁處？好客

挽難留，俗事推難去。惟有翻身入醉鄉，愁欲來無路。（卜算子）

陌上行人怪府公，還是文窮？還是詩窮？下車上馬大匆匆，來是春

風，去是秋風。階銜免得管兵農，嬖到昏鐘，睡到齋鐘。不須提

岳與知宮，喚作溪翁，喚作山翁。（一翦梅：中秋解宜春郡印。）

束縑宵行十里強，挑得詩囊，拋了衣囊。天寒路滑馬蹄僵，元是王

郎，來送劉郎。酒酣耳熱說文章，驚倒鄰牆，推倒胡床。傍觀拍

手笑疎狂：——疎又何妨？狂又何妨？（同，余赴廣州，王實之夜

餞於風亭。）

以上說的是辛棄疾到劉克莊的一派。這一派是「時代的文學。」現在且畧說宋詞的第二派，——那古典主義的一派。這一派的詞，在我們看來，實在沒有什麼文學價值，只可以代表文學史上一个守舊的趨勢。我們不愛多舉例來糟蹋我們有用的篇幅，只舉姜夔吳文英兩個人罷。姜夔與楊萬里范成大等同時，他的詩也很近白話，但他的詞却是古典主義的居多。他是精通音樂的人，一字一句都不肯放過，故不知不覺的趨向雕琢的路上去了。我們且舉他自己製的暗香與疏影兩闋：

舊時月色，算幾番照我梅邊吹笛？喚起玉人，不管清寒與攀摘。何遜而今漸老，都忘却春風詞筆。但怪得竹外疏花，香冷入瑤席。

江國正寂寂，嘆寄與路遙，夜雪初積。翠尊易泣，紅萼無言耿相憶。長記曾携手處，千樹壓西湖寒碧，又片片吹盡也，幾時見得？

〔暗香〕

苔枝綴玉，有翠禽小小，枝上同宿。客裡相逢、籬角黃昏，無言自倚修竹。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猶記深宮舊事，那人正睡裡，飛近蛾綠。莫似春風，不管盈盈，早與安排金屋。還教一片隨波去，又却怨玉龍哀曲。等恁時、再覓幽香，已入小窗橫幅。（疏影）

這兩首都是咏梅花的。我們讀了，利不曾讀一樣，竟不知道他說了些什麼。疏影一首更不成東西了；全篇用了杜甫咏明妃塚的詩和壽陽公主的故事；說到末了，又沒有話說了，只好說到畫上的梅花！這種毫無意思的詞，偏有人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立新意，真爲絕唱！」我真不懂了。

吳文英也和他們同時，著有夢窗四藁。他的詞更是不堪請教了。宋末詞人張炎說：「吳夢窗詞如七寶樓台，眩人眼目；碎折下來，不成片段。」這話說的最好。這派的詞都只會「堆砌」：「堆砌成七寶樓台，並非十分難

事；但這種堆砌成的東西，禁不起分析；一分析，便成了磚頭灰屑了。我們舉他集子裡的開卷第一首詞做例：

紺縷堆雲，清顯潤玉，記人初見。蠻腥未洗，梅谷一懷淒惋。渺征槎去乘閨風，占香上國幽心展。遺芳揜色，真姿凝淡，返魂騷畹。

一笑千金換，又笑伴鴟夷共歸吳苑。離煙恨水，夢杳南天秋晚。

比來時瘦肌更銷，冷熏沁骨悲鄉遠。最傷情，送客咸陽、佩結西風怨。（鎖寒窗）

你看他忽然說蠻腥，忽然說上國；忽然用楚詞，忽然說西施，忽然說吳苑，忽然又飛到咸陽了。你看來看去，可知道他究說的是什麼東西？原來他的題目是「咏玉蘭花」！

這是古典文學的下下品。我們上文說過，辛棄疾一派的詞人有時也掉書袋。但是掉書袋之中有個分別。辛棄疾劉克莊一班人，天才既高，感想又富，見解也好，故他們掉書袋還不令人生厭。例如上文引的劉克莊沁園

春詞裡的「使李將軍，遇高皇帝，萬戶侯何足道哉？」一句，只是借事論事，還不能不算是好句子。至於吳文英那班「低能」的文人，氣力只有那麼大，掙不起書袋，偏要掉書袋，所以壓死在書袋底下，萬劫不得翻身了！

吳文英一派的詞，居然能受人崇拜，居然有人推他做南宋第一大家。

清代四庫提要說「詞家之有吳文英，亦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也。」詩到李商隱，可算是一大厄運；詞到吳文英，可算是一大厄運。

宋末的詞人，除了少數人（如劉克莊）之外，却不免帶一點這種古典主義的臭味。王沂孫（花外集）張炎（山中白雲詞）等都屬於這一派。張炎偶有好詞，如西湖春感云：「能幾番游？看花又是明年！東風且伴薔薇住，到薔薇春已堪憐。」但大部分都是雕琢堆砌的文學。張炎著有一部詞源，論作詞的門徑，中有云：

詞之語句太寬則容易，太工則苦澀。如起頭八字相對，中間八字相對，卻須用功。著一字眼如詩眼，亦同。若八字既工，下句便合稍寬，



庶不窒塞。約莫寬易，又着一句工緻者，便覺精粹。此詞中之關鍵也。

如此論詩，如此論詞，便入魔道。他們這一派的詞人，頗排斥辛棄疾一派，說他們只會「作豪氣詞，非雅詞也；於文章餘暇，戲弄筆墨，爲長短句之詩耳。」可惜他們自己只缺少這一點豪氣，故走向書袋裡去，爬不出來了。

以上說的都是南宋文人的詞。我們在上文曾說過，北宋的詞人往往爲娼妓樂工做詞，柳永秦觀黃庭堅周邦彥都做過這種詞。這種詞是要人人聽得懂，又要人人愛聽的。故他們很和平。文學接近。當時必定有許多通行的詞可作樣本，可惜這種真正平民作品都沒有了。南宋的妓女文學，我們尋得幾首，引在這裏作個例。宋末元初的周密（也是當時一個大詞家，有草窗詞）著有一部齊東野語，中有一條說：

蜀妓類能文，蓋薛濤之遺風也。放翁客蜀挾一妓歸，蓄之別室，率數

日一往。偶以病少疏，妓頗疑之，因作詞自解，妓卽韻答之云：

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咏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閑，又那得工夫咒你？

又傳一蜀妓述送行詞云：

欲寄意渾無所有，折盡市橋官柳。看君著上征衫，又相將放船楚江口。後會不知何日又？是男兒休要鎖長相守！苟富貴，毋相忘，若相忘，有如此酒。

這都是很好的詞。第二首不大像真是妓女作的，第一首真可算是一首好白話詞。這種妓女文學不限於四川，別處也有。齊東野語又記有台州營妓嚴蕊的詞三首。嚴蕊在歷史上頗有名氣，因為他和當時的學者唐仲友相好，唐仲友和朱熹有私怨，朱熹奏參仲友與妓女嚴蕊爲濫，把嚴蕊捉去拷問，要他承認，他不肯認承。他兩月之間受了兩次杖責，他終不肯誣害他

的朋友。朱熹的後任官袁憐嚴蕊，命他作詞自陳，他作詞云：

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風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

官府即日判令他從良。這箇朱熹唐仲友的案子在道學史上是一樁很有趣味的故事，是道學先生維持風教的開幕戲。洪邁夷堅志也記此事：

台州官妓嚴蕊有才思而通書，究達今古。唐與政（仲友）爲守，頗屬目。朱元晦（熹）提舉浙東，按部，發其事，捕蕊下獄，杖其背；猶以爲伍伯行杖輕，復押至會稽，再論決。蕊墮酷刑而係樂籍如故。岳商卿（霖）提點刑獄，因疏決至台，蕊陳狀，乞自便。岳令作詞，應聲口占云（詞見上）：：。岳即判從良。

洪邁與朱熹同時，又是朋友；況且這案子發生於淳熙九年，洪邁於淳熙十一年起知婺州，地又相近；他的記載，應該可信。夷堅志又記一件事云：

江浙間。路伎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能於席上。指物題詠。應命輒成者。謂之「合生」。其滑稽含玩諷者。謂之「喬合生」。蓋京都遺風也。予守會稽。有歌諸宮調女子洪惠英。正唱詞次。忽停鼓。白曰：

「惠英述懷小曲。願容舉似。」乃歌曰：

梅似雪。剛被雪來相挫折。雪裡梅花。無限精神總屬他。梅花無語。只有東君來作主。傳語東君。來與梅花作主人。

歌畢。再拜云：「梅者。惠英自喻。非敢僭擬名花。姑以借意。雪者。指無賴惡少者。一官奴因言。其人在府一月而遭惡子困擾者至四五。故情見乎詞。在流輩中誠不易得。」

嚴蕊與洪惠都是浙江人。四川在極西。浙江在極東。都有這一類的女文學。這也是很可注意的了。我的朋友顧頡剛先生近來給我一封信。中有一段說：

那時官妓只許歌舞佐酒。不許私侍枕席；爲應歌唱的需要。故容易

通文。他們的通文，只要能夠纏絲宛轉的表達情意，並沒有貴族文學古典主義的迫逼，所以做詩做詞都成了說話。況且因為要纏絲宛轉的表達情思，娛樂狎客，尤不能不用像說話般詩詞。他們即便不能自己做去，他們採擇來的詩詞，也不能不是像說話般明白的作品。又因為他們必須用詩詞入樂，所以採擇來的詩詞必須協律可歌。有此數種原因，我覺得國語文學的推行，娼妓頗有大力。一班士大夫所以能做白話詩詞，未必不是受娼妓的同化。……他們所以向白話方面走，正因為有『旗亭畫壁』一類的故事在背後引誘。所以我們可以說：一班士大夫維持貴族文學，為的是科舉的迫逼；一班士大夫提倡白話，為的是樂工娼妓的誘導。假使那時的娼妓也像現在這樣不講究歌舞，唐宋的文家決不會有這樣多的白話作品。……

唐宋時白話文學雖很有成績，但尙未到完全平民化的地位，所以樂工妓女需要文家代為製詞。到後來，越傳越廣，越傳越普通明白，

，所以他們便可以自己做了，不須乞憐士大夫了。所以他們唱他們的曲子；士大夫填詞的填詞，製曲的製曲，却不必唱了，又可以填塞許多典故了。……

這一段議論，我以為大致不錯。但我想當初文人代娼家作詞，未必那時全沒有平民自己作的白話文學，也未必不是文人有志模倣這種白話作品。這一點，我和韻剛所見稍有不同。至於他說後來娼家自己作歌詞了，文人自作文人的古典作品了，這話是完全不錯的。南宋詞人如姜夔吳文英張炎王沂孫都是精通音樂的，他們製了許多詞調，都是可歌的。但他們自有他們的『家樂』，如姜夔的『小紅低唱我吹簫』，已變成賞族的賞鑒，故與民間的白話作品分手了。

從此以後，南方的文學又回到復古的路上去。但娼妓與小兒女們仍舊繼續做他們的平民作品。後來詞一變為小曲，小曲再變為絃索套數，套數加上說白，三變而為戲劇。在這三變之中，北方民族的功勞最大。南方民

族雖然也有絕好的民間作品，只可惜這種平民作品被貴族文家的勢力遮住，沒有人過問，沒有人收集，聽他們自生自滅；直到近來方才有人收集這種平民文學，但已太遲了，已不知埋沒了多少佳作了。

## 第六章 兩宋白話語錄

晚唐以來，禪宗分出許多宗派，散布各地。這種語錄的文體也跟着散布各地。當時雖然也有許多和尚愛學時髦，愛做那不通的駢文和那半通的古文，如宋代的契嵩（一〇〇六一—一〇七二）做的鐔津文集（大藏經露十至十一）；但大多數的大師說法講道的記錄，都是用白話的。這種文體到北宋時，更完備了。我們也舉宋代的語錄幾條來做例：

克勤（圓悟禪師）

……知有此事，不從他得。所以道『靈從何來，聖從何起』。只如諸人現今身是父母血氣成就；若于中識得靈明妙性，則若凡若聖，覓你意根了不可得，便乃內無見聞覺知，外無山河大地。尋常着衣吃飯，更無奇特。所以道，『我若向刀山，刀山自摧折；我若向地獄，地獄自消滅』。方知有如是靈通，有如是自在。……雲門大師道：『你且東卜西卜，忽然卜著也不定。』若也打。開。自。己。庫。藏。



運。出。自。己。家。財。拯。濟。一。切。；教。無。始。妄。想。一。時。空。索。索。地。豈。不。慶。快。  
？

老僧往日爲熱病所苦，死卻一日，現前路黑漫漫地，都不知何往。獲再甦醒，遂驚駭生死事，便乃發心行腳，訪尋有道知識，體究此事。初到大滬，參真如和尚，終日面壁默坐，將古人公案翻覆看。及一年許，忽有個省處。然只是認得个昭昭靈靈，驢前馬後，只向四大身中作个動用。若被人拶着，一似無見處；只爲解脫坑埋，却禪道滿肚，於佛法上看即有，於世法上看即無。後到白雲老師處，被他云「你總無見處」，自此全無咬嚼分，遂煩悶辭去。心中疑情終不能安樂。又上白雲，再參先師，便令作侍者。一日忽有官員問道次，先師云，「官人，你不見小艷詩道，」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認得聲」？「官人却未曉，老僧聽得，忽然打破漆桶，向脚跟下親見得了，元不由別人。方信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

秘在形山，以至諸佛出世，祖師西來，只教人明此一件事。若也未知，只管作知作解，瞪眉努目，元不知只是捏目生華，檐枷過狀，何曾得自在安樂？……若實到此，便能提唱大因緣，建立法幢，與一切人抽釘拔楔，解黏去縛。如是，揭千人萬人，如金翅鳥入海，直取龍吞；如諸菩薩入生死海中，撈攬衆生，放在菩提岸上；方可一舉一切舉，一了一切了。有時一喝如金剛玉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方可殺活自由，布置臨時，謂之『我爲法王，於法自在。』

諸人既是挑囊負鉢、徧參知識，懷中自有無價之寶，方向這裡參學。先師常云，『莫學瑠璃瓶子禪，輕輕被人觸着，便百雜碎。參時須叅皮殼漏子禪，任是向高峯頂上撲下，亦無傷損。劫火洞然，我此不壞。』若是作家本分漢，遇着咬豬狗底手脚，放下褡子靠將去。十年二十年，管取打成一片。……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攬

始方知！（圓悟佛果禪師語錄卷十三。）

宗杲（大慧禪師）

妙喜（宗杲的庵名妙喜，故自稱如此。）自十七歲便疑著此事，恰恰參十七年，方得休歇。未得已前，常自思維：「我今已幾歲，不知我未託生來南閩浮提時從甚麼處來。心頭黑似漆，並不知來處。既不知來處，即是「生大」。我百年後死時，却向甚麼處去。心頭依舊黑漫漫地，不知去處。即不知去處，即是「死大」。謂之無常迅速，生死事大。」你諸人還會恁麼疑著麼？現今坐立儼然，孤明歷歷地，說法聽法，賓主交參。妙喜簸兩片皮，牙齒敲磕，臍輪下鼓起粥飯氣，口裡怛怛怛怛，在這裡說。說者是聲。此聲曾在諸人鬪髑裡，諸人鬪髑同在妙喜聲中。這個境界，他日死了，却向甚麼處安著？既不知安著處，則撞入羶胎馬腹亦不知，生快樂天官亦不知。禪和子尋常于經論上收拾得底，問著無有不知者；士大夫向九經十七史

上學得底，問著亦無有不知者。離却文字，絕却思惟，問他自家屋裏事，十個有五雙不知。他人家事却如得如此分曉！如是，則空來世上打一遭，將來隨業受報，畢竟不知自家本命元辰落脚處，可不悲哉！所以古人到這裡，如救頭然，尋師決擇，要得心地開通，不疑生死。……趙州和尚有時云，『未出家，被菩提使；出家後，使得菩提。汝諸人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又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佛之一字尚不喜聞，達磨灼然是甚老臊胡！十地菩薩是擔糞漢！等妙二覺是破凡夫！菩提涅槃是繫驢橛！十二分教是鬼神薄拭瘡膿紙！四果三賢初心十地是守古塚鬼！你既不到這個田地，是事理會不得也。學人粗走大步，便把一句子禪，要祇對人。且不是這個道理。所以妙喜室中常問禪和子：『喚作竹箇則觸，不喚作竹箇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不得思量，不得卜度，不得拂袖便行。一切總不得。你便奪却竹箇；我且許你奪。

却，我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你又如何奪？更饒你道個「請和尚放下著」，我且放下著。我喚露柱則觸，不喚作露柱則背，你又如何奪？我喚作山河大地則觸，不喚作山河大地則背，你又如何奪？……我真個要你納物事，你無從所出，便須討死路去也。或投河赴火，拚得命，方始死得。死了却緩緩地再活起來。喚你作菩薩，便歡喜；喚你作賊漢，便惡發；依前只是舊時人。……

（語錄卷十六，大藏騰八，頁七二。）

宗杲集子裡還有許多白話的信札，也是極好的。我且舉他答呂隆禮的一篇中的一段：

令兒居仁兩得書，爲此事甚忙。然亦當著忙；年已六十，從官又做了。更待如何？若不早著忙，臘月三十日如何打疊得辦？……措大家一生鑽故紙，是事要知，博覽群書，高談闊論；孔子又如何？孟子又如何？莊子又如何？古今治亂又如何？被這些言語使得來七

顛。八。倒。諸。子。百。家。纔。聞。人。舉。著。一。字，便。成。卷。念。將。去，以。一。事。不。知。爲。耻。及。乎。問。著。他。自。家。屋。裡。事，並。無。一。人。知。者！可。謂。『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一。空。來。世。上。打。一。遭！……士。大。夫。讀。得。書。多。底，無。明。多；讀。得。書。少。底，無。明。少。做。得。官。小。底，人。我。小；做。得。官。大。底，人。我。大。自。道。我。聰。明。靈。利，及。乎。臨。秋。毫。利。害，聰。明。也。不。見，靈。利。也。不。見，平。生。所。讀。底。書，一。字。也。使。不。著。蓋。從。『上。大。人，丘。一。己』時，便。錯。了。也。……（同書，頁一〇一。）

我們看了這種絕妙的白話，再來看程頤尹焞等人的儒家語錄，便覺得儒家的語錄，除了後來陸王一派的少數人之外，遠比不上禪門的語錄。因此，我們不舉儒家的例了。

白話語錄的大功用有兩層：一是使白話成爲寫定的文字，一是寫定時把從前種種寫不出來的字都漸漸的有了公認的假借字了。從此以後，白話的韻文與散文兩方面都有了寫定的文字了；白話的發展，誰也擋不住的。

了，什麼壓力都壓不住了。

宗杲和尚死時，已是南宋孝宗元年了（一一六三）。禪宗的語錄仍舊繼續用白話。但後來的禪宗便沒有什麼創造的大人物了。以後禪宗的文學因襲的多，創作的少，在文學史上不能佔什麼重要地位了。但南宋是道學發達的時代。朱熹與陸九淵兩大派同時並起，使中國近世哲學開一個很熱鬧的時代。朱熹與陸九淵都是古文的好手，但他們講學的語錄很有許多很好的白話文。這一個時代的白話語錄很不少，但我們只能舉這兩人來作例。陸九淵（字子靜，金溪人，人稱象山先生，生一一三九，死一一九二）先死，故我們先舉他的白話語錄：

(1) 今之論學者，只務添人底，自家只是滅他底。此所以不同。

(2) 一夕步月，喟然而嘆。包敏道侍，問曰：『先生何歎？』曰：『朱元晦泰山喬獄，可惜學不見道，枉費精神，遂自擔閣，奈何？』

包曰，「勢既如此，莫若各自著書，以待天下後世之自擇。」先生忽正色厲聲曰，「敏道，敏道，恁地莫長進！乃作這般見解。且道：天地間有個朱元晦陸子輝，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

(3) 大綱提掇來，細細理會去，如魚龍游于江海之中，沛然無碍。

(4) 大凡爲學湏要有所立。語云，「已欲立而立人。」卓然不爲流俗所移，乃爲有立。湏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是甚底？爲復是要做「人」否？理會得這個明白，然後方可謂之學問。

(5)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此乃禪宗的詩。）今有難說處。不近前來底又有病，近前來的又有病。世俗情欲底人，病却不妨；只指教他去彼就此。最是於道理中鶻突。（卽糊塗）不分。明底人，難理會。某平生怕此等人。世俗之過却不怕。



(6) 凡事莫如此滯滯泥泥。某平生于此有長，都不去着他事，凡事累自家一毫不得。每理會一事時，血脈骨髓都在自家手中；然我此中却似個閑閑散散全不理會事底人，不陷事中。

(7) 學者須是打疊田地淨潔，然後令他奮發植立。若田地不淨潔，則奮發植立不得。……田地不淨潔，亦讀書不得。若讀書，則是假寇兵，資盜糧。

(8) 令人略有些氣燄者，多只是附物，元非自立也。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地做個人。

(9) 士不可不弘毅。譬如一個擔子，盡力擔去，前面不奈何，却住無怪。今自不近前，却說道擔不起：豈有此理？

(10) 古人精神不閑用。不做則已，一做便不徒然，所以做得事成。須要一切蕩滌莫留一些，方得。

(11) 大世界不享，却要占個小蹊小徑子；大人不做，却要爲小兒態！

可惜！

這種體裁與口氣都是臨濟宗的門風。我們看象山語錄裡最精采的話語都是白話的，就可以想見白話的功用了。朱熹（字元晦，婺源人，生一一三〇，死一二〇〇）的語錄最多，我們也舉一些最精采的：

(1)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着力處。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

(2)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歲月！

(3) 學問須是大進一番，方始有益。若能于一處大處攻得破，見那許多零碎只是這一個道理，方是快活。然零碎底非是不當理會；但大處攻不破，縱零碎理會得些少，終不快活。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只緣他大處看得分曉。今且道他那大底是甚物事。天下只有一個道理，學只要理會得這一個道理。這裏才通，則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善惡之辨，莫不皆通。

(4) 知得如此是病，却便不如此是藥。若更問何由得如此，則是「騎驢覓驢」，只是一場閒話矣。……傳燈錄云，「參禪有二病：一是騎驢覓驢，一是騎驢不肯下。此病皆是難醫。若解下，方喚作道人。」又云，「不解卽心是佛，真是騎驢覓驢。」

(5)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常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塊然守

定這物事，在一室閉戶獨坐，便了，便可以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亦無閉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個事理會不得？……雖未時洞究其精微，也要識個規模大概，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個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賢教人要博約，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一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要有個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通得？

白話散文在禪宗語錄和儒家語錄裏，已可算是發達到很高的程度了。但後來白話小說的發達，却不是從禪宗和儒家的語錄發展來的，却還要經過一個很長又很幼稚的歷程。這是因爲什麼原故呢？第一，因爲禪宗和儒

家的語錄體都只是一種工具，不是一個目的。那班和尚和那班理學先生並不會想做白話文學，他們只是要講學講道理。讀的人也只注重語錄的內容，並不注意他們的文學價值。故語錄中雖有很好的散文，他們却不會成爲散文的白話文學的出發點。卽如今日許多做白話散文的人，也都是跟小說學的，沒有跟唐宋明的語錄學的。第二，況且禪宗和儒家的語錄，究竟是少數思想階級的專有品，普通的平民全不懂得他們說的「公案」與「話頭」與「尊德性」與「道問學」是些什麼鬼話。因此，語錄體雖然發達了，小百姓的白話散文還要從很幼稚的散文做起。向來的學者都以爲白話小說起於宋朝，其實不然。宣和遺事一類的小說，都是北方的作品，與語錄體的發達是沒有關係的。

## 第七章 南宋以後國語文學的概論

從一一四〇年（按：即宋高宗紹興十年，稱臣於金）到一二三四年（按：即宋理宗端平元年，金亡），這一百年為北金南宋分立的時期。但十三世紀初年北方又來了一個新民族，——蒙古民族，——是歷史上一種最厲害的民族。在十三世紀的上半，蒙古南面征服了女真（金），北面征服了俄羅斯，成吉思汗的威名遂震動了歐亞兩洲。從一二三四年到一二八〇年（按：即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宋亡），這四十多年中，是北元南宋分立的時期。這一百四十年的分裂，——一一四〇至一二八〇，——表面上雖然因元世祖（忽必烈汗）的并吞宋國，復歸了統一了，但實際上並不曾統一。文化上的分裂依舊存在。南方仍舊是中國古文化的避難地，種族上沒有起什麼大變化，所以文化上也沒有大變化。北方便不同了。北方本來在南北朝時已吸收了許多新民族；唐以後，經過了契丹女真蒙古三大侵入，疆土上起了許多變化，民族的遷徙和人種的混合又發生了無數變化。若從

中國舊文明的上面看起來，北方自然不如南方了：中國哲學的中心和舊文學的中心，從此以後，永不在長江流域以北了。但從大處着想，北方也不會吃虧。第一，北方的種族，受了新民族的加入，體力上確實進步了。第二，民族的遷移與混合，把北中國的語言打通了，使北中國的語言漸漸成爲一種大同小異的語言，使中國的國語有一個很偉大的基礎。第三，舊文學跟着舊文化跑到南方去了，舊文學在北方的權威漸漸減少；對於那些新來的，勝利的，統治的民族，舊文學更沒有權威了。遼金的科舉都很不注重；元滅金以後，科舉只舉行過一次（一二三七，按：當元太宗時，即宋理宗嘉興元年金亡後三年），以後科舉停了差不多八十年，直到一三二四年（按：即元仁宗，延祐元年），方纔繼續舉行。只此一端，我們便可以想見舊文學的權威的掃地了，在這個舊文學權威掃地的時候，北方民間的文學漸漸的伸出頭來，漸漸的揚眉吐氣了，漸漸的長成人了。小說，小曲，戲劇，都是這個時代的北方出產品。我不能說這三門都起于北方，

但北方文人確然把這三門當作正經事業做，不像南方文人把他們只當作玩意兒做。這是一個要點。北方的文學作品，用的多是白話，是白話的文學，作不像南方的文人愛掉書包，愛咬文嚼字。這也是一個要點。

因此，我們可以說，自宋朝南渡到元朝末年，——一一四〇到一三七

〇（按：即明太祖洪武三年，元帝崩）——這二百多年是文化上南北分裂的時期。明太祖起兵於南方，打平了群雄，平定了中原，趕走了蒙古人，定都于金陵。這時候，南北的文化已漸漸的有接近的樣子了。到明成祖遷都北京以後，文化的統一更容易了。北方的雜劇風行以後，南方文人也跟着做雜劇了；北曲漸漸的南方化了，南曲漸漸的興盛起來了。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小說風行以後，南方文人也跟着做小說了；起初還是南方人做北方的小說，——歷史演義居多——後來竟是南方人做南方的小說了，——英雄的小說變為才子佳人的小說。這也是一個很明顯的趨勢。在文學史上看起來，文學的南方化是一件不幸的事。明初規定用八股



爲科舉的文字，這事的弊害是不消說的了。在這科舉競爭的制度之下，南方人大占勝利；會試時須分南卷北卷，若南北平等待遇，南方人更要勝利了。明清兩代的文學完全是南方人的文學。六百年來，有幾個大文學家是北方人。文學的南方化的結果是晉族文人的文學又佔勝利。元朝的白話文學幾乎成爲正統的文學了。明初以後，白話文學又被推翻，又退居「旁門小道」的地位。於是右文學復古的運動，激烈的要回到秦周，讓一步的要回到漢魏，最平和的也要回到唐宋八家。直到清朝，這個趨勢還在：一方面是唐宋八家的古文派戰勝了，產生了桐城陽湖的古文宗派；一方面是文學復古的餘波，產生了清朝的許多駢文大家。

這是明清六百年的古文文學的大勢。但是白話文學不是這樣容易壓得下的。他是一個不倒翁，跌倒自然會爬起。他是一個皮毬；你把他壓下去了，你的手一拿開，他又起來了。他是深山裡的大樹；沒人採他，他最高興，因爲他可以自由生長；等到你去尋着他時，他已成了十人抱不過來的

大樹了，你不能不尊敬他，沒有別的話說，只好請他做棟樑了！

當明朝那許多才子名士努眼揮拳，拍桌跳腳，爭論秦漢唐宋的時候，中國文學界裡產生了無數的白話小說。說也奇怪，這些白話小說既不能考秀才，又不能舉孝廉方正，偏偏有人愛看他們。小孩子不愛讀『子曰學而』，偏愛看小說；小童生不愛讀新科墨選，偏愛看小說；大小姐不愛看列女傳，偏愛看小說；老百姓不愛讀縣官催錢糧的告示，偏愛看小說。朝廷不用小說考秀才，學堂不准學生看小說，但小說自己會滿地走，會滿天飛，會偷進小學生的抽屜裡去，會跑進大小姐繡房裡去。到後來空氣裡都是小說了。腦筋裡都是小說了，骨髓裡都是小說了。那班當日努眼揮拳拍桌跳腳爭論漢魏唐宋的才子名士們抬頭一看，——不好了！——也就逃不出這個小說世界去了。於是他們裡面那大覺大悟的人也就不能不老老實實的宣言道：『水滸傳可比莊子離騷史記國策！』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無出施耐庵先生右者！』（金聖歎語）

明代是小說發達的時候，是白話文學成人的時代。小說是北方的文學；你看小說用的白話，便知他是北方的出產品。北方的白話文學三門，雜劇被南方人改成又長又酸的『傳奇』了；小曲被南方人的古典文學遮蓋住了；只有小說仍舊是北方人的作品居多，南方人如羅貫中之流也不能不用北方的通行語言來作小說。大概起初這種小說總是北方人看的多，故這一類的白話書可說是本來為北方人做的。上海涵芬樓藏有一部直說通畧，是元朝監察御史鄭鎮孫編的；通略乃是通鑑之略，是一部白話的歷史演義。涵芬樓所藏乃明成化庚子重刊本，有一篇失名的序，說原著者所以做這部白話語的歷史小說，是因為他『適當胡元夷俗之陋，而處中華文明之域，口口爲之不同，語言爲之不通，向非因諸舊史，易以方言，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考。』這話大可注意。我們看元明兩朝的小說，最初產生的全是歷史演義。從那幼稚的五代史平話和遺事到那發達成全的三國志演義，都是這一類。這種演義起初本是一種通俗歷史教科書；後來放手做去，方才有

不依照舊歷史的歷史小說。這是小說的第一期。到了水滸傳西遊記……出來，小說便不僅是通俗教科書了，便真成了文學的一大門類了，便能使文人學士起敬重之心了。這是小說的第二期。但這個時期的小說還是無名的。到了清朝，雁宕山樵陳忱的水滸後傳，吳敬梓的儒林外史，曹雪芹的紅樓夢，李汝珍的鏡花緣，便都是有著者姓名的小說了。這是小說的第三期。到了清末，吳趼人李伯元劉鶚一班人出來，專做社會小說，這是小說的第四期。

小說的發達史上，有一件最微幸的事：小說不會完全南方化。南方化的小說也有，如那多才子佳人的小說，如珍珠塔雙珠鳳一類的彈詞；但南方化的小說都沒有什麼價值，在文學史上佔的地位都不高。此外的重要小說，都是南方人得力於北方小說的，用北方或中部的語言做的，——如水滸後傳與儒林外史。清末的小說家，雖都是南方人，也就不能不用北方或中部的語言來做書了。小說的發達史便是國語的成立史；小說的傳播史便

是國語的傳播史。這六百年的白話小說便是國語文學的大本營，便是無數的『無師自通』的國語實習所。

這南宋以後至今七八百年間的國語文學，總結起來，可分作兩段；每段之中，又可分出一些小子目來：

第一段 南北分裂的時期（一一四〇—一三七〇）；

(1) 南宋與金元對立的時期。

(2) 元朝統一之下的南北文學。

第二段 統一時期（一三七〇—一九二〇）：

(1) 詩詞曲的變遷。

(2) 戲劇的變遷。

(3) 小說的發達。

## 附錄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 (一)

這五十年在中國文學史上可以算是一個很重要的時期。綜括起來，這五十年的重要有幾點：

(1)五十年前，申報出世的一年（一八七二），便是曾國藩死的一年，曾國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興第一大將。但是他的中興事業，雖然是很光榮燦爛的，可惜都沒有穩固的基礎，故都不能有長久的壽命。清朝的命運到了太平天國之亂，一切病狀一切弱點都現出來了，曾國藩一班人居然能打平太平天國，平定各處匪亂，做到他們的中興事業。但曾左的中興事業，雖然延長了五六十年的滿清國運，究竟救不了滿清帝國的腐敗，究竟救不了滿清帝室的滅亡。他的文學上的中興事業，也是如此。古文到了道光咸豐的時代，空疏的方姚派，怪僻的龔自珍派，都出來了，曾國藩一班人居然能使桐城派

的古文忽然得一支生力軍，忽然做到中興的地位。但『桐城—湘鄉派』的中興，也是暫時的，也不能持久的。曾國藩的魄力與經驗固然可算是桐城派古文的中興大將。但曾國藩一死之後，古文的運命又漸漸衰微下去了。曾派的文人，郭嵩燾，薛福成，黎庶昌，俞樾，吳汝綸……都不能繼續這個中興事業。再下一代，更成了『強弩之末』了。這一度的古文中興，只可算是癆病將死的人的『回光返照』，仍舊救不了古文的衰亡。這一段古文末運史，是這五十年的——一個很明顯的趨勢。

(2) 古文學的末期，受了時勢的逼迫，也不能不翻個新花樣了。這五十年的下半便是古文學逐漸變化的歷史。這段古文學的變化史又可分作幾個小段落：

(一) 嚴復林紓的翻譯的文章。

(二) 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議論的文章。

(三) 章炳麟的述學的文章。

(四) 章士釗一派的政論的文章。

這四個運動，在這二十多年的文學史上，都該占一個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淵源和主張雖然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我們從歷史上看起來，這四派都是應用的古文。當這個危急的過渡時期，種種的需要使語言文字不能不朝着「應用」的方向變去。故這四派都可以叫做「古文範圍以內的革新運動」。但他們都不肯從根本上做一番改革的工夫，都不知道古文只配做一種奢侈品，只配做一種裝飾品。却不配作應用的工具。故章炳麟的古文，在四派之中自然是最古雅的了，只落得個及身而絕，沒有傳人。嚴復林紓的翻譯文章，在當時雖然勉強供應了一時的要求，究竟不能支持下去。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說集便是這一派的最大作品，但在適用一方面他們都大失敗了。失敗之後，他們便成了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譚嗣同梁啟超一派的



文章，應用的程度要算很高了，在社會上的影響也要算很大了，但這一派的末流，不免有浮淺的鋪張，無謂的堆砌，往往惹人生厭。章士釗一派是從嚴復章炳麟兩派變化出來的，他們注重論理，注重文法，既能謹嚴，又頗能委婉，頗可以補救梁派的缺點。甲寅派的政論文在民國初年幾乎成一個重要文派。但這一派的文章，既不容易做，又不能通俗，在實用的方面，仍舊不能不歸於失敗。因此，這一派的健將，如高一涵李大釗李劍農等，後來也都成了白話散文的作者。

這一段古文學勉強求應用的歷史，乃是新舊文學過渡時代不能免的一個階級。古文學幸虧有這一個時期，勉強支持了二三十年的運命。

(3) 在這五十之中，勢力最大，流行最廣的文學，——說也奇怪，——並不是梁啟超的文章，也不是林紓的小說。乃是許多白話的小說。

。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都是這個時代的作品。七俠五義之後，有五義等等續編，都是三十多年來的作品。這一類的小說很可代表北方的平民文學。到了前清晚年，南方的文人也作了許多小說。劉勰的老殘遊記，李伯元的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吳沃堯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九命奇冤，……等等，都是有意的作品，意境與見解都和北方那些純粹供人娛樂的民間作品大不相同。這些南北的白話小說，乃是這五十年中國文學的最高作品，最有文學價值的作品。這一段小說發達史，乃是中國「活文學」的一個自然趨勢；他的重要遠在前面兩段古文史之上。

(4) 這五十年的白話小說史仍舊與一千年來的白話文學有同樣的一個大缺點：白話的採用，仍舊是無意的，隨便的，並不是有意的。民國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便是一種有意的主張。無意的演進，是很慢的，是不經濟的。譬如乾隆以來的各處匪亂，多少總帶着

一點『排滿』的意味，但多是無意識的衝動，不能叫做有主張的革命，故容易失敗了。太平天國的革命，排滿的色彩稍明顯一點，但終究算不得是有意識有計畫的排滿運動，故不能得中上階級的同情，終歸於失敗。近二十年來的革命運動，因為是有意識的主張，有計畫的革命，故能于短時期之中，收最後的勝利。文字上的改革，也是如此。一千年來，白話的文學，一線相傳，始終沒有斷絕。但無論是唐詩，是宋詞，是元曲，是明清的小說，總不會有一種有意的鼓吹，不會明明白白的攻擊古文學，不會明明白白的主張白話的文學。

近五年的文學革命，便不同了。他們老老實實的宣告古文學是已死的文學，他們老老實實的宣言『死文字』不能產生『活文學』，他們老老實實的主張現在和將來的文學都非白話不可。這個有意的主張，便是文學革命的特點，便是五年來這個運動所以能成功的最

大原因。

以上四項，便是這五十年中國文學的變遷大勢。以下的幾章便是詳細說明這幾個趨勢。

(二)

曾國藩死後的「桐城—湘鄉派」，實在沒有什麼精采動人的文章。王先謙輯的續古文辭類纂（光緒八年，一八八二，編成的）選有龍啟瑞，魯一同，吳敏樹等人的文章，可以勉強代表這一派的老輩了。王先謙自序說

惜抱（姚鼐）振興絕學，海內靡然從風。其後諸子各詡師承，不無謬附。……梅氏（梅曾亮，一八五五死）浸淫於古，所造獨為深遠。……曾文正公（國藩）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為文章，冠絕今古。……學者將欲杜歧趨，遵正軌，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

「姚氏而外，取法梅曾，足矣」，這是曾國藩死後的古文家的傳法捷徑。我們不能多引他們的文章來佔篇幅，現在引曾國藩的歐陽生文集序，因為這篇序寫桐城文派的淵源傳播，頗有文學史料的價值：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鼐）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魁，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

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著籍者，上元有管同、吳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絜非，宜興吳德旋、仲倫。

。絜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既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蘇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絜非之風，私淑于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于廣西矣。

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既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淑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勳）……受法于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趣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

，今爲犬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旣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嘔血死矣。

余來建昌，問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家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又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瘵死。老者牽于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少者或中道夭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于古之作者，卒不可得。……

這一篇不但寫桐城派的傳播，又可以使我們知道這一派的最高目的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

曾國藩在當日隱隱的自命爲桐城派的中興功臣，人家也如此推崇他。

（王先謙自序可參看。）他作聖哲書像記，共選聖哲三十二人，而姚鼐爲三十二人之一，這可以想見他的心理了。他的幕府裏收羅了無數人才；我

我們讀薛福成的叙曾文正公墓府賓僚（庸菴文編四）一篇，可以知道當日的學者如錢泰吉，劉毓崧，劉壽曾，李善蘭（算學家），華蘅芳（算學家），孫衣言，俞樾，莫友芝，戴望，成蓉鏡，李元度；文人如吳敏樹，張裕釗，陳學受，方宗誠，吳汝綸，黎庶昌，汪士鐸，王闈運，——都在他的幕府之內。怪不得曾派的勢力要影響中國幾十年了。但這一班人在文學史上都沒有什麼重要的貢獻。年壽最高，名譽最長久的，莫如俞樾，王闈運，吳汝綸三人。俞樾的詩與文都沒有大價值。王闈運號稱一代大師，但他的古文還比不上薛福成（詩另論）。吳汝綸思想稍新，他的影響也稍大，但他的貢獻不在於他自己的文章，乃在他所造成的後進人才。嚴復林紓都出于他的門下，他們的影響比他更大了。

平心而論，古文學之中，自然要算「古文」（自韓愈至曾國藩以下的古文）是最正常最有用的文體。駢文的弊病不消說了。那些瞧不起唐宋八家以下的古文的人，妄想回到周秦漢魏，越做越不通，越古越沒有用，只替



文學界添了一些似通非通的假古董。唐宋八家的古文和桐城派的古文的長處只是他們甘心做通順清淡的文章，不妄想做假古董。學桐城古文的人，大多數還可以做到一個「通」字；再進一步的，還可以做到應用的文字。故桐城派的中興，雖然沒有什麼大貢獻，却也沒有什麼大害處。他們有時自命爲「衛道」的聖賢，如方東樹的攻擊漢學，如林紓的攻擊新思潮，那就是中了「文以載道」的話的毒，未免不知分量。但桐城派的影響，使古文做通順了，爲後來二三十年勉強應用的預備，這一點功勞是不可埋沒的。

(三二)

太平天國之亂是明末流寇之亂以後的一個最慘的大劫，應該產生一點悲哀的或慷慨的好文學。當時貴州有一個大詩人鄭珍（子尹，遵義人，生一八〇六，死一八六四）在貴州受了局部的影響（咸豐四年，貴州的亂），已替他晚年的詩（巢經巢詩鈔後集）增加無數悲哀的詩料。但鄭珍死在五十八年前，已不在我這一篇小史的範圍之內了。說也奇怪，東南各省受

害最深，竟不會有偉大深厚的文學產生出來。王闈運爲一代詩人，生當這個時代，他的湘綺樓詩集卷一至卷六正當太平天國大亂的時代（一八四九—一八六四）；我們從頭讀到尾，只看見無數擬鮑明遠，擬傅玄，擬王元長，擬曹子建……一類的假古董；偶然發見一兩首『歲月猶多難，干戈罷遠遊』一類不痛不癢的詩；但竟尋不出一些真正可以紀念這個慘痛時代的詩。這是什麼緣故呢？我想這都是因爲這些詩人大都是只會做模倣詩的，他們住的世界還是鮑明遠曹子建的世界，並不是洪秀全楊秀清的世界；況且鮑明遠曹子建的詩體，若不經一番大解放，決不能用來描寫洪秀全楊秀清時代的慘劫。王闈運集中有一八七二年作的獨行謠三十章（卷九），追寫二十年的時事，內中頗有大胆的譏評，但文章多不遜，敘述多不明白，只可算是三十篇笨拙的時事歌括，不能算作詩！我不得已，勉強選了他的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一篇代表這一位大名鼎鼎的詩人；

銅官行，寄章壽麟，題感舊圖。

（適按：此詩無注，多不可通。章字价人。曾氏靖港之敗，賴章救他出來。後來曾氏成功受封，章獨不得報酬，人多爲他抱不平。章晚年作感舊圖。並作記，記此事。參看鄭孝

胥海藏樓詩卷三，頁三。）

桂平盜起東南卷，唯有長沙能累卵。三年坐井仰恃天，城堞微風動矛纜。凶徒無賴往復來，潘張逃去駱受災；閉門待死諡忠節，未死從容居憲臺。曾家嶺棚偏在頸，三家村儒怒生癭。勸捐截餉百計生，欲倚江吳効馳騁。盧黃軍敗如覆鏹，盜舟一夜滿洞庭。撫標大將絕樓走，徐公繞室趾不停。省兵無人無守禦，卻付曾家一瓦注。空船坐守木關防，直置當鋒尋死處。軍謀兵機不暇講，盜屯洲潭下靖港；兩頭張手探釜魚，十日淘河得枯蚌。劉郭蒼黃各顧家，左生狂笑罵豬耶。彭陳李生豈願死？四圍密密張羅罝。此時餽筭求上計，陳謀李斷相符契；彭公建策攻下游，擣堅禽王在官啓。弱冠齊年

與君，君如李廣欲無言。日中定計夜中變，我歸君去難相聞。平明  
丁叟蹋門入，報敗方知一軍泣。督師只擬從湘纍，主簿匆匆救吐襲  
。十營並發事全虛，從此舍舟山上居。七門晝閉春欲盡，獨教陳李  
刪遺疏。版橋漂破帥旗折，銅官渚畔幾明滅。豈料湘潭大捷來，千  
里盜屯湯沃雪！一勝中威百勝從，塔羅如虎彭楊龍。時人攀附三十  
載，爭道當年贊畫功！駱相成名徐陶死，曾弟重歌脊令起。惟餘湘  
岸柳千條，猶恨當時嗚咽水。信陵客散十年多（適按此詩作于曾國  
藩死後約十年）蒼邏頻迎節鎮過；時平始覺軍功賤，官冗間從資格  
磨。憑君莫話艱難事，俺得俺失皆天意。漁浦蕭蕭廢壘秋，遊人且  
覓從事記。

這種詩還不能完全當得一個「通」字，但在湘綺樓集裏那許多假古董之中，  
這種詩自然不能不算上品了。

但是這個時代有一個詩人，確可以算是代表時代的詩人。這個詩人就

是上元的金利，字亞匏，生于一八一八，死于一八八五，著有秋蟬吟館詩鈔七卷。當一八五三年南京城破時，金利被陷在城中，與長髮軍中人往來，漸漸的結合了許多人，要想作官兵的內應。那時向榮的大本營即在城外，金利偷出城來，把內應的計畫告知官兵；向榮初不信，他就自請把身體押在大營，作為保證。城內的同黨與官兵約定期日攻城，到期官兵不到；再約，官兵又不到。城內的同黨被殺的很多。金利親自經過圍城中的生活，又痛恨當日官軍的腐敗無能，故他的紀事詩不但很感動人，還有歷史的價值。他的痛定篇（卷二，頁十二—二十）用日記體作詩，寫破城及城中事，我們舉他一首作例：

二月二十三，傳聞大兵至，賊魁似皇皇，終日警三四。南民私相意，始有再生意。桓桓向將軍，仰若天神貴。一聞賊吹角，卽候將軍騎，香欲將軍迎，酒欲將軍饋。食念將軍食，睡說將軍睡。……七歲兒何知，門外偶嬉戲，公然對路人，說出將軍字。阿姊面死

灰，摔之大怒詈。從此望將軍，十日九憔悴。更有健者徒，夜半誓忠義，願遙應將軍，畫策萬全利。分隸賊麾下，使賊不猜忌。尋常行坐處，短刃縛在臂。但期兵入城，各各猝舉燧。得見將軍面，命卽將軍賜。誰料將軍忙，未及理此事？

他的六月初二日記事一百韻，前面寫向榮刻日出兵，寫先期大饗士卒，將軍行酒誓師，寫明日之晨準備出戰，共九十幾句，到篇末只說：

……一時驚喜徧旄倪，譬積陰雨看紅霓，……夜不敢寐朝陽躋，……日中纔聽怒馬嘶，但見泛泛如鳧鷖，兵不血刃身不泥，全軍而退歸來兮！

這已是罵的很刻毒了。但下面的一首初五日記事更妙，我們可以把全鈔在這裏：

前日之戰未見賊，將軍欲赦赦不得。或語將軍難盡誅，姑使再戰當何如？昨日黃昏忽傳令，謂「不汝誅貸汝命。今夜攻下東北城，

城不可下無從生。』三軍拜謝呼刀去，又到前回酣睡處。空中烏鳥狂風來，沈沈雲陰轟轟雷。將謂七日雨且至，士謂將曰此可避。回鞭十里夜復晴，急見將軍天未明。將軍已知夜色晦，『此非汝罪汝其退。』我聞在楚因天寒，龜手而戰難乎難。近來烈日惡作夏，故兵之出必以夜。此後又非進兵時，月明如晝賊易知。乃于片刻星雲變，可以一戰亦不戰。吁嗟乎，將軍作計必萬全，非不滅賊皆由天。安得青天不寒亦不暑，日月不出不風雨！

這種嘲諷的詼諧，乃是金和的特別長處。他是全椒吳家的外孫，與儒林外史的著者和儒林外史的幾個重要人物都有點關係，他是表章儒林外史的一個人，故他的詩也很像是得力于儒林外史的嘲諷的本領。有心人的嘲諷，不是笑罵，乃是痛哭；不是輕薄，乃是恨極無可如何，不得已而爲之。他的十六日至秣陵關遇赴東壩兵有感一篇云：

初七日未午，我發鍾山下。蜀兵千餘人，向北馳怒馬。傳聞東壩

急，兵力守恐寡。來乞將軍援，故以一隊假。我遂從此辭，僕僕走四野。三宿湖熟橋，兩宿龍溪社，四宿方山來，塵汗搔滿把。僧舍偶乘涼，有聲叱震瓦。微睨似相識，長身面甚赭。稍前勸勿曠，幸不老拳惹。婉詞問何之，乃赴東壩者。九日行至此，將五十里也！

這種技術確能於杜甫白居易的「問題詩」之外，別開一個牛面。他有軍前新樂府四篇，我們選他的第四篇，篇名半邊眉：

半邊眉，汝何來？太守門下請錢回。太守門，何處所？鍾山之旁近大府。大府初聞難民苦，公家徧括開田租，旁郡金檄上戶輸。一心要貸難民命，聘賢太守專其政。太守計曰：「費恐濫，百二十錢一人贍。」太守計曰：「難民多，一人數請當奈何？我聞古有察眉律。」呼僕持刀對人立，一刀留下半邊眉，再來除是眉長時。——防蠹術果奇，作蠹術斯巧。豈但無眉人不來，有眉人亦來都少。惟有一二市井姦，賂太守僕二十錢，奏刀不猛眉猶全，半邊眉可三刀焉。



否則病夫真餓殺，癡心尙戀一朝活，拌與半邊眉鬚割。吁嗟乎，……太守何不計之毒？千錢割人耳與目，萬錢截人手與足，終古無人請錢至，太守，豈非大快事？

此外尙有許多可選的詩，我們不能多舉例了。金和的詩很帶有革新的精神，他自己題他的椒雨集云：

是卷半同日記，不足言詩。如以詩論之，則軍中諸作，語宗痛快，已失古人敦厚之風，尤非近賢排調之旨。其在今日諸公有是韜鈴，斯吾輩有此翰墨，塵穢略相等，殆亦氣數使然耶？

他又有詩（卷七，頁八）云：

所作雖不純乎純，要之語語皆天真。時人不能爲，乃謂非古人。這雖是弔朋友的詩，也很可代表他自己的主張。他在別處又說（卷一，頁三）：

盡數寫六書，只此數萬字。中所不熟習，十復問三四。循環堆垛

之，文章畢能事。苟可聯貫者，古人肯唾棄，而以遺後人，使得逞妍秘？操觚及今日，談亦何容易？乃有真壯夫，於此獨攘臂；萬卷讀破後，一一勸同異；更從古人前，混沌闢新意；甘使心血枯，百戰不退避。一家言既成，試質瓊嬛地，必有天上語，古人所未至。

……彼抱竊疾者，出聲令人睡。何不指六經，而曰公家器！

正。因。爲。他。深。恨。那。些。『抱竊疾者』。正。因。爲。他。要。『更。從。古。人。前。混。沌。闢。新。意』。故。他。能。在。這。五。十。年。的。詩。界。裏。佔。一。個。很。高。的。地。位。

這五十年的詞，都中了夢窗（吳文英）派的毒，很少有價值的。故我們不討論了。

（四）

自從一八四〇年鴉片之戰以來，中間經過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破天津入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戰事，中興的戰爭又很得了西洋人的幫助，中國明白事理的人漸漸承認西洋各國的重要。一八六一年，清廷設總理各國事務衙

門；一八六七年，設同文館。後來又有派學生留學外國的政策。當時的頑固社會還極力反對這種政策，故同文館收不到好學生，派出洋的更不得人。但十九世紀的末年，翻譯的事業漸漸發達。傳教士之中，如李提摩太等，得着中國文士的幫助，譯了不少的書。太平天國的文人王韜，在這種事業上，要算一個重要的先鋒了。

但當時的譯書事業的範圍並不甚廣。第一類是宗教的書，最重要的是新舊約全書的各種譯本。第二類為科學和應用科學的書，當時稱為「格致」的書。第三類為歷史政治法制的書，如泰西新史攬要，萬國公法等書。這是很自然的。宗教書是傳教士自動的事業。格致書是當日認為鎗砲兵船的基礎的。歷史法制的書是要使中國人士了解西洋國情的。此外的書籍，如文學的書，如哲學的書，在當時還沒有人注意。這也是很自然的。當日的中國學者總想西洋的鎗砲固然利害，但文藝哲理自然遠不如我們這五千年的文明古國了。

嚴復與林紓的大功勞在於補救這兩個大缺陷。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

嚴復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在光緒丙申（一八九六），在中日戰爭之後，戊戌變法之前。他自序說：

……風氣漸通，士知奔陋爲恥；西學之事，間塗日多。然亦有一二巨子詭然謂彼之所精不外象數形下之末，彼之所務不越功利之間；逞臆爲談，不容其實。討論國聞，審敵自鏡之道，又斷斷乎不如是也。……

這是他的卓識。自從天演論出版（一八九八）以後，中國學者方才漸漸知道西洋除了鎗砲兵船之外，還有精到的哲學思想可以供我們的採用。但這是思想史上的事，我們可以不談。

我們在這裏應該討論的是嚴復譯書的文體。天演論有「例言」幾條，中有云：

譯事三難：信，達，雅。求其信已大難矣。顧信矣，不達，雖譯猶不譯也。則達尙焉。……今是書所言本五十年西人新得之學，又爲作者晚出之書。譯文取明深義，故詞句之間時有所顛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義則不倍本文，題曰達指，不云筆譯；取便發揮，實非正法。……凡此經營，皆以爲達；爲達卽所以爲信也。……信達而外，求其爾雅。此不僅期以行遠已耳，實則精理微言，用漢以前字法句法則爲達易，用近世利俗文字則求達難，往往抑義就詞，毫釐千里。審擇於斯二者之間，夫固有所不得已也。……這些話都是當日的實情。當時自然不便用白話；若用白話，便沒有人讀了。八股式的文章更不適用所以。嚴復譯書的文體，是當日不得已的辦法。我們看吳汝綸的天演論序，更可以明白這種情形：

……今西書雖多新學，顧吾之士以其時文公牘說部之詞譯而傳之，有識者方鄙夷而不知顧，民智之淪何由？此無他，文不足焉故也。

文如幾道，可與言譯書矣。……今赫肯黎之道，……嚴子一文之，而其書乃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然則文顧不重耶？……

嚴復用古文譯書，正如前清官僚戴着紅頂子演說，很能抬高譯書的身價，故能使當日的古文大家認為「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

嚴復自己說他的譯書方法道：「什法師有云，「學我者病。」來者方多，幸勿以是書爲口實也。」（天演論例言）這話也不錯。嚴復的英文與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雖用一種死文字，還能勉強做到一個「達」字。他對於譯書的用心與鄭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們的模範。他曾舉「導言」一個名詞作例，他先譯「卮言」，夏曾佑改爲「懸談」，吳汝綸又不贊成；最後他自己又改爲「導言」。他說，「一名之立，旬月踟躕；我罪我知，是存明哲。」嚴譯的書，所以能成功，大部分是靠着這「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精神。有了這種精神，無論用古文白話，都可以成功。後人既無他的工力，又無他的精神；用半通不通的古

文，譯他一知半解的西書，自然要失敗了。

嚴復譯的書，有幾種——天演論，羣己權界論，羣學肄言——在原文本有文學的價值，他的譯本在古文學史也應該佔一個很高的地位。我們且引一節做例：

望舒東睨，一碧無煙。獨立湖塘，延賞水月；見自彼月之下，至於目前，一道光芒，滉漾閃爍。諦而察之，皆細浪淪漪，受月光映發而爲此也。徘徊數武，是光景者乃若隨人。頗有明理士夫，謂此光景爲實有物，故能相隨，且亦有時以此自訝；不悟是光景者從人而有；使無見者，則亦無光，更無光景與人相逐。蓋全湖水面受月映發，一切平等；特人目與水對待不同，明闇遂別，——不得以所未見，遂指爲無——是故雖所見者爲一道光芒，他所不爾，又人目易位，前之闇者，乃今更明，然此種種，無非妄見。以言其實，則由人目與月作二線入水，成角等者，皆當見光；其不等者，則全成闇。

（成角等與不等，稍有可議，原文亦不如此說。）惟人之察羣事也，亦然；往往以見所及者爲有，以所不及者爲無。執見否以定有無，則其思之所不賅者衆矣。（羣學肄言三版，頁七二—三。原書頁八三。）

這種文字，以文章論，自然是古文的好作品；以內容論，又遠勝那無數『言之無物』的古文；怪不得嚴譯的書風行二十年了。

林紓譯小仲馬的茶花女，用古文敘事寫情，也可以算是一種嘗試。自有古文以來，從不曾有這樣長篇的敘事寫情的文章。茶花女的成績，遂替古文開闢一個新殖民地。林紓早年譯的小說，如茶花女，黑奴籲天錄，滑鐵盧及利俾瑟戰血餘腥記，……恰不在手頭，不能引來作例。我且隨便引幾個例。拊掌錄（頁一九以下）寫村中先生有一個學唱歌的女學生，名凱脫里納，爲村中大戶之孤生女，

其肥如竹雞，雙頰之紅鮮如其父園中之桃實，貌既豐腴，產尤饒



沃。……先生每對女郎輒心醉，今見絕色麗姝，安能不加顛倒？且經行其家，目其巨產矣。女郎之父曰包而忒司，……屋居黑逞河次，依山傍樹而構，青綠照眼。屋頂出大樹，蔭滿其堂室，陽光所不能燠，樹根有山泉滃然仰出，盡日弗窮。老農引水赴溝渠中，渠廣而柳樹四合，竟似伏流，汨汨出樹而逝。去室咫尺，卽其倉庾，糧積擁腫，幾欲潰窗而出。老農所積如是，而打稻之聲尙不斷于耳。屋簷羣燕飛鳴；尙有白鴿無數，一有側目視空者，亦有納首於翼，企單足而立者，或上下其頸呼雌者，一咸仰陽集于屋頂。而肥膩之豬，伸足笠中，作喘聲，似自鳴其足食；而笠中忽逐隊出小豕，仰鼻于天，承取空氣。池中白鵝，橫互如水師大隊之戰艦排檣而進，而羣鴨遊弋，則獵艦也。火鷄亦作聯隊，雜他鷄鳴于稻畦中，如饒舌之村嫗長日詈人者。倉庾之前，數雄鷄高冠長緯，鼓翼而前，頸羽皆豎，以鬪其侶；有時以爪爬沙得小蟲，則抗聲引其所據有之母

鷄啄食，已則側目旁視；他雄稍前，則立拒之。先生觸目見其豐饒，涎出諸吻。見豬奔竄，則先生目中已現一炙髀；聞稻香，則心中亦畜一布丁；見鴿子，則思切而苞爲蒸餅之餡；見乳鴨與鵝游流水中，先生饑吻則思盪之以沸油。又觀田中大小二麥及珍珠米，園中已熟之果，紅實垂垂，尤極動人。先生觀狀，益延盼于女郎，以爲得女郎者，則萬物俱奩中有矣。……

滑稽外史第四十一章寫尼古拉司在白老地家中和白老地夫婦暢談時，司圭爾先生和他的女兒番尼，兒子瓦克福，忽然闖進來。白老地的妻子與番尼口角不休，

方二女爭時，小瓦克福見案上陳食物無數，饑不可忍，徐徐近案前，引指染盤上腥膩，入指口中，力吮之；更折麵包之角，竊蘸牛油嚼之；復取小方糖納之囊中，則引首仰屋，如有所思，而手已就糖盂累取可數方矣。及見無人顧視，則膽力立壯，引刀切肉食之。

此狀司圭爾先生均歷歷見之，然見他人無覺，則亦僞爲未見，竊以其子能自圖食，亦復佳事。此時番尼語止，司圭爾知其子所爲將爲人見，則僞爲大怒狀，力抵其頰，曰，『汝乃甘食仇人之食！彼將投毒醜爾矣。爾私產之兒，何無恥耶！』約翰（白老地）曰，『無傷，恣彼食之。但願先生高徒能合衆食我之食令飽，我卽罄囊，亦非所惜。』……（頁百十一）

能讀原書的自然總覺得這種譯法不很滿意。但平心而論，林譯的小說往往有他自己的風味；他對於原書的談諧風趣，往往有一種深刻的領會，故他對於這種地方，往往更用氣力，更見精采。他的缺陷在于不能讀原文；但他究竟是一個有點文學天才的人，故他若有了好助手，他了解原書的文學趣味往往比現在許多粗能讀原文的人高的多。現在有許多人對於原書，既不能完全了解；他們運用白話的能力又遠不如林紓運用古文的能力，他們也要批評林譯的書，那就未免太冤枉他了。

平心而論，林紓用古文做翻譯小說的試驗，總算是很有成績的了。古文不曾做過長篇的小說，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一百多種長篇小說，還使許多學他的人也用古文譯了許多長篇小說，古文裏很少滑稽的風味，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歐文與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長于寫情，林紓居然用古文譯了茶花女與迦茵小傳等書。古文的應用，自司馬遷以來，從沒有這種大的成績。

但這種成績終歸于失敗！這實在不是林紓一般人的錯處，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古文是可以譯小說的，我是用古文譯過小說的人，故敢說這話。但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無論你怎樣做得好，究竟只夠供少數人的賞玩，不能行遠，不能普及。我且舉一個最明顯的例。十幾年前，周作人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來譯小說。他們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們譯的域外小說集比林譯的小說確是高的多。我且引安樂王子的一部分作例：

一夜，有小燕翻飛入城。四十日前，其伴已往埃及，彼愛一葦，獨留不去。一日春時，方逐黃色巨蠶，飛經水次，與葦邂逅，愛其纖腰，止與問訊，便曰，『吾愛君可乎？』葦無語，惟一折腰。燕隨繞葦而飛，以翼擊水，漣起作銀色，以相溫存，盡此長夏。

他燕嚶晰相語曰，『是良可笑。女絕無資，且親屬衆也。』燕言殊當，川中固皆葦也。

未幾秋至，衆各飛去。燕失伴，漸覺孤寂，且勸於愛，曰，『女不能言，且吾懼彼佻巧，恆與風酬對也。』是誠然，每當風起，葦輒宛轉頂禮。燕又曰，『女或宜家，第吾喜行旅，則吾妻亦必喜此，乃可耳。』遂問之曰，『若能偕吾行乎？』葦搖首，殊愛其故園也。燕曰，『若負我矣。今吾行趣埃及古塔，別矣！』遂飛而去。

這種文字，以譯書論，以文章論，都可算是好作品。但周氏兄弟辛辛苦苦譯的這部書，十年之中，只銷了二十一冊！這一件故事應該使我們覺悟了

。用古文譯小說，固然也可以做到『信，達，雅』三個字，一如周氏兄弟的小說，——但所得終不償所失，究竟免不了最後的失敗。

(五)

中日之戰以後，明白時勢的人都知道中國有改革的必要。這種覺悟產生了一種文學，可叫做『時務的文章』。那時代先後出的幾種『危言』，——如邵作舟的，如湯壽潛的，——文章與內容都很可以代表這個時代的趨勢。到一九八七年，德國強佔了膠州，人心更激昂了；那時清光緒帝也被時局感動了，於是有『戊戌變法』（一八九八）的運動。這個變法運動在當日的勢力頗大，中央政府和各省都有贊助的人。但頑固的反動力終久戰勝了，於是有戊戌的『政變』。變法黨的領袖是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譚嗣同與同志五人死于政變，但他的著述，在他死後仍舊發生不少的影響。康有為是『今文家』的一個重要代表，他的新學偽經攷與孔子改制攷等書，在這五十年的思想史上，自有他們的相當位置。他的文章雖不如他的詩，但當他

『公車上書』以至他亡命海外的時代，他的文章也頗有一點勢力，不過他的勢力遠不如梁啟超的勢力的遠大了。梁啟超當他辦時務報的時代已是一個很有力的政論家；後來他辦新民叢報，影響更大。二十年來的讀書人差不多沒有不受他的文章的影響的。

嚴復林紓是桐城的嫡派，譚嗣同康有爲梁啟超都是桐城的變種。譚嗣同的三十自紀（文集中）說：

嗣同少頗爲桐城所震，刻意規之數年，久自以爲似矣；出示人，亦以爲似。誦書偶多，廣識當世淹通博壹之士，稍稍自慙，卽又無以自達。或授以魏晉間文，乃大喜，時時籀繹，益篤嗜之。由是上溯秦漢，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絕麗之文，子雲所以獨遼遼焉。舊所爲，遺棄殆盡。……昔侯方域少喜駢文，壯而悔之，以名其堂。嗣同亦旣壯，所悔乃在此不在彼。……所謂駢文，非四六排偶之謂，體例氣息之謂也，則存乎深觀者。

梁啟超自述也說：

啟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爲文，學晚漢魏晉，頗尙矜鍊。至是（指辦新民叢報時）自解放，務爲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爲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四二。）

這是梁氏四十八歲的自述，沒有他三十自述說的詳細：

八歲學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研鑽。頗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于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鑑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者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十三歲始知有段玉訓詁



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十五歲，……肄業於學海堂，  
……乃決舍帖括以從事于訓詁詞章。……

此一段可補前一段『夙不喜桐城派古文』的話。譚嗣同與梁啟超都經過一個桐城時代，但他們後來都不滿意於桐城的古文。他們又都曾經過一個復古的時代，都會回到秦漢六朝；但他們從秦漢六朝得來的，雖不是四六排偶的形式，却是駢文的『體例氣息』。所謂體例，即是譚嗣同說的『沈博絕麗之文』；所謂氣息，即是梁啟超說的『筆鋒常帶情感』。

譚嗣同的仁學，在思想方面固然可算是一種大胆的作品，在文學方面也有代表時代的價值。我們引一節作例：

不生不滅有徵乎？曰，彌望皆是也。如向所言化學諸理，窮其學之所至，不過析數原質而使之分，與併數原質而使之合；用其已然而固然者，時其好惡，劑其盈虛，而以號曰某物某物，如是而已。豈能竟消磨一原質與別創造一原質哉？……本爲不生不滅，烏從生

之滅之？譬如水加熱則漸涸，非水滅也；化爲輕氣養氣也。使收其輕氣養氣，重與原水等。且熱去而仍化爲水，無少滅也。譬如燭久燃則盡滅，非燭滅也，化爲氣質流質定質也。使收其所合之炭氣，所然之蠟淚，所餘之蠟煤，重與原燭等。且諸質散而滋育他物，無少棄也。譬如陶埴，失手而碎之；其爲器也毀矣。然陶埴，土所爲也。方其爲陶埴也，在陶埴曰成，在土則毀；及其碎也，還歸乎土，在陶埴曰毀，在土又以成。但有回環，都無成毀。譬如餅餌，入胃而化之，其爲食也亡矣。然餅餌，穀所爲也。方其爲餅餌也，在餅餌曰存，在穀曰亡；及其化也，選糞乎穀，在餅餌曰亡，在穀又以存。但有變易，復何存亡？……（刪去一排兩個譬喻）……譬如於陵谷滄桑之變易；地球之生不知經幾千萬變矣；洲渚之壅淤，知崖岸之將有傾頽；草木金石之質日出於地，知空穴之將就淪陷；赤道以旋速而隆起，即南北極之所翕歛也；火期之炎，冰期之沍，即一氣

之舒卷也。故地球體積之重率必無軒輊于昔時；有之，則畸重而去日遠，畸輕而去日近，其軌道且歲不同矣。譬如流星隕石之變：恆星有古無而今有，有古有而今無；彗孛有循橢圓線而往可復返，有循拋物線而一往不返。往返者，遠近也，非生滅也；有無者，聚散也，非生滅也。木星本統四月，近忽多一月，知近度之所吸取。火木之間，依比例當更有一星，今惟小行星武女等百餘，知女星之所剖裂，即此。地球亦終有隕散之時，然地球之所隕散，他星又將用其質點以成新星矣。王船山之說易，謂一卦有十二爻，半隱半見；故大易不言有無，隱見而已。孔子之論禮，謂殷因於夏；周因於殷；故禮有不得，與民變革損益而已。凡此諸體，雖一一佛有阿僧祇身，一一身有阿僧祇口，說亦不能盡。（仁學上，頁十三。）

這一節不但材料可以代表當時的科學知識，他的體例也可以代表當時與二十年來的『新文體』。譚嗣同自己說的駢文的體例與氣息，在這裏也可以

看得出來。但我們拿文學史的眼光來觀察，不能不承認這種文體雖說是得力於駢文，其實也得力於八股文。古代的駢文沒有這樣奔放的體例，只有八股文裏的好「長比」有這種氣息。（上例中，水與燭一比及陶埴與餅餌一比，最可玩味。）故嚴格說來，這一種文體很可以說是八股文經過一種大解放，變化出來的。

說這種文體是受了八股文的影響的，這句話也許有人不願意聽。其實這句話不全是貶辭。清代的大文章學誠作古文往往不避駢偶的長排；他曾說：

嗟夫，知文亦豈易易？通人如段若膺，見余通義有精深者，亦與歎絕；而文句有長排作比偶者，則曰「惜雜時文句調」！夫文求其是耳，豈有古與時哉？即曰時文體多排比，排比又豈作時文者所創爲哉？使彼得見韓非諸說，淮南說山說林，傅毅連珠諸篇，則又當爲秦漢人情有時文之句調矣。論文豈可如是？此由彼心目中有一執而

不化之古文，怪人不似之耳。（與史餘付簡）

此說最有理。文中雜用駢偶的句子，未必即是毛病。當日人人做八股，受了一種影響，也是很自然的事。其實這一派的長處就在他們能夠打破那「執而不化」的狹義古文觀，就在他們能夠運用古文時文儒書佛書的句調來做文章。這個趨勢，到了梁啟超，更完備了。

梁啟超最能運用各種字句語調來做應用的文章。他不避排偶，不避長比，不避佛書的名詞，不避詩詞的典故，不避日本輸入的新名詞。因此，他的文章最不合「古文義法」，但他的應用的魔力也最大。

梁啟超的文章很多，舉例也很難。我且舉他的新民說第十一篇論進步的一節：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蠅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腸盪胃以上于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

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闢之，使數百萬如蠶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弄舌搖筆舞文嚼字爲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無血之破壞者，如日本之類是也。有血之破壞者，如法國之類是也。中國如能爲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爲有血之破壞乎？吾衰絰而哀之！雖然，哀則哀矣，然欲使吾於此二者之外，而別求一可以救國之途，吾苦無以對也。嗚呼，吾中國而果能行第一義也，則今日其行之矣。而竟不能！則吾所謂第二義者，遂終不可免。嗚呼，吾又安忍言哉？嗚呼，吾又安忍言哉？

我再舉一個例：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于自由，死于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彼由自由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崙之母也，

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爲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這兩個例很可以表示梁啟超自己說的『筆鋒常帶情感』的文體。前一例可以表示這種文字的好的方面；後一例可以表示這種文字的壞的方面。更惡劣的如：

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迸，水漸湧，謔謔出出，法國革命！嗟嗟咄咄，法國遂不免于大革命！

但這種文字在當日確有很大的魔力。這種魔力的原因約有幾種：(1)文體的解放，打破一切『義法』『家法』，打破一切『古文』『時文』『散文』

『駢文』的界限；(2)條理的分明，梁啟超的長篇文章都長於條理，最容易看下去；(3)辭句的淺顯，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倣；(4)富於刺激性，『筆鋒常帶情感』。

梁啟超中年的文章，國風報庸言報時代的文章，把早年文章的毛病漸漸的減少了；漸漸的回到清淡明顯的文章。但學他的文章的人，往往學了他的堆砌，他的排比。在記敘的文章內，這種惡劣之處更容易呈顯出來。前七八年流行一時的玉梨魂一類的小說，便是這種文體用來敘事的結果了。

### (六)

康梁的一班朋友之中，也很有許多人抱着改革文學的志願。他們在散文方面的成績只是把古文變淺近了，把應用的範圍也更推廣了。在韻文的方面，他們也曾有『詩界革命』的志願。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說：

當時所謂『新詩』者，頗喜擷摭新名詞以自表異。丙申丁酉間（一八九六—一八九七）吾黨數子皆好作此體。提倡之者為夏穗卿（



會佑)。而復生(譚詞同)亦慕嗜之。……其金陵聽說法云，「綱倫慘以喀私德(Caste)，法會盛於巴力門(Parliament)。」……穗卿贈余詩云，「帝殺黑龍才士隱，書飛赤鳥太平遲。」又云，「有人雄起琉璃海，獸吼蛙魂龍所徒。」……當時吾輩方沈醉于宗教，……故新約字面絡繹筆端焉。

這種革命的失敗，自不消說。但當時他們的朋友之中確有幾個人在詩界上放一點新光彩。黃遵憲與康有爲兩個人的成績最大。但這兩人之中，黃遵憲是一個有意作新詩的，故我們單舉他來代表這一個時期。

黃遵憲字公度，嘉應州人，生于一八四八，死于一九〇五，著有人境廬詩草十一卷。他做過三十年的外交官，到過日本，英國，美國，南洋等處。他曾著日本國志，日本雜事詩。當戊戌的變法，他也是這運動中的一個人物。他對於詩界革命的動機，似乎起的很早。他二十多歲時作的詩之中，有雜感五篇，其二云：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圓。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以我視後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賢？卽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明窗敞流離，高爐爇香烟；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卽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

這種話很可以算是詩界革命的一種宣言。末六句竟是主張用俗話作詩了。他那個時代作的詩，還有山歌九首，全是白話的。內中如

買梨莫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沒人知。因爲分梨更親切，誰知親切轉傷離？

催人出門鷄亂啼，送人離別水東西。挽水西流想無法，從今不養五更鷄。

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鏡光。街頭銅鼓聲聲打，打着中心只說『耶』。

都是民歌的上品。他自序云：

土俗好爲歌，男女贈答，頗有子夜讀曲遺意。採其能筆于書者，得數首。

我常想黃遵憲當那麼早的時代何以能有那種大胆的『我手寫我口』的主張？我讀了他的山歌的自序，又讀了他五十歲時的己亥雜詩中敘述嘉應州民族生俗的詩和詩注，我便推想他少年時代必受了他本鄉的平民文學的影響。己亥雜詩中有一首云，

一聲聲道妹相思，夜月哀猿和竹枝。懼是團圓悲是別，總應腸斷妃呼豨。

他自注云：

土人舊有山歌，多男女相思之辭，當係獠蛋遺俗。今松口松源各

鄉尙相沿不改。每一辭畢，輒間以無辭之聲，正如妃呼豨，甚哀厲而長。

他對於這種民間文學的興趣，可以使我們推想他受他們的影響定必不少。故他在日本時，看見西京民間風俗「七月十五夜至晦日，每夜巨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豔妝靚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詞，有歌以爲之節者，謂之音頭」，他就能賞識這種平民文學，說「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其音節則漢之董逃行也。」他因此作成一篇都踊歌：

長袖飄飄兮，髻峨峨，荷荷；

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

分行逐隊兮，舞傴僂，荷荷；

往復還兮，如擲梭，荷荷；

回黃轉綠兮，按莎，荷荷；

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

附錄 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

貽我釵鬢兮，餽我翠螺，荷荷；

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

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

鷄眠貓睡兮，犬不吠，荷荷，

來不來兮，歡奈何，荷荷？

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

雙燈照兮，暈紅渦，荷荷。

千人萬人兮，妾心無他，荷荷；

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

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荷荷。

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

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歌，荷荷！

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原刻此詩不分行。分行更好。）

這固是爲西京的風俗作的，但他對於這種民間白話文學的賞識力，大概還是他本鄉的山歌的影響。都踊歌每一句的尾聲「荷荷」，正和嘉應州山歌「每一辭畢，輒間以無辭之聲，甚哀厲而長」，是相像的。我們可以說，他早年受了本鄉山歌的感化力，故能賞識民間白話文學的好處；因爲他能賞識民間的白話文學，故他能說「卽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編，五千年後人，驚爲古爛斑！」

他自己曾說（此據他的兄弟遵楷跋中引語）：

各人有面目，正不必與古人相同。吾欲以古文家抑揚變化之法作古詩，取騷選樂府歌行之神理人近體詩。其取材以羣經三史諸子百家及許鄭諸註爲詞賦家不常用者；其述事以官書會典方言俗諺及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舉吾耳目所親歷者，皆筆而書之。要不失爲以我之手寫我之口。

這幾句話說他的詩，都很確當，但他在「以古文家抑揚變化之法作古詩」的

方面，成績最大。我們且舉赤穗四十七義士歌（有長序，當參讀）的末節：

……臣等事畢無所求，願從先君地下游。……明年賜劍如杜郵，  
四十七士性命同日休。一時驚歎爭歌謠。觀者，拜者，弔者，賀者，  
萬花繞塚，每日香烟浮！一裙，一屐，一甲，一冑，一刀，一矛，  
一杖，一笠，一歌，一畫，手澤珍寶如天球！自從天孫開國首重  
天璫餘，和魂一傳千秋。况復五百年來武門尙武國多賁儔！到今  
赤穗義士某某某四十七人一一名字留！內足光輝大八州，外亦聲  
明五大洲。

此外如他的降將軍歌，度遼將軍歌，聶將軍歌，逐客篇，番客篇，……都  
是用做文章的法子來做的。這種詩的長處在於條理清楚，敘述分明。做詩  
與做文都應該從這一點下手：先做到一個「通」字，然後可希望做到一個「  
好」字。古來的大家，沒有一個不是這樣的；古來決沒有一首不通的好  
詩，也沒有一首看不懂的好詩。金和與黃遵憲的詩的好處就在他們都是先

求「通」，先求達意，先求懂得。

黃遵憲頗想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謂「古人未有之物，未闢之境」——來做當日所謂新詩。他的今別離四篇，便是這一類。我且引他的以蓮菊桃雜供一瓶作歌的末段來作例：

……即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爲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搏衆質亦多術，安知奪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爲一？……六十四質亦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爲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這種「新詩」，用舊風格寫極淺近的新意思，可以代表當日的一個趨向；但平心說來，這種詩並不算得好詩。今別離在當時受大家的恭維；現在看來，實在平常的很，淺薄的很。



人境廬詩鈔中最好的詩，自然要算拜會祖母李太夫人墓一篇。此詩能實行他的「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的主張。內中一段云：

……春秋多佳日，親戚盡團聚。雙手擎掌珠，百口百稱譽。『我家七十人，諸子愛渠祖，諸婦愛渠娘，諸孫愛諸父。因裙便惜帶，將纒難比素。老人性偏愛，不顧人笑侮。』鄰里向我笑；『老人愛不差。果然好相貌，豔豔如蓮花。諸母背我罵，健犢行破車，上樹不停脚，偷芋信手爬；昨日探鵲巢，一跌敗兩牙，噴血噴滿壁，盤礴畫龍蛇。兄妹昵我言，向婆乞金錢，直傾紫荷囊，滾地金鈴圓。爺娘附我耳，勸婆要加餐；金盤膾鯉魚，果爲兒下咽。伯叔牽我手，心知不相干，故故摩兒頂，要圖老人歡。』

兒年九歲時，阿爺報登科。見兒大父旁，一語三摩娑：『此兒生屬猴，聰明較猴多。雞鷄比老鷄，異時知如何？我病又老耄，情知不堅牢。風吹兒不長，那見兒扶搖？待兒勝冠時，看兒能奪標；他

年上我墓，相攜着宮袍。前行張羅織，後行鳴鼓簫；猪鷄與花果，一一分肩挑；爆竹響墓背，墓前紙錢飄。手捧紫泥封，云是夫人誥；子孫共羅拜，焚香向神告：「兒今幸勝貴，頗如母所料。」世言鬼無知，我定開口笑。」……

這個時代之中，我只舉了金和黃遵憲兩個詩人，因為這兩個人都有點特別的個性，故與那一班模倣的詩人，雕琢的詩人，大不相同。這個時代之中，大多數的詩人都屬於「宋詩運動」。宋詩的特別性質，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詩如說話。北宋的大詩人還不能完全脫離楊億一派的惡習氣；黃庭堅一派雖然也有好詩，但他們喜歡掉書袋，往往有極惡劣的古典詩。（如云「司馬寒如灰，禮樂即金刀。」南宋的大家「揚陸范，一方才完全脫離這種惡習氣，方才貫徹這個「做詩如說話」的趨勢。但後來所謂「江西詩派」不肯承接這個正當的趨勢（范陸楊尤都從江西詩派的會纒出來），却去模倣那變化未完成的黃庭堅，所以走錯了路，跑不出來了。近代學

宋詩的人，也都犯這個毛病。陳三立是近代宋詩的代表作者，但他的散原精舍詩裏實在很少可以獨立的詩。近代的作家之中，鄭孝胥雖然也不脫模倣性，但他的魄力大些，故還不全是模倣。他會有詩贈陳三立，中有『安能抹青紅，搔頭而弄姿？』之句。其實他自己有時還近這種境界，陳三立却做不到這個地步。鄭孝胥作陳三立的詩集的序，曾說：

往有鉅公與余談詩，務以清切爲主。於當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喻。其說甚正。然余竊疑詩之爲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萬變，紛擾於外；心緒百態，騰沸於內；宮商不調而不能已于聲，吐屬不巧而不能已于辭；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于清也。思之來也無端，則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者，惡能使之盡合？與之發也匪定，則儵忽無見，愉悅無聞者，惡能責以有說？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于切也。

他這篇序雖然表面上是替江西詩派辯護，其實是指出江西詩派的短處。他

自己的詩並不實行這個「不清不切」的主張，故還可以讀。他後來有答樊增祥的詩，自己取消這種議論：

嘗序伯嚴（陳三立）詩，持論闢清切。自嫌誤後生，流浪或失實。  
。君詩妙易解，經史氣四溢。詩中見其人，風趣乃雋絕。淺語莫非深，天壤在毫末。何須填難字，苦作酸生活？會心可意言，卽此意已達。

樊增祥的詩，比較的最聰明，最清切，可惜沒有內容，也算不得大家。此外還有許多人，努力模倣古人，努力作詩匠。但他們志在「作古」，我們也不敢把他們委屈在這五十年之內了。

（七）

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做這個大結束的人物，很不容易得。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

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但他又是一個文學家。他的國故論

衡，檢論，都是古文學的上等作品。這五十年中著書的人沒有一個像他那樣精心結構的；不但這五十年，其實我們可以說這兩千年中只有七八部精心結構，可以稱做『著作』的書，——如文心雕龍，史通，文史通議等，——其餘的只是結集，只是語錄，只是稿本，但不是著作。章炳麟的國故論衡要算是這七八部中的一部了。他的古文學工夫很深，他又是很富於思想與組織力的，故他的著作在內容與形式兩方面都能『成一家言』。

章氏論文，很多精到的話。他的文學總略（國故論衡中）推翻古來一切狹陋的『文』論，說『文者，包絡一切著于竹帛者而爲言』。他承認文是起于應用的，是一種代言的工具；一切無句讀的表譜簿錄，和一切有句讀的文辭，並無根本的區別。至於『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和『學說以啟人思，文辭以增人感』的區別，更不能成立了。這種見解，初看去似不重要，其實很有關係。有許多人只爲打不破這種種因襲的區別，故有『應用文』與『美文』的分別；有些人竟說『美文』可以不注重內容；有的人竟說『美文』自

成一種高尚不可捉摸，不必求人解的東西，不受常識與論理的裁制！章炳麟說：

文字本以代言，其用則有獨至。凡無句讀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以是爲主，故論文學者不得以興會神旨爲上。……知文辭始于表譜鍾錄，則修辭立誠，其首也。

又說：

不得以感人者爲文辭，不感者爲學說。……學說者，非一往不可感人。凡感于文言者，在其得我心。是故飲食移味，居處緇偷者，聞勞人之歌，心猶怕然。大愚不靈，無所憤悱者，覩妙論則以爲恆言也。身有疾痛，聞幼眇之音，則感槩隨之矣。心有疑滯，覩辨析之論，則悅懌隨之矣。

他是能實行不分文辭與學說的人，故他講學說理的文章都很有文學的價值。他並不反對桐城派的古文，他的蒞漢微言有一段說：

問桐城義法何其隘邪？答曰，此在今日，亦爲有用，何者？明末猥雜佻悅之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後，異喙已息，可以不言流弊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報章小說，人奉爲宗。幸其流派未亡，相存綱紀，學者守此，不至墮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諦言之，文足達意，遠於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派別安足論？（頁六八）

但他自己論文，却主張回到魏晉，他說：

魏晉之文，大體皆卑於漢，獨持論仿佛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矣。（國

故論衡中，論式，頁九四）

爲什麼呢？因爲

老莊形名之學，逮魏復作，故其言不牽章句；單篇持論，亦優漢世。（頁九二）

故他以爲

持誦文選，不如取三國志，晉書，宋書，弘明集，通典，觀之。縱不能上窺九流，猶勝于滑澤者。（頁九三）

他又說：

夫雅而不核，近于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于彊鉗；肆而不制，近于流蕩；清而不根，近于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而無其病者，莫若魏晉。（頁九五）

又說：

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以口，必先豫之以學。（同頁）

『必先豫之以學』六個字，談何容易？章炳麟的文章，所以能自成一派，也並非因爲他模倣魏晉，只是因爲他有學問做底子，有論理做骨格。



國故論衡裏文章，如原儒，原名，明見，原道，明解故上，語言緣起說，……皆有文學的意味，是古文學裏上品的文章。檢論裏也有許多好文章；如清儒篇，真是近代難得的文章。

但他究竟是一個復古的文家。他的復古主義雖能『言之成理』，究竟是一種反背時勢的運動。他論文辭，知道文辭始于表譜簿錄，是應用的；但他的文章應用的成績比較最少。他對於同時的文人都有點薄鄙的意思（看文錄二，與鄧實書及與人論文書）。他自命『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他于近代文人中，只承認『王闈運能盡雅』。有人問他如何能做到古雅的文章，他曾把王闈運做文章的法子來教人。什麼法子呢？原來是先把意思寫成平常的文章，然後把虛字儘量刪去，自然古雅了！他又喜歡用古字來代表替通行的字；他自己說，

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通借爲多。舍借用真，茲爲復始。（檢論五，正名雜義，頁二八）

他不知道荀卿『約定俗成謂之宜』的話乃是正名的要旨，故他這種『復始』的工夫雖然增加了古氣古色，同時便減少了應用的程度。他自己著書，本來有句讀，還可以幫助一般讀者的了解。後來他的門人校刻他的全書，以爲圖讀不古，刪去句讀，就更難讀了。他知道文辭以『存質』爲本，他曾說：『文益離質則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篤』；他痛恨那班

庸妄賓僚，謬施塗墍，案一事也，不云『纖悉畢呈』，而云『水落石出』；排一難也，不云『禍胎可絕』，而云『釜底抽薪』。表象既多，鄙倍斯甚！（正名雜義頁一四）

但他那篇訂文（正名雜義乃訂文的附錄）中有句云：『後之林烝，知孟晉者，必修述文字』，用『孟晉』代求進步，還說得過去；『林烝』二字，比他舉出的『水落石出』『釜底抽薪』，更不通了。

總而言之，章炳麟的古文學是五十年來的第一作家，這是無可疑的。但他的成績只夠替古文學做一個很光榮的下場，仍舊不能救古文學的必死。

之症，仍舊不能做到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他的子弟也不少，但他的文章却沒有傳人。有一個黃侃學得他的一點形式，但沒有他那『先豫之以學』的內容，故終究只成了一種假古董。章炳麟的文學，我們不能不說他及身而絕了。

章炳麟論韻文，也是一個極端的復古派。他說古今韻文的變遷，頗有歷史的眼光。他說：

吟詠情性，古今所同，而聲律調度異焉。魏文侯聽今樂則不知倦，古樂則臥。故知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爲美。（國故論衡中，

辨詩，頁九九）

這是很不錯的歷史見解。根據于這個『數極而遷』的觀念，他指出三百篇爲四言詩的極盛時期；到了漢以下，『四言之勢盡矣』，故東晉等的四言詩都做不好，到了唐朝，『五言之勢又盡，杜甫以下辟旋以入七言』；到了『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詠情性，多在燕樂（詞）』。他論近代的詩，也

很不錯：

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尢奇愈甚。考徵之士，覩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于馬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爲功，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驚逐，古詩多詰屈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琑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豔而稱之，以爲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

這種議論的自然結果應該是一種很激烈的文學革命了。誰知他下文一轉便道：

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自注：唐以後詩但以參考史事，存之可也。其語則不足誦。）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子昂）張（九齡）李（白）杜（甫）之徒，稍稍刪取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矣。

這種極端的復古論，和他的文學史觀，實在是互相矛盾的。如果四言詩之

勢已盡於漢末而五言詩之勢已盡於唐初，如果詩之勢已盡于宋世，那就如他自己說的「雖才士弗能以爲美」了，難道他們還能復興于今日嗎？那「數極而遷」的文學，難道還可以恢復嗎？

但他不顧這個矛盾，還想恢復那「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爲美」的詩體。他的韻文（文錄二，頁八六以下）全是復古的文學。內中也有幾首可讀的，如東夷詩的第三四首：

客從海西來，上堂結羅襪，長跪箸席上，對語忘時日。仰見玉衡移，握手言離別。下堂尋革鞮，革鞮忽已失。回頭問主人，主人甫驚絕。乞君一兩鞮，便向籠間掇。籠間何所有？四顧吐長舌。

甲第夫如何？繩蔑相鈎帶，虎落穿方空，空小門不大。按項出門去，恣情逐巖瀨。三步復五步，京市亦迢遞。時復得叮哇，雲中聞犬吠。策杖尋其聲，耆獻方高會。「陛下千萬歲！世世從臺隸！」

這種詩的剪裁力確是比黃遵憲的番客篇等詩高的多，又加上一種刻畫的嘲

諷意味，故創造的部分還可以勉強抵銷那模倣的部分。此外如艾如張，如董逃歌，若沒有那篇長序，便真是『與杯琰讖辭相等』了。最惡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與上留田諸篇。丹橘凡『七章，二章章四句，五章章八句』，我猜想了五年，近來方才敢猜這詩大概是爲劉師培作的。我引第五六章作例：

天道無遠，讒夫既喪。何以漱澆？其瘼其壯。越晚望之，度哇鄉之。不見廣陵，蓬萊障之。

獲之稟矣，不宿乾鵠。民之擧矣，如狙如獾。知我之好，匪伊朝夕。爾雖我割，我心則懌。

這種詩使我們聯想到易林，易林是漢朝的一種『杯琰讖辭』。其實一千幾百年前的『杯琰讖辭』未必就遠勝一千幾百年後的『杯琰讖辭』。

章炳麟在文學上的成績與失敗，都給我們一個教訓。他的成績使我們知道古文學須有學問與論理做底子，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中國文學的改革。

須。向前進，不可回頭去；他的失敗使我們知道文學『數極而遷，雖才士弗能以爲美』，使我們知道那『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的盛業是永永不可能的了！

## (八)

當日俄戰爭（一九〇四—〇五）以後，中國革命的運動一天一天的增加勢力。同時的君主立憲運動也漸漸的成爲一種正式的運動。這兩黨的主張時常發生衝突。新民叢報那時已變成君主立憲的機關了，故時時同革命的民報做很激烈的筆戰。這種筆戰在中國的政論文學史上很有一點良好的影響，因爲從此以後，梁啟超早年提倡出來的那種『情感』的文章，永永不適用了。帖括式的條理不能不讓位給法律家的論理了。筆鋒的情感不能不讓位給紙背的學理了。梁啟超自己的文章也不能不變了；國風與庸言裏的梁啟超已不是新民叢報第一二年的梁啟超了。自一九〇五年到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這十年是政論文章的發達時期。這一個時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

釗。章士釗曾著有一部中國文法書，又曾研究論理學；他的文章的長處在於文法謹嚴，論理完足，他從桐城派出來，又受了嚴復的影響不少；他又很崇拜他家太炎，大概也逃不了他的影響。他的文章有章炳麟的謹嚴與修飾，而沒有他的古僻；條理可比梁啟超，而沒有他的堆砌。他的文章與嚴復最接近；但他自己能譯西洋政論家法理學家的書，故不須模倣嚴復。嚴復還是用古文譯書，章士釗就有點傾向「歐化」的古文了；但他的歐化，只在把古文變精密了；變繁複了；使古文能勉強直接譯西洋書而不消用原意來重做古文；使古文能曲折達繁複的思想而不必用生吞活剝的外國文法。

章士釗的文章，散見各報；但他辦甲寅時（一九一四—一九一五）的文章，更有精采了，故我們只引這個時代的文章來做例。他先著學理上之聯邦論，中有云：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絕對者也。而政理祇爲相對。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政理則因時因地容有



變遷。二者爲境迥殊，不易並論。例如十鳥於此，吾見九鳥皆黑；餘一鳥也，而亦黑之，謂非黑則於物理有遠，可也。若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餘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于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于九國，而未必即宜于此一國也。或曰，『自培根以來，學者無不探經驗論』。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科學之驗，在夫發見真理之通象；政學之驗，在夫改良政制之進程；故前者可以定當然于已然之中，後者甚且排已然而別創當然之例。不然，當十五六世紀時，君主專制之威披靡一世，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論者所言，是十七世紀後之立憲政治不常萌芽矣。有是理乎？（甲寅，一，五）

他的意思要說『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爲護符』。後來有人駁他，說他的方法是極端的演繹法。章士釗作論答他（聯邦論，答潘君力山），中有一段云：

物理之稱爲絕對，究其極而言之，非能眞絕對也。何也？無論何物，人蓋不能舉其全體現在方來之量之數，一一試驗以盡，始定其理之無訛也。必待如是，不特其本身歸納之業直無時而成，而外籀演繹之事，亦終古無從說起。……是故範爲定理，不得不有賴于『希卜梯西』(Hypothesis)焉。希卜梯西者，猶言假定也。凡物之已經試驗，歷人既多，爲時亦久，而可信其理爲如是者，皆得設爲假定。用此假定之理以爲演繹，歷人既多，爲時亦久，而無例焉與之相反，則可諡以絕對之稱矣。故「絕對」云者，亦假定之未破者而已，非有他也。(甲寅，一，七)

### 第二次答復(甲寅一，一九)又說：

若曰，「吾國無聯邦之事例，聯邦之法理卽爲無根」，則吾所應談之法理，而無其事例者，到處皆是矣；若一切不談，政治又何以道運行耶？況事例吾國無之，而他國固有。以他國所有者，推知吾國

之亦可行，此科學之所以重比較，而法律亦莫逃其例者也。安得以本國之有無自限耶？大凡事例之成，苟其當焉，其法理必已前立；特其法理或位乎邏輯之境而人不卽覺，事後始爲之說明耳。今吾飽觀政例，熟察利害，他人事後始有機會立爲法理者，而吾得於事前窮其邏輯之境，盡量出之，恣吾覽觀，方自幸之不暇，而又何疑焉？

羅家倫在他的近代中國文學思想之變遷一篇（新潮，二，五）裏，曾說章士釗的文章「可謂集「邏輯文學」的大成了」。他又說，「政論的文章，到那個時候，趨於最完備的境界。卽以文體而論，則其論調既無「華夷文學」的自大心，又無「策士文學」的浮泛氣；而且文字的組織上又無形中受了西洋文法的影響，所以格外覺得精密。」（頁八七三）這個論斷是很不錯的。我上文引的幾段，狠可以說明這種「邏輯文學」的性質。

章士釗同時的政論家——黃遠庸，張東蓀，李大釗，李劍農，高一涵等

，——都朝着這個趨向做去，大家不知不覺的造成一種修飾的，謹嚴的，邏輯的，有時不免掉書袋的政論文學。但是這種文章，在當日實在沒有多大的效果。做的人非常賣氣力；讀的人也須十分用氣力，方才讀得懂。因此，這種文章的讀者仍舊只限於極少數的人，當他們引戴雪，引白芝浩，引哈蒲浩，引蒲徠士，來討論中國的政治法律的問題的時候，梁士詒湯度孫毓筠們早已把憲法踏在腳底下，把人民玩在手心裏，把中華民國的國體完全變換過了！洪憲的帝制雖不長久，洪憲的餘毒至今還在，而當日的許多政論機關都烟銷雲散了。民國五年（一九一六）以後，國中幾乎沒有一個政論機關，也沒有一個政論家；連那些日報上的時評也都退到紙角上去了，或者竟完全取消了。這種政論文學的忽然消滅，我至今還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但甲寅最後一期裏有黃遠庸寫給章士釗的兩封信，至少可以代表一個政論大家的最後懺悔。他說：

遠本無術學，濫厠士流，雖自問生平並無表見，然即其奔隨士夫

之後，雷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今無一不爲懺悔之材料。蓋由見事未明，修省未到，輕談大事，自命不凡；亡國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後第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爲人之道，如足下所謂存其在我者，卽得爲末等人，亦勝於今之一等脚色矣。

愚見以爲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文藝普遍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甲寅一，十）

這封信，前半爲懺悔，後半爲覺悟。當日的政論家苦心苦口，確有很可佩服的地方。但他們的大缺點。只在不能『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這一句話不但可以批評他們的『白芝浩——戴雪——哈蒲浩——蒲徠士』的內容，也可以批評他們的精心結構的政論古文。極遠庸的聰明先已見到這一點了，所以

他懸想將來的根本救濟當從提倡新文學下手，要用淺近文藝普遍四周，要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來。章士釗答書還不贊成這種話，他說：「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黃遠庸那年到了美國，不幸被人暗殺了，他的志願毫無成就；但他這封信究竟可算是中國文學革命的預言。他若在時，他一定是新文學運動的一個同志，正如他同時的許多政論家之中的幾個已做新文學運動的同志了。

(九)

以上七節說的是這五十年的中國古文學。古文學的公同缺點就是不能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大凡文學有兩個主要分子：一是「要有我」，二是「要有人」。有我就是表現著作人的性情見解，有人就是要與一般的人發生交涉。那無數的模倣派的古文學，既沒有我，又沒有人，故不值得提起。我們在這七節裏提起的一些古文學代表，雖沒有人，却還有點我，故還能在文學史上占一個地位。但他們究竟因為不能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來，

故。仍。舊。是。少。數。人。的。貴。族。文。學，仍。舊。免。不。了。『死。文。學』或『半。死。文。學』的。評。判。

現。在。我。們。要。談。這。五。十。年。的。『活。文。學』了。活。文。學。自。然。要。在。白。話。作。品。裏。去。找。這。五。十。年。的。白。話。作。品，差。不。多。全。是。小。說。直。到。近。五。年。內，方。才。有。他。類。的。白。話。作。品。出。現。我。們。先。說。五。十。年。內。白。話。小。說，然。後。討。論。近。年。的。新。文。學。

這五十年內的白話小說出的真不在少數！爲討論的便利起見，我們可以把他們分作南北兩組：北方的評話小說，南方的諷刺小說。北方的評話小說可以算是民間的文學，他的性質偏向爲人的方面，能使無數平民聽了不肯放下，看了不肯放下；但著書的人多半沒有什麼深刻的見解，也沒有什麼濃厚的經驗。他們有口才，有技術，但沒有學問。他們的小說，確能與一般的人生出交涉了，可惜沒有我，所以只能成一種平民的消閑文學。

兒女英雄傳，七俠五義，小五義，續小五義……等書，屬於這一類。南方

的諷刺小說便不同了。他們的著者都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經驗的文人。他們的小說，在語言的方面，往往不如北方小說那樣漂亮活動；這大概是因爲南方人學用北部語言做書的困難。但思想見解的方面，南方的幾部重要小說都含有諷刺的作用，都可以算是『社會問題的小說』。他們既能爲人，又能有我。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恨海，廣陵潮，……都屬於這一類。（南方也有消閑的小說，如九尾龜等。）

我們先說北方的評話小說。評話小說自宋以來，七八百年，沒有斷絕。有時民間的一種評話遇着了一個文學大家，加上了剪裁修飾，便一跳升做第一流的小說了（如水滸傳）。但大多數的評話——如楊家將薛家將之類，——始終不會脫離很幼稚的時代。明清兩朝是小說最發達的時期，內中確有好幾部第一流的文學。有了這些好小說做教師，做模範本，所以民間的評話也漸漸的成個樣子了，漸漸的可讀了。因此，這五十年的評話小說，可以代表評話小說進步最高的時期。當同治末年光緒初年之間，出了一部



兒女英雄傳評話。此書前有雍正十二年和乾隆五十九年的序，都是假託的。雍正年的序內提起紅樓夢，不知紅樓夢乃是乾隆中年的作品！故我們據光緒戊寅（一八七八）馬從善的序，定為清宰相勒保之孫文康（字鐵仙）做的。文康晚年窮困無聊，作此書消遣。序中說『昨來都門，知先生已歸道山』，可知文康死于同治光緒之際，故我們定此書為近五十年前的作品。七俠五義初名三俠五義，又名忠烈俠義傳，今本有俞樾的序，說曾聽見潘祖蔭稱贊此書，『雖近時新出而頗可觀』。俞序作於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故定為五十年中的作品。此書原著者為石玉崑，但今本已是俞樾改動的本子，原本已不可見了。石玉崑的事蹟不可考，大概是當日的一個評話大家。又有小五義一部，刻于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續小五義一部，刻于同年的冬間。此二書據說也都是石玉崑的原稿，從他的門徒處得來的。續小五義初刻本，尚有潘祖蔭的小序，說他捐俸餘三十金幫助刻板。這也可見當日的一種風氣了。續小五義之後，近年來又出了無數的續集，此

外還有許多「公案」派的評話，但價值更低，我們不談了。

兒女英雄傳的著者雖是一個八旗世家，做過道台，放過駐藏大臣，但他究竟是一個迂陋的學究，沒有見解，沒有學問。這部書可以代表那「儒教化了的」八旗世家的心理。儒家的禮教本是古代貴族的禮教，不配給平民試行的。滿洲人入關以後，處處模倣中國文化，故宗室八旗的貴族居然承受了許多繁縟的禮節。我們讀紅樓夢，便可以看見賈府雖是淫亂腐敗，但表面上的家庭禮儀却是非常嚴厲。一個賈政便是儒教的絕好產兒。兒女英雄傳更迂腐了。書裏的安氏父子，何玉鳳，張金鳳，都是迂氣的結晶。何玉鳳在能仁寺殺人救人的時節，忽然想起「男女授受不親」的聖訓來了！安老爺在家中捉到強盜的時候，忽然想起「傷人乎？不問馬」的聖訓來了！至于書中最得的部分——安老爺勸何玉鳳嫁人一段——更是迂不可當的綱常大義。我們可以說，兒女英雄傳的思想見解是沒有價值的。他的價值全在語言的漂亮俏皮，談諧有味。旗人最會說話；前有紅樓夢，後有此書，都

是絕好的記錄。兒女英雄傳有意模倣評話的口氣，插入許多『說書人打岔』的話，有時頗討厭，但有時很多詼諧的意味。例如能仁寺的兇僧舉刀要殺安公子時，忽然一個彈子飛來，他把身一蹲。

誰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來得更快，撲的一聲，一個鐵彈子正着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後腦杓子的腦瓜骨，咯噔的一聲，這纔站住了：……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這等一件東西，大概比揉進一個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喲一聲，往後便倒。噹唧唧，手裏的刀子也扔了。

那時三兒在旁邊，正默默的望着公子的腦膜子，要看這回刀尖出彩；只聽咕咚一聲，他師傅跌倒了。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怎麼了？這準是使猛了勁，岔了氣了；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破？』纔一轉身，毛着腰，要把那銅鏟子放在地下，好去攙他師傅，這個當兒，又是照前撲的一聲，一個彈子從他左耳朵眼兒裏打進

去，打了個過膛兒，從右耳朶眼兒裏鑽出來，一直打到東邊那個廳柱上，吧撻的一聲，打了一寸來深，進去嵌在木頭裏邊。那三兒只叫得一聲「我的媽呀！」——鏗——把個銅鑊子扔了——咕咕——也窩在那裏了。那銅鑊子裏的水潑了一台塔子。那鑊子唏唧花唧一陣亂響，便滾下台塔去了。（第六回）

這種描寫法，雖然不合事實，却很有詼諧趣味；這種詼諧趣味乃是北方評話小說的一種特別風味。

七俠五義也沒有什麼思想見地。他是學水滸的；但水滸對於強盜，對於官吏，都有一種大膽的見解；七俠五義也恨貪官，也恨強盜，——這是北方中國人的自然感想，——但只希望有清官出來用「御劍三刀」和「杏花雨」的苛刑來除掉那些贓官污吏；只希望有俠義的英雄出來，個個投在清官門下做四品護衛或五品護衛，幫着國家除暴安良。這是這些俠義小說和公案小說的共同見解。但七俠五義描寫人物的技術却是不壞；雖比不上水滸傳，

却。也。很。有。點。個。性。的。描。寫。他寫白玉堂的氣小，蔣平的聰明，歐陽春的鎮靜，智化的精細，艾虎的活潑，都很有個性的區別。第三十二回至第三十四回寫白玉堂結交顏春敏一節，又痛快，又滑稽，是書中很精采的文字。書中有時也有很感慨的話，如第八十回寫智化假裝逃荒的，混入皇城作工的第一天，

按名點進，到了御河，大家按擋兒做活。智爺拿了一把鐵鍬撮的比人多，擲的比人遠，而且又快。傍邊做活的道，「王第二的，你這活計不是這麼做。」智爺道，「怎麼？」傍邊人道，「俗語說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兒的蹭。』你要這麼做，還能吃的長嗎？」智爺道「做的慢了，他們給飯吃嗎？」傍邊人道「都是一樣慢了，他能不能給誰吃呢？」智爺道，「既是這樣，俺就慢慢的。」

這種好文章，可惜不多見；不然，七俠五義真成了第一流的小說了。

小五義與續小五義有許多不通的回目，中間又有許多不通的詩，大不

如七俠五義。究竟這種幼稚的本子是石玉崑的原本呢？或者，那乾淨的七俠五義大體代表石玉崑的原本而小五義以下是假託的呢？那就不容易決定了。小五義以下精采甚少，只有一個徐良，寫的還有趣。我們不舉例了。

南方的諷刺小說都是儒林外史的。儒林外史初刻于乾隆時，後來雖有翻刻本，但太平天國亂後，這部書的傳本漸漸少了。亂平以後，蘇州有活字本；申報的初年有鉛字排本，附有金和的跋語，及天目山樵評語。自此以後，儒林外史的通行遂多了。但這部書是一種諷刺小說，頗帶一點寫實主義的技術，既沒有神怪的話，又很少英雄兒女的話；況且書裏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談什麼「舉業」「選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因此，第一流小說之中，儒林外史的流行最不廣，但這部書在文人社會裏的魔力可真不少！一來呢，這是一種創體，可以作批評社會的一種絕好工具。二來呢，儒林外史用的語言是長江流域的官話，最普通，最適用。三來呢，儒林外史沒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連綴起來的；拆開

來，每段自成一篇；鬥進來，可長至無窮。這個體裁最容易學，又最方便。因此，這種一段一段沒有總結結構的小說體就成了近代諷刺小說的普通法式。

我們先說李伯元（常州人，事蹟未詳。按：可參看附注一）的官場現形記。這部書先後共出了六十卷，全是無數不連貫的短篇記事連綴起來的。全書的體例與方法，最近儒林外史。儒林外史罵的是儒生，官場現形記罵的是官場；儒林外史裏還有幾個好人，官場現形記裏簡直沒有一個好官。著者自己說，他那部書是一部做官教科書，

前半部是專門指摘他們做官的壞處，好叫他們讀了知過必改。後半部方是教導他們做官的法子。如今把這後半部燒了，只賸得前半部；光有這前半部，不像本教科書，倒像部封神榜西遊記，妖魔鬼怪一齊都有（第六十卷）

其實當時官場的腐敗已到了極點，這種材料遍地皆是，不過等到李伯元方

才有這一部窮形盡相的大清官國活動寫真出現，替中國制度史留下無數絕好的材料。這部書的初集有光緒癸卯年（一九〇三）茂苑惜秋生的序，痛論官的制度：

……選舉之法與則登進之途雜，士廢其讀，農廢其耕，工廢其技，商廢其業，皆注意於官之一字。蓋官者有士農工商之利而無士農工商之勞者也。天下愛之至深者，謀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於是乎有脂韋滑稽者，有夤緣奔競者，而官之流品已極紊亂。限資之例，始于漢代。……開捐納之先路，導輸助之濫觴。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者，直是欺人之談！……乃至行博奕之道，擲爲孤注，操販鬻之行，居爲奇貨。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沿至于今，變本加厲；凶年飢饉，旱乾水溢，皆得援救助之例，邀獎勵之恩。而所謂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窮，不至充塞宇宙不止！……

官者，輔天子則不足。壓百姓則有餘。……有語其後者，刑罰出



之；有誚其旁者，拘繫隨之。……於是官之氣愈張，官之醜愈烈。羊狼狼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蠅營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爲者，而官爲之。……國衰而官強，國貧而官富；孝弟忠信之舊，敗于官之身；禮義廉恥之遺，壞于官之手。而官之所以爲人詬病，爲人輕藐者，蓋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官場現形記的主意只是要人人感覺官是世間最可惡又最下賤的東西。如卷四寫黃道台的門房戴升鼻子裏哼的冷笑一聲，說：

等着罷，我是早把舖蓋捲好等着的了。想想做官的人也真是作孽。你瞧他升了官，一個樣子；今兒參掉官，又是一個樣子。不比我們當家人的，辭了東家，還有西家，一樣吃他媽的飯。做官的可只有一個皇帝，逃不到那裏去的！

又如卷八陶子堯對着堂子裏的娘姨說他的官運，他說：

我們做官的人，說不定今天在這裏，明天就在那裏，自己是不能

作主的。

新嫂嫂說：

難末大人做官格身體，搭子『討人身體』差勿多哉……堂子裏格小姐……賣撥勒人家，或者是押帳，有仔管頭，自家做勿動主，才叫做『討人身體』格。耐篤做官人，自家做勿動主，阿是一樣格？

陶子堯道：

你這人真是瞎來來！我們的官是拿銀子捐來的，又不是賣身，同你們堂子裏一個買進一個賣出，真正天懸地隔。

不過這個區別實在很微細。卷十四寫江山船上的一個妓女龍珠對周老爺說：

我十五歲上跟着我娘到過上海一盪，人家都叫我清倌人，我肚裏好笑。我想我們的清倌人也同你們老爺們一樣……

去年八月裏江山縣錢太老爺在江頭僱了我們的船，同了太太去上

任。聽說錢太老爺在杭州等缺，等了二十幾年，窮的了不得，連什麼都當了。好容易纔熬到去上任。他一共一個太太，兩個少爺，九個小姐。大少爺已經三十多歲，還沒有娶媳婦。從杭州動身的時候，一家門的行李不上五擔，箱子都很輕的。到了今年八月裏，預先寫信叫我們的船上來接他回杭州。等到上船那一天，紅皮衣箱一多就多五十幾隻，別的還不算。上任的時候，太太戴的是鍍金的簪子；等到走，連那小少爺的奶媽，一個個都是金耳墜子了！錢太老爺走的那一天，還有人送了他好幾把萬民傘。大家一齊說老爺是清官，不要錢，所以人家纔肯送他這些東西。我肚皮裏好笑，老爺不要錢，這些箱子是那裏來的呢？……瞞得過我嗎？做官的人，得了錢，自己還要說是清官，同我們吃了這碗飯一定要說是清官人，豈不是一樣的嗎？

周老爺聽了他的話，氣的一句話也說不出，倒反朝着他笑；歇了半天，纔

說得一句「你比方的不錯」。

李伯元除了官場現形記之外，還有一部文明小史，也是「儒林外史式」的諷刺小說。

吳沃堯，字趺人，是廣東南海的佛山人，故自稱「我佛山人」按；可參看附注一）。當梁啟超在日本創辦新小說時，吳沃堯的二十年目覩之怪現狀（以下省稱「怪現狀」）的第一部分就在新小說上發表。那個時候，「光緒癸卯甲辰（一九〇三—四）」大家已漸漸的承認小說的重要，故梁啟超辦了新小說雜誌，商務印書館也辦了一個繡像小說雜誌，不久又有小說林出現。文人創作小說也漸漸的多了。怪現狀，文明小史，老殘遊記，孽海花……都是這時代出來的。怪現狀也是一部諷刺小說，內容也是批評家庭社會的黑幕。但吳沃堯曾受過西洋小說的影響，故不甘心做那沒有結構的雜湊小說。他的小說都有點布局，都有點組織。這是他勝過同時一班作家之處。怪現狀的體例還是散漫的，還含有無數短篇故事；但全書有個「

我』做主人，用這個『我』的事蹟做布局綱領，一切短篇故事都變成了『我』二十年中看見或聽見的怪現狀。即此一端，便與官場現形記文明小史不同了。

但怪現狀還是儒林外史的產兒；有許多故事還是勉強穿插進去的。後來吳沃堯做小說的技術進步了，他的恨海與九命奇冤便都有了結構有布局的新體小說。恨海寫的是婚姻問題。一個廣東的京官陳戟臨有兩個兒子：大的伯和，聘定同居張家的女兒棧華；小的仲藹，聘定同居王家的女兒娟娟。後來拳匪之亂陳戟臨一家被殺；伯和因護送張氏母女出京，中途衝散；仲藹逃難出京。伯和在路上發了一筆橫財，就狂嫖闊賭，吃上了鴉片烟，後來淪落做了叫化子。張家把他訪着，領回家養活；伯和不肯戒烟，資氣出門，仍病死在一個小烟館裏。棧華爲他守了多少年，落得這個下場；伯和死後，棧華就出家做尼姑去了。仲藹到南方，訪尋王家，竟不知下落；他立志不娶，等候娟娟；後來在席上遇見娟娟，原來他已做了妓女了。

這兩層悲劇的下場，在中國小說裏頗不易得。但此書敘事頗簡單，描寫也不很用氣力，也不能算是全德的小說。

九命奇冤可算是中國近代的一部全德的小說。他用百餘年前廣東一件太命案做布局，始終寫此一案，很有精采。書中也寫迷信，也寫官吏貪污，也寫人情險詐；但這些東西都成了全書的有機部分，全不是勉強拉進來借題罵人的。諷刺小說的短處在於太露，太淺薄；專採罵人材料，不加組織，使人看多了覺得可厭。九命奇冤便完全脫去了惡套；他把諷刺的動機壓下去，做了附屬材料；然而那些附屬的諷刺的材料在那個大情節之中，能使看的人覺得格外真實，格外動人。例如官場現形記卷四卷五寫藩台的兄弟三荷包代哥哥賣缺，寫的何嘗不好？但是看書的人看過了只像看了報紙的一段新聞一樣，覺得好笑，並不覺得動人。九命奇冤第二十回寫黃知縣的太太和舅老爺收梁家的賄賂一節，一樣是滑稽的寫法，但在那八條人命的大案裏，這種得賄買放的事便覺得格外動人，格外可惡。

九命奇冤受了西洋小說的影響，這是無可疑的。開卷第一回便寫凌家強盜攻打梁家，放火殺人。這一段事本應該在第十六回裡，著者却從第十六回直提到第一回去，使我們先看了這件燒殺八命的大案，然後從頭敘述案子的前因後果。這種倒裝的敘述，一定是西洋小說的影響。但這還是小節；最大的影響是在布局的謹嚴與統一。中國的小說是從『演義』出來的。演義往往用史事做間架，這一朝代的事『演』完了，他的平話也收場了。三國東周一類的書是最嚴格的演義。後來作法進步了，不肯受史事的嚴格限制，故有杜撰的演義出現。水滸便是一例。但這一類的小說，也還是沒有布局的；可以插入一段打大名府，也可以插入一段打青州；可以添一段破界牌關，也可以添一段破誅仙陣；可以添一段捉花蝴蝶，也可以再添一段捉白菊花，……割去了，仍可成書；拉長了，可至無窮。這是演義體的結構上的缺乏。儒林外史雖開一種新體，但仍是沒有結構的；從山東汶上縣說到南京，從夏總甲說到丁言志；說到杜慎卿，已忘了婁公子；說到鳳

四老爹，已忘了張鐵臂了。後來這一派的小說，也沒有一部有結構布置的。所以這一千年的小說裏，差不多都是沒有布局的。內中比較出色的，如紅樓夢之類，雖然拿一家的歷史做布局，不致十分散漫，但結構仍舊是很鬆的；這裏開一個菊花詩社，那裏開一個秋海棠詩社；今回老太太做生日，下回薛姑娘做生日，……翻來覆去，實在有點討厭。怪現狀想用紅樓夢的間架來支配官場現形記的材料，故那個主人「我」跑來跑去，到南京就見着聽着南京的許多故事，到上海便見着聽着上海的許多故事，到廣東便見着聽着廣東的許多故事。其實這都是很鬆的組織，很勉強的支配，很不自然的布局。九命奇冤便不同了。他用中國諷刺小說的技術來寫家庭與官場，用中國北方強盜小說的技術來寫強盜與強盜的軍師，但他又用西洋偵探小說的布局來做一個總結構。繁文一概削盡，枝葉一齊掃光，只剩這一個大命案的起落因果做一個中心題目。有了這個統一的結構，又沒有勉強的穿插，故看的人興趣自然能自始至終不致厭倦。故九命奇冤在技術一方



面要算最完備的一部小說了。

和吳沃堯李伯元同時的，還有一個劉鷓，字鐵雲，丹徒人，也是一個小說好手。劉鷓精通算學，研究治河的方法，曾任光緒戊子（一八八八）鄭州的河工，又曾在山東巡撫張曜的幕府裏，作了治河七策。後來山東巡撫福潤保荐他「奇才」，以知府用。他任北京兩年，上書請築津鎮鐵路，不成；又爲山西巡撫與英國人訂約開採山西的鑛。當時人都叫他做「漢奸」，因爲他同外國人往來，能得他們的信用。後來拳匪之亂（一九〇〇）聯軍佔據北京，京城居民缺乏糧食，很多餓死的；他就帶了錢進京，想設法賑濟；那俄國兵佔住太倉，太倉多米而歐洲人不吃米；他同俄國人商量，用賤價把太倉的米都糶出來，用賤價糶給北京的居民，救了無數的人。後數年，有大臣參他「私售倉粟」，把他充軍到新疆，後來他就死在新疆。二十多年前，河南彰德府附近發見了許多有古文字的龜甲獸骨，劉鷓是研究這種文字最早的一個人，曾印有鐵雲藏龜一書。（以上記劉鷓的事蹟

，全根據羅振玉的五十日夢痕錄。我因為外間知道他的人很不多，故摘鈔大概于此。）

劉勰著的老殘遊記，與李伯元的文明小史同時在繡像小說上發表。這部書的主人老殘，姓鐵，名英，是他自己的託名。書中寫的風景經歷，也都帶着自傳的性質。書中的莊撫台即是張曜，玉賢即是毓賢；論治河的一段也與羅振玉作的傳相符。書中寫申子平在山中遇着黃龍子瑛姑一段，荒誕可笑，錢玄同說他是『老新黨頭腦不甚清晰的見解』真是不錯。書末把買家冤死的十三人都從棺材裏救活回來，也是無謂之至。但除了這兩點之外，這部書確是一部很好的小說。他寫玉賢的虐政，寫剛弼的剛愎自用，都是很深刻的；大概他的官場經驗深，故與李伯元吳沃堯等全是靠傳聞的，自然大不相同了。他寫娼妓的問題，能指出這是一個生計的問題，不是一個道德的問題。這種眼光也就很可佩服了。他寫史觀察（上海施善昌）治河的結果，用極具體的寫法，使人知道誤信古書的大害（第十三回至十

四回)。這是他生平一件最關心的事，故他寫的這樣真切。

但老殘遊記的最大長處在於描寫的技術。第二回寫白妞說大鼓書的一段，讀的人大概沒有不愛的。我們引一小段作例：

王小玉……唱了幾句書兒，聲音初不甚响；……唱了十數句之後，漸漸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個尖兒，像一線綱絲拋入天際，聽的人不禁暗暗叫絕。那知他于那極高的地方，尙能迴環轉折；幾轉之後，又高一層；接連有三四疊，節節高起。恍如由傲來峯西面攀登泰山的景像；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以爲上與天齊；及至翻到傲來峯，纔見扇子崖更在傲來峯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見南天門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險，愈險愈奇。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陡然一落，又極力騁其千迴百折的精神，如一條飛蛇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盤旋穿插，頃刻之間，周匝數遍。……

這一段雖是很好，但還用了許多譬喻，算不得最高的描寫工夫。第十二回

寫老殘在齊河縣看黃河裏打冰一大段，寫的更爲出色。最好的是看打冰那天的晚上，老殘到堤上閑步。

抬起頭來，看那南面山上一條白光，映着月色，分外好看。一層一層的山嶺，却分辨不清；又有幾片白雲在那裏面，所以分不出是雲是山。及至定睛看去，方才看出那是雲那是山來。雖然雲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爲月在雲上，雲在月下，所以雲的亮光從背後透過來；那山却不然，山的亮光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過來，所以光是兩樣了。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望東去，越望越遠，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雲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來了。

只有白話的文學裏能產生這種絕妙的「白描」美文來。

以上略述這五十年來的白話小說。民國成立時，南方的幾位小說家都已死了，小說界忽然又寂寞起來。這時代的小說只有李涵秋的廣陵潮還可

讀；但他的體裁仍舊是那沒有結構的『儒林外史式』。至於民國五年出的『黑幕』小說，乃是這一類沒有結構的諷刺小說的最下作品，更不值得討論了。北京平話小說近年來也沒有好作品比得兒女英雄傳或七俠五義的。

(附注二)

(十)

現在我們要說這五六年的文學革命運動了。

中國的古文在二千年前已經成了一種死文字。所以漢武帝時丞相公孫弘奏稱『詔書律令下者，……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無以明布諭下』。那時代的小吏已不能了解那文章爾雅的詔書律令了。但因為政治上的需要，政府不能不提倡這種已死的古文；所以他們想出一個法子來鼓勵民間研究古文；凡能『通一藝以上』的，都有官做，『先用誦多者』。這個法子起于漢朝，後來逐漸修改，變成『科舉』的制度。這個科舉的制度延長了那已死的古文足足二千年的壽命。

但民間的白話文學是壓不住的。這二千年之中，貴族的文學儘管得勢，平民的文學也在那裏不聲不響的繼續發展。漢魏六朝的「樂府」代表第一時期的白話文學。樂府的真美是遮不住的，所以唐代的詩也很多白話的，大概是受了樂府的影響。中唐的元稹白居易更是白話詩人了。晚唐的詩人差不多全是白話或近于白話的了。中唐晚唐的禪宗大師用白話講學說法，白話散文因此成立。唐代的白話詩和禪宗的白話散文代表第二時期的白話文學。但詩句的長短有定，那一律五字或一律七字的句子究竟不適宜于白話；所以詩一變而爲詞。詞句長短不齊，更近說話的自然了。五代的白話詞，北宋柳永歐陽修黃庭堅的白話詞，南宋辛棄疾一派的白話詞，代表第三時期的白話文學。詩到唐末，有李商隱一派的妖孽詩出現，北宋楊億等接着，造爲「西崑體」。北宋的大詩人極力傾向解放的方面，但終不能完全脫離這種惡影響。所以江西詩派，一方面有很近白話的詩，一方面又有很壞的古典詩。直到南宋楊萬里陸游范成大三家出來，白話詩方才又興盛。

起來。這些白話詩人也屬於這第三時期的白話文學。南宋晚年，詩有嚴羽的復古派，詞有吳文英的古典派，都是背時的反動。然而北方受了契丹女真蒙古三大征服的影響，古文學的權威減少了，民間的文學漸漸起來。金元時代的白話小曲——如楊春白雪和太平樂府兩集選載的——和白話雜劇，代表這第四時期的白話文學。明朝的文學又是復古派戰勝了；八股之外，詩詞的散文都帶着復古的色彩，戲劇也變成又長又酸的傳奇了。但是白話小說可進步了。白話小說起于宋代，傳至元代，還不曾脫離幼稚的時期。到了明朝，小說方才到了成人時期；水滸傳西遊記都出在這個時代。明末的金人瑞竟公然宣言「天下之文章無出水滸傳右者」，清初的水滸後傳，乾隆一代的儒林外史與紅樓夢，都是很好的作品。直到這五十年中，小說的發展始終沒有間斷。明清五百多年的白話小說，代表第五時期的白話文學。

這五個時期的白話文學之中，最重要的是這五百年中的白話小說。這五百年之中，流行最廣，勢力最大，影響最深的書，並不是四書五經，也

不是性理的語錄，乃是那幾部『言之無文行之最遠』的水滸三國西遊紅樓。這些小說的流行便是白話的傳播；多賣得一部小說，便添得一個白話教員。所以這幾百年來，白話的知識與技術都傳播的很遠，超出平常所謂『官話疆域』之外。試看清朝末年南方作白話小說的人，如李伯元是常州人，吳沃堯是廣東人，便可以想見白話傳播之遠了。但丁（Dante）鮑高嘉（Boccaccio）的文學，規定了意大利的國語；嘉叟（Chaucer）衛克烈夫（Wyclif）的文學，規定了英吉利的國語；十四五世紀的法蘭西文學，規定了法蘭西的國語。中國國語的寫定與傳播兩方面的大功臣，我們不能不公推這幾部偉大的白話小說了。

中國的國語早已寫定了，又早已傳播的很遠了，又早已產生了許多第一流的活文學了，——然而國語還不會得全國的公認，國語的文學也還不會得大家的公認，這是因為什麼緣故呢？這裏面有兩個大原因：一是科舉沒有廢止，一是沒有一種有意的國語主張。



科舉一日不廢，古文的尊嚴一日不倒。在科舉制度之下，居然能有那無數的白話作品出現，功名富貴的引誘居然買不動施耐菴曹雪芹吳敬梓，政府的權威居然壓不住水滸西遊紅樓的產生與流傳；這已經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微幸又最光榮的事了。但科舉的制度究竟能使一般文人鑽在那墨卷古文堆裏過日子，永遠不知道時文古文之外還有什麼活的文學。倘使科舉制度至今還存在，白話文學的運動決不會有這樣容易的勝利。

一九〇四年以後，科舉廢止了。但是還沒有人出來明明白白的主張白話文學。二十多年以來，有提倡白話報的，有提倡白話書的，有提倡官話字母的，有提倡簡字字母的；這些人難道不能稱爲『有意的主張』嗎？這些人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但不可以說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他們的最大缺點是把社會分作兩部分：一邊是『他們』，一邊是『我們』。一邊是應該用白話的『他們』，一邊是應該做古文古詩的『我們』。我們不妨仍舊吃肉，但他們下等社會不配吃肉，只好拋塊骨頭給他們吃去罷。

。這種態度是不行的。

一。九。一。六。年。以。來。的。文。學。革。命。運。動，方。才。是。有。意。的。主。張。白。話。文。學。這。個。運。動。有。兩。個。要。點。與。那。些。白。話。報。或。字。母。的。運。動。絕。不。相。同。第。一，這。個。運。動。沒。有。『他。們』。『我。們』。的。區。別。白。話。並。不。單。是。『開。通。民。智』。的。工。具，白。話。乃。是。創。造。中。國。文。學。的。唯。一。工。具。白。話。不。是。只。配。拋。給。狗。吃。的。一。塊。骨。頭，乃。是。我。們。全。國。人。都。該。賞。識。的。一。件。好。寶。貝。第。二，這。個。運。動。老。老。實。實。的。攻。擊。古。文。的。權。威，認。他。做。『死。文。學』。從。前。那。些。白。話。報。的。運。動。和。字。母。的。運。動，雖。然。承。認。古。文。難。懂，但。他。們。總。覺。得。『我。們。上。等。社。會。的。人。是。不。怕。難。的：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這。些。『人。上。人』。大。發。慈。悲。心，哀。念。小。百。姓。無。知。無。識，故。降。格。做。點。通。俗。文。章。給。他。們。看。但。這。些。『人。上。人』。自。己。仍。舊。應。該。努。力。模。倣。漢。魏。唐。宋。的。文。章。這。個。文。學。革。命。便。不。同。了；他。們。說，古。文。死。了。二。千。年。了，他。的。不。孝。子。孫。瞞。住。大。家，不。肯。替。他。發。喪。舉。哀；現。在。我。們。來。替。他。正。式。發。訃。文，報。告。天。下。『古。文。死。了！死。了。兩。千。年。了！你。們。愛。舉。哀。的，請。舉。哀。罷！愛。慶。祝。

的，也請慶祝罷！」

這個「古文死了兩千年」的訃文出去之後，起初大家還不相信；不久，就有人紛紛議論了；不久，就有人號咷痛哭。那號咷痛哭的人，有些哭過一兩場，也就止哀了；有些一頓哭，一頓痛罵那些發訃文的人，怪他們不應該做這種「大傷孝子之心」的惡事；有些從外國奔喪回來，雖然素同死者沒有多大交情，但他們聽見哭聲，也忍不住跟着哭一場，聽見罵聲，也忍不住跟着罵一場。所以這種哭聲罵聲至今還不曾完全停止。但是這個死信是不能再瞞的了，倒不如爽快說穿了，叫大家痛痛快快哭幾天，不久他們就會「節哀盡禮」的；即使有幾個「終身孺慕」的孝子，那究竟還是極少數人，也顧不得了。

文學革命的主張，起初只是幾個私人的討論，到民國六年（一九一七）一月方才正式在雜誌上發表。第一篇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還是很和平的討論。胡適對於文學的態度，始終只是一個歷史進化的態度。故他這一篇的

要點是：

文學者，隨時代而變遷者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因時進化，不能自止。唐人不當作商周之詩，宋人不當作相如子雲之賦，——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時，違進化之跡，故不能工也。……

以今世歷史進化的眼光觀之，則白話文學之爲中國文學之正宗，又爲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可斷言也。……

後來他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說的更詳細：

居今日而言文學改良，當注重『歷史的文學觀念』。一言以蔽之曰：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此時代與彼時代之間，雖皆有承前啟後之關係，而決不容完全鈔襲；其完全鈔襲者，決不成爲真文學。愚惟深信此理，故以爲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學，今人當造今人之文學。……縱觀古今文學變遷之趨勢，……白話之文學，自宋以來，雖

見屏於古文家，而終一線相承，至今不絕。……豈不以此爲吾國文學趨勢自然如此，故不可禁遏而日以昌大耶？……吾輩之攻古文家，正以其不明文學之趨勢，而強欲作一千年二千年以上之文。此說不破，則白話之文學無有列爲文學正宗之一日，而世之文人將猶鄙薄之，以爲小道邪徑而不肯以全力經營造作之。……夫不以全副精神造文學而望文學之發生，此猶不耕而求穫，不食而求飽也，亦終不可得矣。施耐菴曹雪芹諸人所以能有成者，正賴其有特別毅力，能以全力爲之耳。……

胡適自己常說他的歷史癖太深，故不配作革命的事業。文學革命的進行，最重要的急先鋒是他的朋友陳獨秀。陳獨秀接着文學改良芻議之後，發表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六年二月），正式舉起『文學革命』的旗子。他說：

余甘冒全國學究之敵，高張『文學革命軍』大旗，以爲吾友之聲援。旗上大書吾革命軍三大主義：

曰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國民的文學。  
曰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曰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陳獨秀的特別性質是他的一往直前的定力。那時胡適還在美洲，曾有信給獨秀說：

此事之是非，非一朝一夕所能定，亦非一二人所能定。甚願國中人士能平心靜氣與吾輩同力研究此問題。討論既熟，是非自明。吾輩已張革命之旗，雖不容退縮，然亦不敢以吾輩所主張爲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六年四月九日）

可見胡適當時承認文學革命還在討論的時期。他那時正在用白話作詩詞，想用實地試驗來證明白話可以作韻文的利器，故自取名爲「嘗試集」。他這種態度太和平了。若照他這個態度做去，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討論與嘗試。但陳獨秀的勇氣恰好補救這個太持重的缺點。獨秀答書說：

鄙意容納異議，自由討論，固爲學術發達之原則；獨至改良中國文學常以白話爲文學正宗之說，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爲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這種態度，在當日頗引起一般人的反對。但當日若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的運動決不能引起那樣大的注意。反對即是注意的表示。

民國六年的新青年裏有許多討論文學的通信，內中錢玄同的討論很多可以補正胡適的主張。民國七年一月，新青年重新出版，歸北京大學教授陳獨秀錢玄同沈尹默李大釗劉衍胡適六人輪流編輯。這一年的新青年（四卷五卷）完全用白話做文章。七年四月有胡適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大旨說：

我的『建設新文學論』的唯一宗旨只有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我們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只是要替中國創造一種國

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方才可以有文學的國語。有了文學的國語，我們的國語方才算得真正國語。

這篇文章名爲『建設的』，其實還是破壞的方面最有力。他說：

這二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學，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經死了的語言文字做的，死文字決不能產出活文學。……簡單說來，自從三百篇到於今，中國的文學凡是有一些兒價值有一些兒生命的，都是白話的，或是近於白話的。……中國若想有活文學，必須用白話，必須用國語，必須做國語的文學。

這就是上文說的替古文發喪舉哀了。在『建設的』方面，這篇文章也有一點貢獻。他說：

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國語的小說詩文戲本通行之日，便是中國國語成



立之時。：中國將來的新文學用的白話，就是將來中國的標準國語。造將來白話文學的人，就是製定標準國語文學的人。

這篇文章把從前胡適陳獨秀的種種主張都歸納到十個字，其實又只有『國語的文學』五個字。旗幟更明白了，進行也就更順利了。

這一年的文學革命，在建設的方面，有兩件事可記，第一，是白話詩的試驗。胡適在美洲做的白話詩還不過是刷洗過的文言詩；這是因為他還不能拋棄那五言七言的格式，故不能儘量表現白話的長處。錢玄同指出這種缺點來，胡適方才放手去做那長短無定的白話詩。同時沈尹默周作人劉復等也加入白話詩的試驗。這一年的作品雖不很好，但技術上的訓練是很重要的。第二，是歐洲新文學的提倡。北歐的 Ibsen, Strindborg, Anderson, 東歐的 Dostojevski, Kuprin, Tolstoi，新希臘的 Ephthalotis，波蘭的 Seinkiewicz：這一年之中，介紹了些這人的文學進來。在這一方面，周作人的成績最好。他用的是直譯的方法，嚴格的儘量保全原文的文法與口氣。這種

譯法，近年來很有人做做，是國語的歐化的。一個起點。

民國七年冬天，陳獨秀等又辦了一個每週評論，也是白話的。同時北京大學的學生傅斯年羅家倫汪敬熙等出了一個白話的月刊，叫做新潮，英文名字叫the Renaissance，本義即是歐洲史上的『文藝復興時代』。這時候，文學革命的運動已經鼓動了一部分少年人的想像力，故大學學生有這樣的響應。新潮初出時，精采充足，確是一支有力的生力軍。民國八年開幕時，除了新青年新潮每週評論之外，北京的國民公報也有好幾篇響應的白話文章。從此以後，響應的漸漸的更多了。

但。響應的多了，反對的也更猛烈了。大學內部的反對分子也出了一個國故，一個國民，都是擁護古文學的。校外的反對黨竟想利用安福部的武人政客來壓制這種新運動。八年二三月間，外間謠言四起，有的說教育部出來干涉了，有的說陳胡錢等已被驅逐出京了。這種謠言雖大半不確，但很可以代表反對黨心理上的願望。當時古文家林紆在新申報上做了好幾篇

小說痛罵北京大學的人。內中有一篇妖夢，用元緒影北大校長蔡元培，陳恆影陳獨秀，胡亥影胡適；那篇小說太醜罷了，我們不願意引他。還有一篇荆生，寫田必美（陳）金心異（錢）狄莫（胡）三人聚談于陶然亭，田生大罵孔子，狄生主張白話；忽然隔壁一個「偉丈夫」

趨足超過破壁，指三人曰，「汝適何言？……爾乃敢以禽獸之言，亂吾清聽！」田生尙欲抗辯，偉丈夫駢二指按其首，腦痛如被錐刺；更以足踐狄莫，狄腰痛欲斷。金生短視，丈夫取其眼鏡擲之，則怕死如蠅，泥首不已。丈夫笑曰，「爾之發狂似李贄，直人間之怪物。今日吾當以香水沐吾手足，不應觸爾背天反常禽獸之軀幹。

爾可鼠竄下山，勿汗吾簡。……留爾以俟鬼誅。」……

這種話很可以把當時的衛道先生們的心理和盤托出。這篇小說的末尾有林紓的附論，說：

如此混濁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

這話說的很可憐。當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來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他們又想運動安福部的國會出來彈劾教育總長和北京大學校長，後來也失敗了。

八年三月間，林紆作書給蔡元培，攻擊新文學的運動；蔡元培也作長書答他。這兩書很可以代表當日「新舊之爭」的兩方面，故我們摘鈔幾節。林書說：

……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係屬。近者謠詠紛集，我公必所聞。……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死灰；今篤老，尙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將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

若云死文字有礙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拉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

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襲古。矧吾國人尙有何人如迭更者耶？……

且天下惟有真學術，真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則凡京津之稗販皆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采岳珂之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能。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以下論「新道德」一節，從略。）

今全國父老以子弟托公，願公留意，以守常爲是。……此書上後，可不必示覆；唯靜盼好音，爲國民端其趨向。……林紓頓首。

蔡元培答書對於「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一點，提出三個答案。但

蔡書的最重要之點並不在駁論，——因爲原書本不值得一駁，——乃在末段的宣言。他說：

至於弟在大學，則有兩種主張：

(一)對於學說，仿世界各大學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則，取兼容並包主義。……無論有何種學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尙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悉聽其自由發展。

(二)對於教員，以學詣爲主；……其在校外之言動，悉聽自由，本校從不過問，亦不能代負責任。……

蔡元培自己也主張白話，他曾說：

我們中國文言同拉丁文一樣，所以我們不能不改用白話。……雖現在白話的組織不完全，可是我們決不可錯了這個趨勢。(在北京高等師範國文部演說。)

他又說：

我敢斷定白話派一定占優勝。……將來應用文一定全用白話；但美術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演說。）

林蔡的辯論是八年三月中間的事。過了一個多月，巴黎和會的消息傳來，中國的外交完全失敗了。於是有『五四』的學生運動，有『六三』的事件，全國的大響應居然逼迫政府罷免了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三人。這時代，各地的學生團體裏忽然發生了無數小報紙，形式略仿每週評論，內容全用白話。此外又出了許多白話的新雜誌。有人估計，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種白話報。內中如上海的星期評論，如建設，如解放與改造（現名『改造』），如少年中國，都有很好的貢獻。一年以後，日報也漸漸的改了樣子了。從前日報的附張往往記載戲子妓女的新聞，現在多改登白話的論文譯著小說新詩了。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時事新報的學燈，在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個最重要的白話文的機關。時勢所趨，就使那些政客軍人辦的報也不能不尋幾個學生來包辦一個白

話的附張了。民國九年以後，國內幾個持重的大雜誌，如東方雜誌，小說月報，……也都漸漸的白話化了。

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與新文學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這是一大關係；況且「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們對於新潮流，或採取歡迎的態度，或採取研究的態度，或採取容忍的態度，漸漸的把從前那種仇視的態度減少了，文學革命的運動因此得自由發展，這也是一大關係。因此，民國八年以後，白話文的傳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勢。白話詩的作者也漸漸的多起來了。民國九年，教育部頒布了一個部令，要國民學校一二年的國文，從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國語。又令：

凡照舊制編輯之國民學校國文教科書，其供第一第二兩學年用者，一律作廢；第三學年用書，准用至民國十年爲止；第四學年用書，准用至民國十一年爲止。



依這個次序，須到今年，（一九二二）方才把國民學校的國文完全改成國語。但教育制度是上下連接的；牽動一髮，便可搖動全身。第一二年改了國語，初級師範就不能不改了，高等小學也多跟着改了。初級師範改了，高等師範也就不能不改動了。中學校也有許多自願採用國語文的。教育部這一次的舉動雖是根據于民國八年全國教育會的決議，但內中很靠着國語研究會會員的力量。國語研究會是民國五年成立的，內中出力的會員多半是和教育部有關係的。國語文學的運動成熟以後，國語教科書的主張也沒有多大阻力了，故國語研究會能干傅嶽芬做教育次長代理部務的時代，使教育部做到這樣重要的改革。

還有一件事，雖然與文學革命的運動沒有多大的關係，却也應該提及的。民國元年，教育部召集了一個讀音統一會，討論讀音統一的問題。讀音統一會議定了三十九個「注音字母」。這一副字母，本來不過用來注音，「以代反切之用」的。當初的宗旨，全在統一漢文的讀音，並不會想到白話

上去，也不曾有多大的奢望。七年十一月，教育部把這副字母正式頒布了。八年四月，教育部重新頒布注音字母的新次序（吳敬恆定的）。八年九月，國音字典出版。這個時候，國語的運動已快成熟了，國語教育的需要已是公認的了；所以當日「代反切之用」的注音字母，到這時候就不知不覺的變成國語運動的一部分了，就變成中華民國的國語字母了。

民國九年十年（一九二〇—一九二二），白話公然叫做國語了。反對的聲浪雖然不曾完全消滅，但始終沒有一種「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反對論。今年（一九二二）南京出了一種學衡雜誌，登出幾個留學生的反對論，也只能謾罵一場，說不出什麼理由來。如梅光迪說的：

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夫古文與八股何涉？而必併爲一談。吾國文學，漢魏六朝則駢體盛行，至唐宋則古文大昌，宋元以來又有白話體之小說戲曲。彼等乃謂文學隨時代而變遷，以爲今人當興文學革命，廢文言而用白話。夫革命者，以新代舊，以此易

彼之謂。若古文之遞興，乃文學體裁之增加，實非完全變遷，尤非革命也。誠如彼等所云，則古文之後，當無駢體；白話之後，當無古文。而何以唐宋以來文學正宗與專門名家皆爲作古文或駢體之人？此吾國文學史上事實，豈可否認以圓其私說者乎？……

這種議論真是無的放矢。正爲古文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白話已興之後還有那背時的駢文古文，所以有革命的必要。若「古文之後無駢體，白話之後無古文」，那就用不着誰來提倡有意的革命了。又如胡先驕說的：

胡君（胡適）……以過去之文字爲死文字，現在白話中所用之字爲活文字；……而以希臘拉丁文以比中國古文，以英德法文以比中國白話。（比字上兩個以字，皆依原文）……以不相類之事，相提並論，以圖眩世欺人而自圓其說，予誠無法以諒胡君之過矣。希臘拉丁文之於英德法，外國文也。苟非國家完全爲人所克服，人民完全與他人所同化，（與字所字皆依原文）自無不用本國文字以作文學之

理。至意大利之用塔斯干方言爲（原作之）國語之故，亦由於羅馬分崩已久，政治中心已有轉移，而塔斯干方言已占重要之位置，而有立爲國語之必要也。希臘拉丁文之於英法德文，恰如漢文與日本文之關係。今日人提倡以日本文作文學，其誰能指其非？胡君可謂廢棄古文而用白話文，等於日人之廢棄漢文而用日本文乎？吾知其不然也。……

其實胡適的答案應該是『正是如此』。中國人用古文作文學，與四百年前歐洲人用拉丁文著書作文，與日本人做漢文，同是一樣的錯誤，同是活人用死文字作文學。至於外國文與非外國文之說，並不成問題。瑞士人，比利時人，美國人，都可以說是用外國文字作本國的文學；但他們用的是活文字，故與用拉丁文不同，與日本人用漢文也不同。

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胆說，文學革命已過了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從此以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

時期。

至於這五年以來白話文學的成績，因為時間過近，我們還不便一一的  
下評判。但是我們從大勢上看來，也可以指出幾個要點：第一，白話詩可  
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詩體初解放時，工具還不伏手，技術還不精熟，  
故還免不了過渡時代的缺點。但最近兩年的新詩，無論是有韻詩，是無韻  
詩，或是新興的『短詩』，都很有許多成熟的作品。我可以預料十年之內的  
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第二，短篇小說也漸漸的成立了。這  
一年多（一九二二以後）的小說月報已成了一個提倡『創作』的小說的重要  
機關，內中也曾有幾篇很好的創作。但成績最大的却是一位託名『魯迅』  
的。他的短篇小說，從四年前的狂人日記到最近的阿Q正傳，雖然不多，  
差不多沒有不好的。第三，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  
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  
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

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的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第四，戲。劇。與。長。篇。小。說。的。成。績。最。壞。戲劇還有人試做；長篇小說不但沒有人做，幾乎連譯本都沒有了！這也是很自然的現象。現在試作新文學的人，或是等着稿費買米下鍋，或是天天和粉筆黑板做朋友；他們的時間只夠做幾件零碎的小作品，如詩，如短篇小說。他們的時間不許他們做長篇的創作。這是一個原因。況且我們近來覺悟從前那種沒有結構沒有組織的小說體——或是儒林外史式，或是水滸式，——已不能使人滿意了，所以不知不覺的格外慎重起來。這個慎重的現象，是暫時的，也許是很好的。平心而論，與其多出幾集無窮無盡的官場現形記一類的小說，倒不如現在這樣完全缺貨的好了。

以上略述文學革命的歷史和新文學的大概。至於詳細的舉例和詳細的評判，我們只好等到申報六十週年紀念時再補罷。

十一，三，三。

### 日本譯中國五十年來之文學序

這部書是爲上海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冊作的。我的目的只是要記載這五十年新舊文學過渡時期的短歷史，以備一個時代的掌故，算不得什麼著作。橋川先生竟把他譯成日本文了，實在使我很慚愧。我只好借這個機會，指出一兩處應補充之點。

第一，這五十年的詞，雖然沒有很高明的作品，然而王鵬運（臨桂人）朱祖謀（湖州人）一班人提倡詞學，翻刻宋元詞集，却是很有功的。王氏的四印齋所刻詞，朱氏的彊邨所刻詞，吳氏的雙照樓詞，都是極可寶貴的材料。從前清初詞人所渴想而不易得見的詞集，現在都成了通行本了。

第二，近人對於元人的曲子和戲曲，明清人的雜劇傳奇，也都有相當的賞鑒與提倡。最大的成績自然是王國維的宋元戲曲史和曲錄等書。此外，如商務印書館影印的元曲選，如日本京都大學文科印行的元稟雜劇三十種，如劉世珩的暖紅室彙刻傳奇，如董康刻的盛明雜劇，都可算是這幾十

年中的重要供獻。

第三，小說向來受文士的蔑視，但這幾十年中也漸漸得着了相當的承認。古小說的發現，尤爲這個時期的特色。宣和遺事的翻印，五代史平話殘本的刻行，唐三藏取經詩話的來自日本，南宋京本通俗小說的印行，都可給文學史家許多材料。近年我們提倡用新式標點符號翻印古小說，如水滸傳，紅樓夢之類，加上歷史的考證，文學的批評，這也可算是這個時期一種小貢獻。

以上不過是補充原本的遺漏，略表我對於譯者的謝意和對於讀者的歉意。

中華民國十二年，三月七日。胡適序于北京。

〔附注一〕篇中未詳李伯元、吳沃堯兩人事跡，茲錄塵夢君中國近代兩小說家傳如左，以備參攷。中國近代兩小說家著，一，我佛山人吳趸人，二，南亭亭長李伯元是也。我佛山人以著「二十年目視之怪現狀」得名；南亭亭長以著「官場現形記」得名。二書風行於前清末年，至今不衰。於



是中國小說界無不知此二人，即通俗社會以及婦孺亦多有能道我佛山人之名者，甚矣小說感人之深也！然其時當清季年，科舉猶未廢，士大夫方談八股試帖，誰肯言小說者？而此二人獨托稗官以寫其憤世嫉俗之慨，而視當世所謂功名者曾土芥之不若，則其懷抱又豈今之小說家所能及哉？二人之書，人多有讀之者；願二人之姓名事略，則知者鮮矣。余因之有慨焉，乃作此傳；其亦愛讀小說者所樂聞乎！

李寶嘉，字伯元，自稱南亭亭長，江蘇武進人。少有大志，俯仰不凡；有經濟之才，而恥於趨附，因落拓以終。清光緒二十七年，舉行經濟特科，當道荐君，辭不赴。於是肆力於小說，撰官場現形記，中國現在記，活地獄，文明小史，庚子國變彈詞等書，風行一時。又嘗創游藝報於上海，上海所謂小報者自君始。此後效之者甚多，然每況愈下，直至近三五年來始稍稍振起之。君生於清同治丁卯年，死於清光緒丙午年，四十歲。有吳趸人為之傳。

吳沃堯，字小允，又字趸人，廣東南海人。先世曾卜居廣東之佛山鎮。故君著書輒署「我佛山人」；讀者不察，將「我佛」二字連讀，或又不識「趸」字，誤作「研」字；君皆一笑置之。其曾祖名榮光，號荷屋，巡撫湘中。金石掌故，造詣極精；海內號為收藏家。祖父皆為名宦。君少時家已中

落，願傲岸自喜，略無寒慙之氣。於家庭骨肉間有至性；嘗隻身自江南走幽燕，經營仲父之喪，撫其孤；聞有賢之。君不喜爲科舉文字。清光緒二十七年，當道荐君經濟特科，謝不赴。惟以說部自娛。所作曰二十年之觀怪現狀者，尤爲佳構，蓋自寫其所歷也。其外再有數種，曰根史，曰電術奇談，曰中國偵探案。君故後，他人又輯君零墨，總名曰筆記云；甚且有假托者焉。當前清光緒季年，梁任公創辦新小說於日本，是爲中國小說雜誌之祖。二十年之怪現狀，最初即按期載於新小說。後又自辦月月小說於上海，亦甚風行。君慷慨負氣；當辛丑美國禁止華工，國人大譁；時君方主漢報筆政，漢報爲美人所經營也，君拂衣謝居停，奔走演說，聞者感泣。又嘗與友人同赴某國人展覽會，依某國俗，須脫履於門外而後入室；君至門外，怫然曰，「吾不忍以眼福而從彼俗也！」不顧而返。是可想見其風概。君善飲，遇撰文，輒以酒爲糧；伏案執筆，終夜不輟。然君之自隕其生，亦未必不由此也。君於清光緒庚戌歿於上海，年四十五。有李懷霜爲之傳。

論曰：二人者，人皆稱爲中國近代之小說家，而我佛山人名尤著。嗟夫！誰知其爲有托而逃也？後之作者，無二人之學問抱負而欲學二人，殆矣！我佛山人尤工詩；余嘗見其之杭州詩云，「此

行別有雄心在，要射江潮不許流！』其詩有一卷，載月月小說中，今不可得矣。山人軼事尤多，以瑣屑不盡述。然而讀斯傳者，可以景仰其為人。

〔附注二〕本章尙可參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第二十七，二十八兩篇。

頁數行數誤

5 13 科舉：文學的運

18 7 底下段

19 7 非爲作織遲

21 5 母聽去不止

23 8 足以榮自身

26 11 同他們辨論

29 12 遂漸打平了

34 3 連歡喚復歡

35 8 前行後看行

37 8 黑山頭

38 6 坐我西間牀

正

科舉：文學的運動

底下一段

非爲織作遲

阿母怒不止

足以榮汝身

同他們辨論

逐漸打平了

連喚歡復歡

前行看後行

黑水頭

坐我西間牀

頁數行數誤

48 2 里巷亦嗚咽

107 7 李商隱

109 12 刻鏤聖人之經

112 7 跳怒髮鬢張

115 12 靈丹換骨還

116 12 萬事都消去

25 4 宋統已……美酒橫

127 2 自怪飲樂顏

128 1 叫罵喚納晚

180 9 紛紛早見猜

正

里巷亦嗚咽

李商隱

刻鏤聖人之經

跳怒髮鬢張

靈丹換骨還

萬事都消去

宋統已……美酒橫

自怪飲樂顏

叫罵喚納晚

紛紛早見猜

# 北 京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p>國語四千年來變化 <b>潮流圖</b> 黎錦熙著</p>	<p>再訂正 <b>西史綱要</b> 張仲和著</p>	<p>大學預科 <b>化學</b> 閻玉振王鶴荷編輯</p>	<p>最新 <b>中國近世史</b> 陸光宇</p>	<p>師範 <b>地學通論</b> 劉玉峯著</p>	<p>高級 <b>中國史鳥瞰</b> 王桐齡著</p>	<p>中 <b>中國史</b> 王桐齡著</p>	<p>實用英文修辭學 陳器編</p>	<p><b>笑之圖解</b> 黎錦熙編</p>	<p>國文修辭學 董魯安著二冊一元四角</p>
<p>此書共四編一曰體性論二曰文格論三曰批評論四曰餘論於子句之選擇篇章之組織文體之異同詩詞之作法以及研究國故之門徑咸有詳密精審之說明及例證專供中等學徒選科與文敘學之用</p> <p>此書將冰心女士超人小說集中的笑按國語文法分析用圖解法表示出來全篇用詞造句分段謀篇等修辭上之要點及語體文作法都</p> <p>在這一篇具體的作品內表示得清清楚楚定價每冊二角</p> <p>全編分十章前八章講修辭法用字法飾句法分法法作文法專取精華無一費詞讀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九、十兩章講解英文尺牘程式既詳且盡附錄有分音法校對法英文評語亦切實用一冊一元二角</p> <p>關於歷代政治文化軍事商業外交以及文學之變遷等言之詳每章有序論有提綱有注釋有引證之參考書最便於學者之研究其眉目之清楚及材料之豐富為史學書中所罕見三冊五元七角</p> <p>此書第一編講中華民族之構成及發展第二編以下講法制經濟日常生活學術思想之進化次第合之則成一書分之則各成系統文字明顯易於閱讀凡有志研究中國史者此一編誠入門之階梯也</p> <p>本書全部分上下兩卷上卷分敘地理陸海洋氣候生物等編下卷分人類經濟政治等編內容取材宏博解釋詳明就自然現象及人生狀況根據最新事實說明其因果關係對於常識尤特別注意第一編六角</p> <p>本書起自清初至民國十五年杜代開時期為止數百年之內外交莫不詳述數百年之文化淵源舉其可作大學初年級及高中之教本既適於教授更適於自修定價每冊九角</p> <p>本書實驗與理論並重凡關於重要原質或化合物之製法性質及用途敘述特詳凡現代化學上新發明之事項皆搜羅在內每章之未附有綱要及習題以便記憶而資練習定價二元五角</p> <p>本書純用提綱挈領之法取西史之精華依次論列原因事實結果均即若列眉人名地名之下且列有原文便於檢查記憶可作高級中學教本及大學校自修之用洋裝二冊上卷大洋一元下卷一元五角</p> <p>內列文字形體變遷比較舉例聲韻形義要語月錄系統可作中國文字學之參考並有歷代重要作家作品舉目時代明瞭源流清楚堪為中國文學史之參考定價每張四角</p>									

# 北 京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初 中 師 範 教 本	初 中 生 理 衛 生	初 中 動 物 學	適 用 初 中 植 物 學	初 中 混 合 理 化	初 中 師 範 用 世 界 地 理	初 中 英 文 法	初 中 應 用 文	
嚴祖英編	李約編	李約編	李約編	徐鏡江編	嚴祖英編	邵松如嚴驥文編	張鴻來編	
<p>本書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四編西洋史東亞史混合講授注意民族之發展與國際之形勢每編後附有習題與鮮明之地圖名人肖像統系表等每册八角</p>	<p>本序分明材料簡潔內容解剖與生理混合講授使學者記憶與思想參用而所舉之衛生又力求扼要而重實際應用並於皮膚肌肉等章附以疾病原流及醫治方法以備患者之參考定價五角</p>	<p>本書先高等動物而次第及於下等動物取材概以本國所習見者為主使學者得實地觀察無開錄瑞籥之弊每綱之末必詳述其對於人生之關係藉以喚起學者利用厚生之觀念定價每册六角</p>	<p>本書不拘守形態生理等篇界無前後重複之弊詳於形態及生理而略於解剖及分類學者學界易於發生興味取習見之植物為例致者易達直觀教授目的定價每册五角</p>	<p>本書係用白話文字新式標點學者易於領悟原質及化合物之製法性質用途分別敘述關於試驗多令學生判斷結果敢發自動聲光力熱發電之中內有最新之材料與極明之解釋定價上下册各八角</p>	<p>本書編輯以歸納法為主每述一事理多先由實驗觀察或提起學生平日之經驗由其結果推出論斷教材除與最重要之基本原理外更注重於常識實用方面凡如汽機攝影發電機電動機等敘述詳</p>	<p>本書特別注重人文地理對於政治產業交通等項無不加意敘述而中或無礙學校四學分以至六學分之用定價上册八角下册六角</p>	<p>本書除特別注重法及正誤編制用歸納法先例句次說明逐漸歸納以成理則特別注重字句之功用及學生造句之能力定價每册八角</p>	<p>內容分四部：一、句法之構造及屬解法；二、詞類；三、形聲變化；四、字句之習慣用法及正誤編制用歸納法先例句次說明逐漸歸納以成理則特別注重字句之功用及學生造句之能力定價每册八角</p>

# 北 京 文 化 學 社 印 行

## 鍾嶸詩品之研究 張陳卿著

每冊三角郵費二分半

附有詩品原文，加以標點符號，極便參閱。至本書共分五章，對於詩品的版本，著作的期間，評詩的標準，內容的分析，與夫鍾嶸的詳傳及生卒考，無不條分縷析，詳加攷證，凡欲研究漢魏六朝五言詩，及中國文學批評者，不可不手此一編也。

## 黎錦熙著國語文法例題詳解

「笑」之圖解 已出版外，左列各種續出：

「馬蹄」圖解（燕子馬蹄篇）

「賣火柴的女兒」圖解（周作人譯品）

「桃花源」圖解（晉陶潛作品）

「盤谷」序圖解（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高閣上人」序圖解（韓愈送高閑上人序）

「觀漁」圖解（清楊曾亮作）

短文多合數篇為一冊，不備舉，各篇均

附載各家批評，註釋，或譯文

中華民國十六年四月

重 印 胡適國語文學史 講義

定價大洋一元一角 外埠另加郵費匯費

北京文化學社發售

香爐營四條五號 電話南局四五八〇

## 分 銷 處

琉璃廠大號房 嘉興與傳書局  
 琉璃廠海王商齋 武昌時中合作書社  
 東安市場佩文齋 上海光華書局，佩文齋  
 天津直隸書局 蘇州振新書局  
 奉天李洪章書局 成都新學社  
 太原晉新書社 重慶重慶書店  
 開封豫都文書莊 廣州中山大學出版部  
 南京南京書店  
 長沙北門書店

476 50